

文 學 叢 刊

上 江

軍 蕭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83
90



有版權

平裝實價四角五分 精裝實價六角

江 上

蕭軍作

發行 人文

吳

發行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 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二集 共六十冊

秋花	江上	土餅	谷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錦砂
靳以	蕭軍	沙汀	蘆焚	荒煤	周文	柏山	蔣牧夏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生底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夢錄	憶	母親的夢	掘金記
歐陽山	陸蠡	麗尼	情吟	何其芳	巴金	李健吾	畢象午
短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二十六年六月三版

(二〇〇一—三〇〇〇冊)

序

剛剛寫完了綠葉底故事的序，心裏好像較輕快了些，不再那樣沉重，呆板……夜也深了，窗子開着，對樓嘩啪的牌聲很真切的和着有點涼味的風，從窗口飄吹進來時，纔激起的煩躁，也漸漸淡了下去。一抬頭又看到天中的月亮了，接着就想起詩人李白底兩句詩：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我的筆放了下去，心窩又開始注滿了鉛沉重，呆板，煩躁……於是，在屋子裏走了兩轉，憑着窗欄再看一看那天空的月亮——牠是那樣的朦朧，小氣，在一些瑣碎

雲片的縫隙間躲躲閃閃着——又想起了故鄉底月亮來：牠是那樣的明朗，單純，透澈……單純得相同一個嬰兒的眼睛！最近也許成了一個思鄉的病患者！無時無處而不觸動我的鄉思！但是：

我沒有家了！——我家在滿州：

我的家現在住滿了惡霸，

他們底戰馬拴在門前的樹上，

那樹原先是大家乘涼的，

畜生却啃光了它們底皮，

明年，不會再有綠葉森森。

那房內再沒了我一個親人，

惡霸們把牆壁鑿穿了，

作了放槍的孔。

那牆本是為兒孫們蔽風雨的，

一一

這四個短篇，兩個是去年寫下的，兩個是今年寫下的。在每一篇小說一刊登過以後，自己總要連續讀牠三兩次，目的是在發見牠的缺點，或是已用過的句子和方法，默記着，下一次好改正牠。已用過的，要儘可能尋找新的。

我想使人最難堪的，莫過於在自己的作品裏，被別人明顯的看出或指出——雖然這指出是完全善意的——是受了某某人，某某書底影響。雖然這影響是好的，是起始從事寫作的人，所不能逃避的……可是在我個人總是感覺着遭受了一種侮辱！所以在每次無論是想到一個題目，一個故事，一個人物表現的方法，或甚至一

目錄

鰥夫.....一

馬的故事.....一四一

江上.....一七九

同行者.....二五三

鰥

夫



山羊，綿羊，田牛，驢子……像一些斑駁的彩點，散散落落隨便點染在每個山峒頂，每處山坡，有裸岩或是有草色的地方。牠們是時時蠕動着的。從那蠕動裏，可以察知那些是不安定的山羊，乳牛；那些是屬於溫順一類的綿羊。山羊和乳牛的顏色多數是黑的，紅的，濃灰色的……綿羊呢？則一律是白的了，白得像初綻的棉花團。

牧羊的孩子們，有的站在山岩頂上甩抽着長鞭子，那爆響的聲音和着山谷的回應，隔了河流飄向村莊裏來。

河流寧靜開闊，沿了村莊南端山角下樹林的北端，描繪着柔和舒暢的曲屈線向東流過着。

炊烟從人家屋頂的烟囱裏，紛紛絞起了烟柱，標直的超過了所有的樹梢才悠

閒地打着回旋飄散。

隨處：cu—cu—ca—ca……女人們喚鷄和喚豬的錯綜底聲音，清冷而悠遠地充滿金屬味底響着……

天空沒有一點雲絲，澄藍深湛。燕子游蕩着；山岩，田野，河流，樹林，村莊……全似靜止了樣！一齊消溶在這要沉落的太陽底浸鍍裏！

看林人金合從自己的小屋子裏出來，踱到去林外的第一段石塔。他使一隻手遮在額頭上，沿着樹葉的間隙望着。從樹葉間隙穿過來的陽光，洒滿他的整臉和周身。

——還得一會吧！——他是在自言自語，坐下在他站着的那段石磴上，開始吸菸。

羣。——遠遠近近，牧羊的孩子們唱着山歌，罵着，響亮着鞭子，各自集合着自己的牛羊

金合的眼睛凝視着一棵樹，那上面有一隻山鳥在歌唱。那是一隻什麼鳥呢？他並不注意牠。

小屋是造在林中靠南面山脚下，一處近似斷崖的一半底地方，那平坦，完全是用人工開鑿和堆砌而成的。在小屋的四周用樹條編織一帶短短的籬牆，沿着籬牆的內面和外面栽滿着鳳仙，牽牛，向日葵以及各種各樣的山花。早晨的時候牽牛花便裝滿了籬牆，伸展着苗條的蔓鬚。

整個的院落和屋頂，幾乎全是隱埋在崖上的樹葉，和崖下的樹葉交搭底蔭蔽裏。

一隻狗從什麼地方轉出來，禿禿的尾巴，一隻眼睛是瞎了的，牠開始用爪子來搔扒主人。

『你做什麼呀？沒追着一個兔子嗎？跑飽了吧？流氓！』
他笑着打着狗的鼻子；狗便舐他的手掌。

音：

「滾開——儘吃什麼來弄髒我的手！」

立起來，樣子像尋找什麼，結果他只尋到了一根樹的細枝條，舉起來放粗了聲

「我打你——啾我幹麼再跑……我鎖起了你……還跑吧？」

狗的兩隻前爪陷下着，用眼睛盯着主人，顯現着一個孩子要被責罰時候的神情。當金合將樹條拋開還沒有坐下來，牠的禿尾巴搖動了，爪子又開始搔扒到他的身上。

「壞蛋……早晚我是要丟開你的！」

他走了兩轉，狗也跟他走了兩轉，重新又坐在原先的石磴上；狗就爬在人的傍邊。他反覆撫摩着狗的那一隻已經瞎了的眼睛和頭頂上那片白色的毛皮。他想起他把「禿尾鷹」——狗的名字——從主人家抱來，那時候，牠還是一隻小狗仔。一隻眼睛被主人家的孩子們弄瞎了，尾巴也剝了一段去——這樣據說看家更厲害

一些——結果還是被拋掉。他就從那羣被拋掉的小狗仔的中間，挑選了這個最不幸的小東西。

「你這壞蛋……看吧！早晚……我是要丟開你。」

狗明白什麼呢？一刻是安詳地把嘴巴擱置在金合的腿上，舌頭拖在嘴外，假睡着了。

暑天的悶熱挾帶着土味和草腥味的氣息，開始在樹羣裏蒸騰凝結起來。草叢裏的蛙子和蝦蟆……試着準備唱晚歌的音階。每棵樹，每一枚樹葉也全甯靜着……睡着了整個的樹羣。

從小屋子的門和兩個窗的孔口望進去，裏面已經分辨不出什麼東西的位置了。祇是三個不同大小的孔洞，像一隻長方形的鼻子搭配着兩隻正方形的眼睛，從清明轉到陰沉。

牛羊們嗚叫着，排擠着，一片踏動碎石的聲音，掩沒了谷底溪水的流動，形成一

條雜色的長鎖帶，引向了村莊。

騰散着的羊騷氣和着攪起的浮塵，迂緩地在空中游動。每隻羊的背脊上全搵染着各種顏色的標記，相同各色的纓穗，花朵……田牛蹣跚地搖擺着自己的尾巴……

『大老金，吃晚飯啦？』

一個牧羊的孩子打着鞭子，笑着，拾了一塊小石頭拋向金合站着的地方，同時他唱着：

大老金——光棍光——不出家——當和尚

『哪……「半拉黑」王八羔子下的，你……？』

孩子發見羊羣的前頭一隻半邊頭臉生着黑毛片的公羊，正在追趕着一隻母羊，響着帶顫的聲音，母羊串亂了羊羣的秩序：

『老「養漢精」引逗完了，你又跑什麼啊？』

孩子跑到近邊，公正的每個羊狠狠地打抽了一鞭子。接着他又唱了：

大老金呀，吹笛子；沒有老婆呀！攆蓆子……

每個牧羊的孩子經過金合的近邊，他們有的不同他說話，但，全要唱着，笑着，打着鞭子……不大必要的喊罵着每個羊的綽號。

金合的脖子挺長着，他不笑，也不怒腦。眉毛雙垂下着，兩隻暗小的眼睛，看不見光彩地開開動動。「秃尾鷹」舌頭拖留在嘴外，擺轉着頭，有時也把秃尾巴動着，望着經過的羊羣和牛羣。

在山上新生下來的小羊仔，便抱在牧羊人的懷裏。生產過的母羊困憊地跟在後面，重濁地鳴叫着。

在一切經過了以後，雖然羊騷和浮塵還在游蕩，但，溪水流動的聲音，又開始了存在。

金合望着，望着這雜色的牧羣渡過了村前那條河流，村中的林木遮沒了牠們

以後，還是望着——西山的太陽，已經很親切安妥地攔置在一個山峯上。一片暗雲轉過來，就這樣把今天的太陽和這個人間隔開。

空曠添滿了所有的山坡和谷底。村中喚豬，喚雞的聲音也零落下來。清冷的，只有幾處人家的炊烟還在顯着孤直的打着濃色的烟柱，餘的已經低矮下去。

山谷的盡頭，兩個石峭壁突出地對立，更是在這時候看來，相同兩隻要在這黃昏裏準備決鬥的困獸，不相讓的蹲踞着。顏色青蒼。樹林西緣的這條溪水，就是那樣小心委屈地經從牠們的下沁流出來。

——今天怎麼這樣晚啊？

逆着小溪的流向走着；他並不把菸袋從嘴邊取下，「禿尾鷹」也走着，牠是不規則地，跳到這又跳到那，踏翻着石塊作響，有時也許滾向水裏去。

「你老實點不好嗎？」

「禿尾鷹」跑開去，像追逐着什麼，一刻牠又用相同跑去時的姿式跑回來。又

要直起耳朵傾聽——在山的後面震響着一種近乎歌唱的聲音。

金合停止了步子，嘴邊菸袋也停止了吸動。他很不安甯的轉掉了身子，向來的方向轉了回來，這次脚步是迅急的，沒有去時那樣安詳。

一條孤獨的鼻子蹲踞在他那員幅過小的臉上，急迫的顫動，現在看起來是更不相稱！一隻生了過長嘴角的灰色的鷺鷥。

幾多年了，他常常是坐在這林西緣的一塊石頭上，送着每年每個春夏的黃昏；送着每晚從山坡被牧者們驅回村去的牧羣……牧羊的孩子們有的當他流浪到這村子的時候，他們的母親還沒有出嫁。現在孩子們已經能罵他，用石子投打他，嘲笑他，編起侮辱他的小調兒……但他不惱怒也不憂愁，他只是乾枯的笑着。

當他到這林中來的時候，他的老東家曾指點給他這林子的邊緣說：

「看見了吧？你不要閒着，你每天至少應該栽一棵樹啊。向北栽，向東栽，那裏是有空餘地方。看見吧？那條河——他指點的是那村南的河——水頭轉向北了。我們

這邊只要多栽樹，水頭就不會轉回來了。慢慢還會淤積出很好的田地來哪……好
好地看着吧……將來也娶個妻子，生兒養女，比到處跑不是強得多嗎？

老東家當時的緞馬褂和瓜皮帽上血色的珊瑚帽頂結……在初春太陽的下
面閃過光藍蓬轎車等待在林緣。架車的騾子周身毛片也是烏黑的油潤的閃着光。
金合從那天起，每天他把樹條們安心地栽下去，經過春天和夏天……看守着
乳樹們發芽，長葉，結成了羣，排成了行列高大起來……河身的流向更投向北岸了。
他看着北岸屬於別人的田地，像暗昧的被蚯蚓吞食，堤岸每年枯瘦深黑下去，每年
河流會把這泥土眼不見的載向別的地方。

嗎？
『金合只記着：『將來也娶個妻子……生兒養女比到處跑不是強得多
嗎？』

他盼望着樹林的面積增大起來，也盼望着樹林的身幹豐隆高大起來，老東家
會不教他一個人活在這林中。這世上會給他一個老婆，一羣兒女……和可以足夠

耕種的莊田。

那個時候他是快樂的，「希望」和着他青春的血流，充漲着，橫溢着，貫通着他的全身！貫鎖着他整個的靈魂。

老東家死得太早了啊！

現在是少東家來管理這樹林。在老東家臨死時也曾把爲金合娶一個老婆的話，遺囑給少東家。金合也還是按季節爲少東家們增植着，看着樹林，看着每年的乳樹抽芽和長葉……

『金合，你現在還不是娶老婆的時候哪，看……那空地地方不全是應該栽好了樹麼？把那空地地方全栽滿了，東家那時一定要弄個老婆給你。』

『隨東家的願意多啫……就是多啫吧！反正——老東家臨終是有過話的……有過話的……』

金合來到這村莊，他還是一個壯年。頭上沒有一根白髮，鼻子也不如現在這樣

孤獨的突出，身材也許比現在要高些……

他有一隻狗，還有一隻笛子。每當有着月亮的夏夜，人可以聽到那悠遠而又高亮的笛聲，涼涼地飄起，悠悠地飄落……從林中飄向遠近的村莊。在笛聲歇落的間中，「秃尾鷹」就要打起幾聲點染似的空吠，在笛聲空斷的時候。當笛聲再起來的時候，牠的空吠便終止了。同時被牠所引起鄰近村莊狗們的空吠，也遠遠跟着斷落下去。

這樣人們全叫金合作「金笛子」或者是「管林子老金」。而孩子們却叫他「光棍大老金」。

『不哭吧！聽，「金笛子」來了。』

村中的母親們爲了孩子夜間啼哭，她們就拿「金笛子」來安慰他。一直到孩子們睡熟了，母親們也睡熟了，而常常金合的笛聲也還是響亮着，響着，也許一直響澈到黎明。

早晨太陽還未爬上了東方的山頭，牧羊的孩子們便趕着牛羊羣到山上去吃草。在經過這林子西端的谷口時，他們常常可以看到金合早就在那裏了。「禿尾鷹」也隨伴在他的身邊。他們又唱着了：

大老金呀吹笛子，沒有老婆呀……
撻蕭子……

這歌聲這時好像使他激怒了！如果他正在來回走着時，他會停止住，用一條臂指劃着，細細的長脖子從勾曲的忒式，變成標直。人只能看到他的下顎掀掀動動，嘴唇開合，可是從來誰也沒聽清他是正式說些什麼，或是當真在咒詛！如果近一些，可以看出他爲了過度的不眠，眼睛是那樣的乾紅。

於是牧羊孩子們把鞭子盤旋在空中，聳着笑聲，經過着他。

如果臨近黃昏，他却又很安甯的吸着菸，牧羊孩子們經過他的近邊，雖然還是唱着那同一個嘲笑的笑……他的脖子却並不完全挺直起來了。他笑着，好像期待着什麼幸福般地笑着，目送着那連接走去的牛羣，羊羣……頑皮的牧羊的孩子們。

從近一年來金合的笛聲，幾乎每夜要由林中飄散着，增加着，從深夜到黎明。並且聽起來也更悲涼！村中的人們相互的說：『這瘋子的笛子真是金的了！多麼動人呀！』

『栽的樹應該弄些水澆一澆啊！』

金合近一年來對於少東家的這樣吩咐，總是沉默地。當然他也並不違背他的命令。現在他只有工作，而沒了聲音。

跟隨少東家的砲手秋平是明白的，他知道金合愛上了那個已經死掉了的砲手于五的老婆。

『老金，你看上這個了吧？——他張起一隻手，使五個指頭接連的搔動着——向東家說呀，他們不是答應過給你娶個老婆嗎？這些年積存的工錢還不夠麼？』

少東家不在近邊，砲手秋平閃動着他年青的金色的有點猛摯意味的眼睛向他說；習慣的，摸索着肩上的那枝步槍和兩袋子彈。

『你，你瞎說什麼呢？人家是寡婦呀！這話傳出去……他們——金合的眼睛轉向少東家站着的地方——一個砲手隨着他正在一棵可以作棟樑標直的樹下，腦袋一俯一仰左左右右地察看着。他也許要用牠來建築什麼，還伸出一隻白色充滿着脂肪的手，把樹幹的周身拍打着——會殺死我，賣掉她。』

『她媽的……管那些呢！要是我……』秋平把肩上的步槍摘下來了，扭開槍栓看了看睡在彈倉以內的子彈，他又把牠關好了。他不是有意要這樣做，只是習慣地使他這樣愛着他的步槍。于五死了他便是這村中第一個有名的射擊手。

『他媽的，管那些呢……「橫」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一條命……什麼全夠了。』拚出一身剛敢把皇帝打……別說……哼！別說人……閻王爺也不過只要命……』

金合也知道，秋平和少東家的三太太，有些不清楚。他說：

『你，你小心點吧！咬人的狗是不露牙齒的呀！』

他們的眼睛偶然的遇到了，金合他不能和那雙金色的眼睛相抵抗，他躲避開。現在他是在這裏等待着于五嫂。她每天到山裏去割荊柴，總要從這條谷口來去，也總要經過這裏的林緣。

當金合看着遠山，遠處的村莊，樹林……一刻較一刻顯着模糊的時候，他想着：

——今天是這樣晚嗎？她遇到了什麼嗎？山裏也許會藏着狼！

現在當他聽到那石崖後面的歌聲，他停止住，却轉回了原坐過的那個石頭上。「禿尾鷹」更快的跑在主人的前面……

把菸袋開始咬在嘴裏，裝着什麼目的也沒有的樣子在吸菸，在看落日，看遠山，聽着大河和小溪的流水聲……

但一切在他的感覺裏却全是生疎的，隔離着，茫然一片。小菸袋的鍋子裏已經沒有菸末了，他還用火柴點燃着。一根一根的火柴浪費了……

歌聲終止了。遙遙的繫連的三個灰色的影子游動着，人的脚步踏翻石塊滾落

向澗底的聲音，已經聽得分明。

從村中騰浮過來孩子們的喧囂，大人們的高笑……

「秃尾鷹」疲乏了吧？慵懶的伏下自己的頭，睡着了。金合一顆蕩動的心，拐帶眼睛全起了朦朧。真切的于五嫂已經把柴担停放在小溪的那面，坐在一塊石頭上了，用手中的草帽搨着風：

「金大哥。這裏涼快嗎？」

「嗯！」

除開「嗯」了一聲以外，他好像失掉了發音的機能。勉強使自己安定着，在額骨上已經感到了重重的燃燒！

「今天回來這樣晚啊？」

「荆柴不好割了！官山太多了。」

「割一點野蒿也成吧？」金合的血流微微安靜一些。

『野蒿……附近也沒有了……荆柴還是這樣嫩哪！』

『太嫩的荆柴……不易晒乾……又不耐燒——』

『一天了，只割了這一些，多了又担不動……』

『老五若不死……』

金合知道這話是不應該說的，感到一點慌亂。及到他看出小溪對面的子五嫂並沒什麼變動，依然用草帽搨打着，才安心了一些。

『你五弟要不死……還說什麼呢？我不知道這是天老爺的意思呢？還是人造的孽！——要回去了，你有什麼要縫補的；儘管拿來，我帶回去。你五弟死活也是一樣啊！不要客氣，你是個孤獨的人！』

『不用了！我自己什麼全會，全會……針線我是早就預備着的……天不早了，回去嗎？』

『是啊，不早了——』

于五嫂把荆柴担重新壓在一隻肩頭上，顫動了兩顫動，走了。

金合濕潤着自己的眼睛，送着這兩捆荆柴和一個人的黑影……

村中人家的燈火，從樹葉的間隙透露着。他茫然地隨在五嫂的後面走着。當他來到河邊的時候，那黑影已經渡過了河，被村中的樹木所掩沒。「秃尾鷹」試驗着把自己的兩隻前腳探向水裏去，他回頭看着主人——他是直立的立在河邊，遙遠看過去，像一棵沒有枝葉的樹幹直立在那裏——「尾秃鷹」又把自己的前腳縮回來，用舌頭舐乾着毛皮上的水濕。

河流平靜而開闊，湛清得可以看出水底的沙石，水面摺動着小而勻細的紋波。隨處的魚兒在水面起着掠動，躍起來消泯下去……樹中有梟鳥殘酷的高笑，激起一陣山雀的噪鳴，一刻也安靜下去。

隔岸的田地，被河水浸蝕得懸虛的部分，常常要有頹落下來的土塊，投回水中，這使金合又聯想到老東家的話：

——……看見吧？那條河……水頭轉向北了……我們這邊只要多栽樹……

水頭就不會轉回來……好好的幹吧！將來也要娶個妻子呀……

無論怎樣這話在金合的記憶中總是清明，更是那最後的一句：

——將來也要娶個妻子……

老東家把「老婆」總是很文縷地說成「妻子」。他信任他，老東家是讀書人，讀書人從來不欺騙人的。娶一個老婆的花費，在老東家只是從九條牛的身上拔一根毛吧！老東家常說：

『人總得憑良心，憑運命……發財，作官……全得良心好；還得運氣來……比

方我——他說到「我」的時候，總喜歡把他的有珊瑚頂結的瓜皮帽取下來托在手上，把自己的光亮，僅存不多的頭髮盤成小辮的頭額輕輕拍一拍。雖然年老，而血色却是不差，新鮮，紅潤——我是從來就憑良心的，比方我下「考場」——他常喜歡提到他的下考場——要不是良心好，祖上有陰功，怎能中了「舉」呢？你們年青

青的，更應該講良心……拿東家的事應該當自己的才對啦……東家雖然有時看不見，天老爺總是有眼睛的……你們應該憑信老天爺……」

是的，二老爺——老東家的尊稱——是喜歡孝子節婦的……更喜歡的是「貧而不亂」的正人君子。二老爺見人總是笑着的，講話也總是笑着的……多肉的圓鼻頭常常爲了這笑而拱起，而踢動着。所以村中全稱二老爺是佛爺的化身。

現在二老爺的兒子們却不同了，再不那樣和氣了。他們吃「鴉片」騎馬，僱砲手……在肩頭上也掛起手槍來了……年頭轉了，沒良心的人們已經開始結成了強盜。

金合對於老東家懷念着，對於少東家們却莫名的起了憎恨。

「呸！」

他投了一塊石頭在河裏，轉身折回了林中。

沿着林中小路的每棵樹，全是他親手栽植的。他記得當他將這些幼樹苗栽下

去的時候，牠們還是那樣幼弱，那樣苗細得可憐！如果天不落雨，他還要一担一担從河裏担水澆牠們……現在牠們已經高過他的身子幾多倍了，有的已經作了主人家的棟樑。

從草叢中一隻蝦蟆跳出來攔在路上，他跨過牠，而後他聽到牠咯咯了兩聲。

小屋的窗洞和牆壁已經有點分辨不清了。那只是一個長長立方形規整的泥土塊，還可以聽到老鼠們在裏面響動着。

他並不馬上就進到屋子去，重復又坐在那第一段的石塔上。「禿尾鷹」又來搔扒他，哽哽的叫：

『餓了吧？渾蛋！』

他把一些殘剩的食物，摸索地從房子裏取出來，傾倒在一個盆子裏：

『看什麼吃啊？——還想要吃點肉？——滾——』他推開「禿尾鷹」的脖子，

狗開始去吃自己的晚餐。

清涼地聽到從林外透進來了水流的聲音。天上的每顆星看起來幾乎全是真切像新磨過的白銅屬的尖腳釘，裝璜釘滿在這暗昧的半球形底大殿堂的屋頂。整個的夜相同極柔軟又看不見的絨毛，隨處充塞，隨處堆集着。

他極力想要從這黏結的夜：水流聲，林中夜梟拍打翅膀和草叢裏蟲子，蛙……的聲音纏結裏面，掙出了自己。唯一他是想要從村中的方向諦聽出一些什麼來……

——祇有那裏才是人間啊！我這裏只是一個洞！一個連老鼠也不能常住下去的洞啊！

他已經生活在這裏十個年頭過去了。一年前他才感覺到他是與人間隔絕，被生活在坟墓一樣的洞窟裏。

——再不能住下去了！怎麼能呢？四十年了，總是這樣孤獨着，怎麼能呢？人生只是為孤獨才生活着嗎？

他一向會是「孤獨」的探險者，他爬到過孤獨的最高峯，住過古廟，住過整年

月的巖窟，孤獨的流浪着……他不願意人間的煩難壓在自己的肩背上，也不願使人間的苦痛分減了自己的力量，羈絆了自己自由的飄流的腳……現在他立腳在「孤獨」的高峯上，開始向遠方打着遠視。第一，他注意到了峯腳下的鄉村，人家……以及他從來所厭惡的人羣那樣攪在一起的生活。

三年前他認識了砲手于五，老東家同他所說「娶妻生兒子的事……」的話，才由憎惡轉到了希望。並且這希望被眼不見的力燃燒着，沸騰着……他是想不到老東家在允許了他的希望，而沒有現實了他的希望以前，就埋到土坑裏去。在他每次懷念到老東家，他總是這樣兩極端充滿着憎惡和悲悼地想着：

——老東家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啊！少東家是什麼東西呢？痞子，流氓，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懂！祇知道橫爲了報老東家的恩，看老東家的面上，我又怎能丟下這樹林呢？啊！這樹林，是我親手所造的啊！看那河，不已經一直向北了嗎？林外面已經有了富餘的淤土地……再待三年，那裏不獨可以栽樹……種真正的豆子也是相宜

的哪……老東家爲什麼死得這樣早呢？多麼和善，多麼正直的一個人！到陰間像這樣的，也會有官職的……吓！少東家是什麼東西呢？痞子，流氓！我全知道他們的底細，不是麼？他是一個姨太太生的……姨太太是個……」

他不想從姨太太的身上接連想開去了。他怕從姨太太身上追想出來的侮辱，會沾污了那已死的老東家的骸骨和靈魂的聖潔。

樹葉悠悠地動蕩着，「秃尾鷹」向遠空打起幾聲長吠。他想：

——她也許睡着了吧？今天……我沒有看清……啊！那厚厚嘴唇，是多麼好心的！她的人命運爲什麼這樣不濟呢？年紀這樣青青，丈夫就死了……什麼家產也沒有……還不能改嫁……對了，改嫁是不中的啊……狼一般的族中的人們……

于五在生前和金合是很好的。他們常常也找在一起，于五喝着高粱酒，金合吹笛子給他聽。他是喜歡聽金合吹的笛子，他常常有閒空就來到林中。喝過了酒，于五愛惜的摸撫着自己掛着的步槍，一同坐在院子裏。金合靜靜的吹着各種各樣的曲

子，常常一直到夜深，于五才回家。

那時在于五嫂的臉上，總是洋溢着春天一般的歡樂，狹長的眉毛下面，深藏着一雙有點斜長的眼睛。睫毛也是長的。雖然在那紫銅色飽滿的額上，頰上，鼻樑上，疎落落有一些小小的黑痣和天花斑痕，但這總阻礙不了那可愛的柱一般的鼻子，花苞一般厚嘴唇的美好。

金合在這個家裏，才開始感到了人間還有愛，還有溫情，還有春天……一次他說：

『老五，你們這才算活着的人哪！我呢……』

他還記得當時于五以及于五嫂全笑了，還說：

『金大哥，想個大嫂了吧？我們應該替張羅張羅……只要東家……』

提到東家，人們的談話被截斷了。好像平安自在流動着的春天活潑的溪流，遭遇到了不爽快的狹隘的堤閘或冰岩。每人全用了一盃酒企圖把這在人的心湖上

盤結的冰岩消溶了牠。但，這是不能夠的，喘息一般地的于五這樣說了

『少東家爲什麼還不說痛快話呢？老東家不是有過囑咐嗎？』

『反正……老東家是有過囑咐的……囑咐是真正有的……』

金合好像完全沒有表示，只是附合的這樣重復的說着。飲過了酒他的眼圈和鼻頭便有了紅潤。于五嫂不明白這些，她只是甜甜的笑：

『東家……還不許娶老婆嗎？』

『你懂得什麼啊？娶老婆要錢啊！沒有錢，你家裏……肯把你給我作老婆嗎？』

『滾你的蛋吧——』

『嘻嘻……』

金合每當到這樣的時候，他總是要走了。

『沒事，到我那裏去玩吧！那裏就是肅靜……沒有別的……』

于五夫妻常常在夜深，才將這個標長的影子送走。直到他們睡了一覺，聽到那

林中的笛聲還在高亮的響着的時候，於是他們又要開始計劃怎樣爲金合娶老婆。

「金合應該弄個老婆了！」

「是啊，一個光棍……總是不成樣子的。」于五嫂好像更關心一些，他每次總是同意着丈夫的。

「可是……沒老婆也不錯——」于五故意把這句的聲音拖長着。

「扯你的蛋那爲什麼……你還要老婆？」

「人家全有個老婆麼……一個還不足，還要三個四個……」

「我們少東家，不就是三個嗎？」

「就是說這樣……金大也應該娶個老婆哪——」

一次于五準備押着一批糧車到城裏去送堆棧，夜間他到林中來，搖着金合的

肩頭說：

「明天我要出門了。」

『到那裏去？』

『進城啊——五車豆子，一車高粱。』

『就是你自己押着去？』

『還有陳七……這是一個飯桶啊！小舅子的材料！』

金合使自己的鼻子拱了兩下，接着說：

『路上……很麻煩哪！子彈怎樣呢？』

『真他媽說起來氣死人！祇給了一百粒……如果要真的碰到一夥不講交情

面子的「生幫」兩邊凶起來，這夠幹屁毛？我平常背的那枝好槍還不叫帶去

……真他媽……這些東西真不通情理……照人岔股道……』

從那次，于五就殉了他的職守。當于五的屍首被尋回來，已經模糊不清，祇是那長大的身材，粗壯的臂膊還是他所熟識的。

他哭着，焚着紙錢，夜間在于五新埋下的墳墓邊，爲他的朋友吹了一隻哀悼的曲子，相同在于五臨行的前夜一樣。就伴着「禿尾鷹」和那新坟一直坐到天明。爲了過度的森涼，他不能再坐下去想了。他每天，每夜常常是坐到夜深，不能再耐下去這林中森涼的時候，才肯回到屋子裏。

——這簡直是個有孔的墳墓啊！明天早晨我也許會再起來？

在牆角，聳立着一枝長管細頸的打鳥槍，上面組滿着蛛絲和灰塵。那是用以轟擊偷樹木的賊們用的。可是金合從來沒有用過牠。雖然老東家把這隻東西交給他，曾說過：

「人應該厲害的時候，總應該厲害的……儘老實是不行啊！如果他們夜間再偷砍我們的樹，就開槍打……打……不要緊的，打壞了……不算什麼……」

金合從來沒見過老東家有過像那時那樣嚴正和認真的眼色。最近少東家要把這打鳥槍掉換一枝真正射鉛子的「毛瑟」步槍了。他說，這鳥槍不中用，沒人怕；

「毛瑟」槍比鳥槍厲害，鉛子着在人身，那傷痕是不容易好的。

于五常常用牠到林中去打梟鳥。于五是最厭惡梟鳥的，而這林中梟鳥偏是很多的。

「早晚我全把這些討人厭的東西們打絕了種。我真不願聽牠們那聲音，也不願看牠的樣子——一隻烏鴉也比牠好看。這像個什麼東西呢？禽不像禽，獸又不像獸，看那短頸子，鉤嘴，最煩人……就是那兩隻圓滾滾的鬼眼睛吧……別的鳥誰像牠？頭頂上還撐出兩個耳朵來……」

他每次打了牠們，他就把牠喂「禿尾鷹」。那狗和于五，也是熟識的。自從于五死了以後，「禿尾鷹」就再沒有梟鳥好吃了。夜間，在林中梟鳥的鳴叫，拍打翅膀，小鳥們串飛的聲音，也繁多起來，常常一直擾亂到黎明。

『可惡的東西』

每次這些聲音煩得他不能入睡時，他要詛咒牠們，也想到了于五。打鳥槍雖然

就聳立在門邊，但是他並不想動用牠，一任那槍身上每個金屬的機件被濕氣侵蝕着，隆起着斑斑的銹花。

當于五生前，他從不敢有什麼念頭在五嫂的身上轉。他會像鎖一頭不安定的猴子那樣，殘酷地鎖緊着自己的心！于五嫂對於一個孤獨者無條件的溫愛，雖然使他那顆久久生活在嚴窟裏不透明的灰色的靈魂，從啓示得到了復蘇，或竟至生了羽翅有些要飛翔……但是于五是他的朋友，那正直，真誠，不可却的友情，常常使他陷到可憐悲痛自責的深淵裏：

——這是什麼想頭啊？那是朋友的妻啊……「任穿朋友衣，不沾朋友妻。」這是什麼想頭啊？她不是愛我的……他愛我什麼呢？他的丈夫那樣強壯，年青，直爽……我是什麼呢？單是這一隻孤獨粗魯的鼻子吧……頭髮已經有白的了……她愛我什麼呢？她只是可憐我這個無家的人……但是……

他在每次完全絕望的下了結論以後，接着又會有一股新的源流，從新由輕而

重的來衝激，來穿鑿浸蝕這建立起來不久的結論底堤壩。

——她是多麼孤獨啊？如今只有她一個人！她的對岸在那裏呢？她是這樣的年青啊，就在這廣大而孤獨的海洋裏開始航行着！我去看一看她吧，拚着把什麼全不要，拚着她一條生命，我的一條生命……滿足了她的族人。那些沒有尾巴，沒有人性的豺狼……她肯接待我嗎？她不是愛我的呀！女人的心是怎樣的呢？有誰能知道她們的鑰鎖孔是埋藏在什麼地方……

「秃尾鷹」被驚醒了。牠沒有退讓地緊跟着主人，下着每段石階梯。

「你跟着做什麼啊？幹什麼也不能丟開你嗎啊……」

狗的樣子很平靜，平平的抬着自己的頭，好像什麼對於牠也沒有關聯。主人有點尖聲帶着破裂韻味的叱咤，牠也是沒有退縮和搖動。一隻眼睛綠瑩瑩地開開閃閃正對着那勾曲着的長條黑影，默默的站着。

金合走下了兩段階磴，牠也跟着走下了兩段階磴……

『你一定要跟着嗎？走，到河裏我會淹死你，你這孽障！』

照常，狗是平靜地不理這些嘮叨，跟着，一直出了林緣。

每個山峯山腰全接連起來了。沒有遠近，拖長的圍起，祇是相同連綿不斷一帶黑色的剪影！嵌貼在暗藍顏色的軟綢上那樣，貼在了遠天。所有的村莊也全變成了大小不同黑色的團塊。狗吠的聲音空茫的震動着，這好像表示着村莊的脈搏一樣。除開這聲音以外，人也許不相信那裏還有人家居住；人也許疑心整個的宇宙已經幾千萬年就沉浸在這夢一樣寂寞中。

星光在水面上流顫。金合的身邊是「秃尾鷹」從河的北岸看過來，兩個淡淡的黑影，相同兩個沒有主宰的幽靈，陰慘而淒涼！

——這怎能做呢。全村會殺了我們吧？這怎能作呢？她還年青，我怎能害了她呢？

——他重重地走在河濱的石灘上，手捧着前額——于五的屍首怕還在煖着……這怎能作呢？那是個正直而知音的朋友啊！

一切想過了以後——這是含蘊着酸味想着的——最終一堵牆壁一樣的東西，橫截，斬斷，填塞了他整個思索的源泉。周身寒冷了，頭腦清醒了許多。爲了要制止繼起的痙攣，他狠狠的吐了一口：

「呸……鬼鬼！」

「禿尾鷹」在河裏用自己的舌頭捲舐着喝水。同時他想起他把原來預備自己吃的，放了過多鹽的菜，給了「禿尾鷹」。

村中的人們正好是一個眠站睡過了。他們聽到了從南山脚下樹林中飛散的笛聲，各自的說：『這個妖魔還在吹啊！』

晨間，一切還全在半朦朧的灰色軟殼裏靜止着，疎疎落落羊羣和牛羣的影子，已經開始從村的一端游動出來。山羊和綿羊們軟軟地悠長地鳴叫着。小羊仔們的叫聲，尖銳得有些相似提琴的第四條鋼弦，被不熟練的提琴手的琴弓，急劇而無節奏的拉出來的聲音。

每處全靜止着薄薄的雲霧，那像被水微微浸濕過，鬆軟而攤開的棉絨。

河流上也覆掩着一層霧氣……

于五嫂，今天竟醒得遲了一些。如果不是街上牧羊的孩子們吆喝的聲音過於粗暴了，也許會一直睡到太陽晒醒了她。

尋不出什麼理由來，大約也許是貪聽了昨夜的笛聲……從林中發出來的笛

聲。那笛聲爲什麼昨夜會那樣擾亂了她的心！雖然這笛聲從丈夫死過以後每夜響起來時，總會使她不安甯，可是爲了日間的疲乏，這不安甯總不會維持怎樣久，就要被不可抗的睡眠替代了。從來也沒做過什麼不規則的夢……昨夜呢……她輕輕一回味，自己的血流，更是面頰的部分，感到了一種近似的燒燃：

——吓！這是遇了什麼魔嗎？

他唾一口爲要掩飾這羞辱底口涎在地上，她還是不能馬上就起來，和平常一樣毫無留戀的。她凝視着窗口外的遠天，遠天底下的南山頭……漸漸向山崖停留消散的濕濕的雲彩，淡淡地有些玫瑰滲和着湛金的顏色渲染着了。——街上再聽不到雜碎的羊牛的脚步聲，和牧羊孩子們那野蠻的刁巧的熟習的歌唱一般的叱咤聲，罵詈聲……

整個村莊的人們，爲了自己的工作完全復蘇了。帶着朝味的高笑，互相問答的聲音，無顧忌地，隨處響着。在往常這聲音裏，也許有她的丈夫在裏面，他從地主家裏

守夜歸來，那開闊而宏壯的嗓子，在人們一切聲音裏對於她總是特殊地充滿着蜜味。那時她除開工作和快樂以外，從不想到過別的；她的那黑而多的頭髮，還沒有生過嬰兒的少婦們特殊的嘴唇，總是發揮着愉快的光！

「你今天不上山了嗎？」這是炕一端她的盲了眼睛的婆婆問。

「去的呀——」她的正在發展着無端緒的冥想被斬斷了，她爬起來。

「我又夢見五兒了……」老太太摸索地在尋找自己枕旁的手巾，手指茫然畏縮的，抖顫着。

「你是想念他……我從來沒……」

她代替了老太太的手，把她的手巾從藏在枕角下面的地方尋到給了她。老太太拭着自己已經完全場陷下去了的眼睛。

五嫂看着這個被失望和悲哀充實着的骨骼——一個失掉了自己光芒的螢虫——常常要這樣叮嚀着自己。

沙洲上！

——你，你不應該丟掉她！你丟掉她，她會像一個瞎眼的鯢鯢，死在沒人注意的

己：雖然她的青春不容許她不在煩惱裏輾轉，在這輾轉裏她還是常常提醒着自

——于五是愛過你的呀！

「已經死了的人，就不必常想念他了。」她每次總是這樣寬慰着老年人。老年人的嗆嗽起來了，她槌着她的背脊；老太太每一次延長的嗆嗽，全有永久斷絕了自己呼吸的危險。她終於又能抽咽着說起話來：

「……他還是背着……槍哪……身上，頭上流着血，他說東家不應該……不應該，給他的子彈太太……他沒錢花……」

老婆婆常常夢到兒子要錢花。每次五嫂總要去到于五的墳前燒一些紙箔。她的眼淚也只有到于五的坟前才能流個儘夠。那時，那小小的山谷會被她一個人的

哭聲充塞着——在金合的小屋中，可以聽得很真切。

「人窮鬼也瘦……我今天不去割柴了，還是弄一些紙箔給他燒燒吧！」

老婆婆暫時不言語，五嫂扶她重新睡下。她遠矚着南山疎疎落落的羊羣。太陽已經升起距地平線有了三十幾度的地方。

哭聲起始輕輕地震蕩着；配合着紙箔初點燃起來的煙氣，裊裊地游走着。一刻紙箔的灰燼被風播送到天空，散亂飄飛，正被燃燒的紙箔也眼見的消沒。於是五嫂的哭聲才形成了一股初決了堤的流水，開始馳向了低原和遠空。

金合會看着那每羣過去的牛羊，牧羊的孩子們照舊和他玩笑，唱着，喧囂地打着鞭子過去了……太陽從樹林的後面，悠悠地伸長出光芒的長臂，撫摸着每個圓突突的山頭，峭呀的崖石和山峯。草間的露水，碎碎落落閃着金鑽石一般的虹彩。林中叫着鴉鴉鳥……「秃尾鷹」在草原上馳騁着。

整個的清晨，他也一直艱苦而忍耐的守候在每日黃昏時候他守候着的地方，子五嫂從山上割柴歸來要經過這裏，當她每天早晨到山上去，也不能把這條谷口，這片樹林的林緣，踱開去。只要他見到她，僅是說一句平常話，在他這整日是安寧，充實。如果在那每一句話中附帶着一點的笑意，那應該是在鮮美的牛乳裏加上一些糖。他工作在林中，沒有疲倦地修理每棵樹不必要的枒枝；割倒了林中過高過茂的草。在割草中間即使遇到一隻癩蝦蟆，或是一條能傷人的「野鷄蛇」，他也不想傷害了牠們。他看着那蛇身上紅色，黑色，交錯的斑駁的花紋，和那笨拙醜惡癩蝦蟆的身形和面相……微笑着。這微笑是要收藏也收藏不起的。相反地，在黃昏時候他們相遇，却使他煩擾，對於什麼全變成了敵意，即使他那最愛的「禿尾鷹」，也遭了惡運。他有時簡直要殺死牠，用石頭打破牠的腦袋，或是投到河水裏淹死了牠。

現在他在林中自己的小屋中，仰臥着，似乎在察看從樹葉間隙漏下來的天空……子五嫂的哭聲好像從空氣中給他帶來了芒刺，使他的呼吸意外的蒙到了刺痛。

……他坐起來，傾聽着，走出了門外；「秃尾鷹」從自己臥着的地方也走出來，抖着身上皮毛沾惹的泥土和碎草，側着頭，動着秃秃的尾巴……瞧着這個長脖子的主人。聽着，聽着……走在房前的小草坪上。不顧露水濕了自己的腳，籬牆上正是開着應該開的花朵……隨着晨風飄來的紙箔的灰燼，落到金合的衣襟上來。他捻碎着這紙灰，看着細膩的末末——時時有小小的山榆葉，飄下來，盤盤旋旋，輕軟地毫無有聲息地，落在了草坪上。他重又踱進了小屋子裏，躺下在原來的地方。

「秃尾鷹」在門口等待了一刻，無聊的又自己走開去。

從屋頂上掛下來的蛛絲，輕輕地迴蕩……對面一株榆樹上正有一隻紅屁股的「啄木鳥」團轉着樹身啄食着什麼。

——哭，哭什麼呢？死了的會哭活了嗎？活着的呢？

他想起今天少東家又要來察看他的樹林；察看他的工作成績了。可是現在他並不想就起來，他自己知道近來修下來的樹枝，和割積起來的草太少了。東家來的

五嫂的頭髮飛蓬着，眼臉紅腫地垂閉，嘴唇似乎也增加了浮腫深深地睡在太陽的下面。

——哭死了嗎？

金合停止住，一隻手握緊靠近身邊的一叢荊條，看着這個尸身。

荊條開着淡紫色的花串，銳角的，灰綠色的帶着鋸齒形的葉子，苗細的枝幹，愛成叢叢的生着，時時發散着有點苦味的香氣。這裏的荊條，比山上野生着的高大得多了。這裏不准人收割，牠們是有自由的生長着。山上那些荊條，祇是營養不足，相同低矮的每棵獨立着的小松樹，小小軀幹爲了防禦抵抗意內和意外的災害——不幸被牛羊們踏折了，不幸被暴戾的山風，性急而殘忍的山水摧折，連根拔走……牠們常常是生得意外地堅實，低近地面，還打着連環的突節，雜生在「苦葉」的中間。「苦葉」的顏色是那樣的湛綠！有點綠得發黑。那肥肥圓圓的心顛形的大葉，有點近乎橡樹葉子，閃光，堅實，也許誰用油漆塗染過了牠們。祇是牠的味道是苦澀的！

過度地顫抖使他的眼睛暈花！他一直把手裏握着的荊條，折成段段，殘碎的葉子深深地落下來，終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作？他的脚好像兩株什麼植物，生了鬚根，生長在這地上有了若干的年月。

從樹林裏發出一聲爽朗的槍聲，樣子是向高空射擊着。金合對於這槍聲是熟習的。他知道這一定是跟隨少東家來查看樹林的秋平，射擊梟鳥，或是什麼。

『五嫂！五嫂！』

起始他有禮節的，站在相當距離以外顫抖的喚她。他沒有得到回應——人還是照常的，更伸展一些平睡在地上。殘餘的紙箔完全息滅了。

『五嫂！』他試驗着用手指去觸近的她的鼻頭，呼吸是存在的，祇是微細得幾乎等於一枝在風裏燃動着的火柴。

使她的頭枕在自己一隻從來沒有女人接觸過的腿，起始是陌生和不安，接着這不安很快被他遺忘了。代替這不安的却是一種焦急。凌亂的呼喊着，手無主張的

拍着她的額頭，也摸到她的胸……從漸漸粗魯一些的呼吸裏，聽到了一種好似久久被扼制在什麼狹窄縫隙裏的氣流，抽咽地吼出來。

「喂！五嫂！」他感覺到自己的內身被一種熱和頂空的太陽的環攻，浸浸的汗流已經不能分辨地漫濕了他們兩個人。

女人仍是像任性一般地哭咽着，並不睜開眼睛。也好像這一生她也不再想睜開眼睛的樣；似乎也沒感覺到有什麼在撫抱着她。

「喂！五嫂！醒醒吧，這樣哭是不成的啊！」

這話好像一顆小小的石子，投在滾滾的江流裏，連一些紋量全沒有激起來。女人的哭聲却更見擴大了些。金合企圖使自己一條麻脾了的腿，從五嫂的身下抽出，這却沒能夠。五嫂的身軀確是有着相當的重量的。同時他意識到等待在林中的東家，也許發了脾氣——汗水更匆忙的在他的周身起着連絡。

「好哇！老金！」

這聲音使金合起了一個很大的痙攣底抖顫，當他抬起頭的時候，秋平已經站在他的面前。頭上紮包了一方藍色的布帕，步槍筒口翻沖下掛在一面肩頭上。那金色的一雙率直的眼睛，在笑着，不轉動地看着他和地上的五嫂。

「哈——」他伸出五個指頭在面前一分張，指指地上的五嫂，又指指金合，而後眯了一下眼睛，向山西面的山梁上指了一下說：

「看見吧？東家在那裏等你咧——她怎麼了？……？」他粗魯的蹲下身子挨近了五嫂的身邊——那面山梁上一個不甚高大的胖團團的人影，手臂倒插着，脚尖寬寬地擺開着。

金合變得化石一般地沉默，直直的凝視着秋平。

「儘瞧我幹麼？東家已經發脾氣了，你這個長頸子駱駝！」

五嫂的哭聲停止了，她很斷然的從地上站起來，整理着自己的頭髮。

「發什麼呆啊？」

秋平拖着，幾乎是打着，推着……和金合一同走了去。在金合臨行轉着的臉上，五嫂看出他那變紅濕着的眼睛，遲緩地，無所見的轉着……又好像在詢問，在叮嚀着什麼。

夢幻一樣，她看着那個瘦長的身子，被牽引到山梁上去。一刻那山上的三個人影一齊都消滅下去了。

現在她清明，把坟前鎮壓着紙箔殘燼的石頭提起來，看一看是否還有餘火可以燃燒。已經完全熄滅，祇是石頭還很炙熱。

山下的河流在午間太陽下輝映着金屬一般的光芒，在河的那岸田野的近邊小路上，忙碌的走着孩子，女人，狗，提担着筐籃和水桶……這正是送午飯的時候。

田野盡處，有一條長長而不甚隆峻的山嶺，像一條肥滿的蠶蟲，慵懶地睡臥在廣大綠色用各樣田苗織成的桑葉上。五嫂記得，在那條「蠶」的背脊上，她們曾有一塊自己開墾的田地，是她和于五每人用着鐵鎬，從一方尺到一方尺創墾成的。

那上面也可以種植一些不正式的穀物——綠豆和花粳豆之類——雖然有幾次也試驗着把一些大豆和高粱種植上去，如果遇到了有豐餘雨水的田年，那也可以生出芽來。不過那是太不成器得可憐了！焦黃苗細，無主宰地擺着那沒有幾粒籽實的穗頭——對比着山下那些勇猛地生在土壤良好，肥料充足田地裏的莊稼，無邊的綠着，紅着，黃着——這只是一個患肺病的母親生出一個先天貧薄，營養不足的嬰孩……在秋收的時候，五嫂他們也還是笑着，滿足，每人分担牠們担拖回家。他們並不嫌惡自己的收穫，而妒嫉着別人……

現在這山已經爲族中舉人家收買，把契約昭示過了全村，於是這山也就成了禁地。五嫂他們那塊不成器的田地，又早變成了復初的草場，走着「舉人」家裏的

牛羊……

圍近了這村莊的每塊田地，每處山嶺，河流，樹林，道路……全是五嫂所熟悉的。眼底的河，對岸那邊正在有着人行的田邊的小道上，她幾乎全熟悉那道傍每棵野

草生長着的姿式。年幼的時候赤着腳在光淨的小路上跑來跑去……年長的時候嫁了丈夫，也是在那條路上跑來跑去……在她的記憶裏所改變的，祇是那條河身，牠是過度的貼近道路了，道路下面的懸崖更深，更嚴峻了一些。

自從那個蠶一般地山嶺成了「舉人」家的私產，成了別人的禁地以後；自從常常為別人田地工作的，有時也抽出時間為自己山嶺上那塊田地工作的丈夫死了以後，那條道路顯然的生疎了！變得更熟悉的却是這南面的山谷，樹林，小溪，有大多數野荊條，「苦葉」生着的還沒有變成了禁地的地方。那條狹狹的明淨的一直沿了河岸伸展在田陌和草叢中，呈着白色的小道，好像她失却的一條常用而心愛的繖帶，使她追念，使她微微有些迷惘的想着……

一隻兔子忙亂的從下面，帶着煙塵，跑向叢中來。及到牠看見了這裏也有人存在，又颯急的折換了方向跑開……

樹林中播傳着槍聲。前一聲是尖銳的，趁着山谷的回應，相同割裂着什麼樣，破

裂，悠長……後一聲是遲鈍混濁的，這不是正式步槍，只是「洋砲」或鳥槍才有這樣的聲音。

——他們在打什麼呀？

這槍聲喚醒了她，她看一看蹲在自己這身傍邊，這個不甚蠻大的已經生滿了野草的土丘，還沒有完全乾透的眼睛又開始增加了濕潤！

這土丘，多麼沉默呀！多麼……

沉默得相同一塊石頭，一塊石頭……

他是多麼好的一個射手！

是的，在丈夫生前，也常常在這林中打梟鳥，獵兔子，從來是不落空的……他是這村中有名強健而大胆的農民，也是唯一的槍射手！

「一輩子這樣幹下去嗎？媽的，奴才！」

冬天的深夜，于五常常是從城市裏押着東家的幾輛賣糧的大車歸來，第二天鷄鳴的時候，又開始出發了。每次他也常常要把步槍沉重的向牆角一堆，暴厲的這樣罵着。

靠近較溫熱的土炕的一端坐着于五的媽媽，她手裏總是無間斷地數摸着一串佛珠，禱告着：

「菩薩保佑……佛爺保佑……你平安回來……五啊，過來，媽媽摸摸你

」
她在兒子有着粗硬鬍鬚的還沒有溫暖的臉上，四處摸索着：

「呀……你的鼻子又腫了哪……不要用手摸它呀……在凍極的時候……什麼熱東西……也不能——流鼻涕了也不能挨……一挨就要腫；耳朵凍了……一碰就下來

……你爸爸的腳趾頭……就是這樣掉的呀……」

兒子在被摸撫的時候總是沉默的，而五嫂却是稚氣的笑。

「菩薩的香……不要忘了啊……媳婦。」

在屋角一個紙製的廟宇形小神龕——那裏面供奉着「南海大士觀世音」

——五嫂要重新燒起報答的香來。

在那次于五出發之前，也是這樣做着的。可是夜晚「菩薩」帶給她們的却是一個凍僵了的人底屍身！

「菩薩！大慈大悲的菩薩……你怪了他儘打梟鳥嗎？你要了他的命啊！命啊……」

丈夫死的時候瞎了自己的眼睛，不會再有兩隻眼睛爲兒子哭瞎了！她只有使那眼孟每天深陷下去來替代。

「你，你要怎樣啊？要滾蛋嗎……？還是要死你這醜貨窮蛋……」

主人用手裏的棍子擣着地。那棍子裏面是藏着一隻等於棍子的長短的矛形刺刀——罵着，聲音震蕩着全林。金合頭勾下地，靜垂着，相同午間的樹葉。

「……你着了瘋瘋狗咬了你嗎？不顧禮義？不顧廉恥……你和她……你們要敗壞我族中的聲名……我不能饒過……萬不能饒過……」

他也許是過於熱心自己族中的聲名了，憤怒得手中的棍子不再耐煩的擣動，他在金合的頭上拋了一下。

「唔……東家……」秋平在後面無望地沉悶地叫着。他以為這一棍子也許會使金合栽倒下去。久久靜靜地停立在金合後的「禿尾鷹」現在却發了瘋狂，猛向于四東家撞撲過來：

「秋……秋……平……打打……」于四東家蹣跚狼狽地退跑着，手中的棍棒也拋留在地上。

當主人的棍棒打到金合的頭上時，他感到一個不好的震動，眼前迸碎着雜色

的泡沫，要旋暈下去，可是他沒有這樣作，只是頭顱顛倒了一下；一隻原來位置的脚，挪開了一些，很快的他又把牠們規正復了原——脚站在原來的部位；頭勾下着，使那黑白斑駁的頭髮，更分明的閃露在天光下！看起來好像還堅強了一些，樣子在準備着第二棍底到來……

「打呀……打……死……牠……」

「秃尾鷹」追逐着于四東家在林中旋走着……秋平用身子來維護着主人，他的步槍被遺忘的在肩頭上雜亂地串串擺擺……

「秋秋平……摘下你的槍來呀……打……打……打死牠……」

于四東家的嗓子劈破着，原先紅潤的臉色，現在完全變白。兩隻短短的胳膊，左右忙亂地伸閃着，似乎是一個被追迫着鴛鴦的翅膀。原先在身後掛着的「匣槍」，現在已移到了胸前，成了逃跑的障害！

「老金……喊住牠……牠……我要用槍啦……」

秋平在摘着自己的步槍……

「秃尾鷹！」金合赤紅着眼睛，他的頸子伸長地又相似一頭鷺鷥。

「秃尾鷹」帶着極度的喘息，回歸到金合的身邊。眼睛赤紅着，頭頸猛犖的轉動着，週身的毛梢起著抖顛和逆立。眼睛不放鬆的敵意地緊逼着于四東家和秋平，不甘願的停止着。

遠遠地于四東家指示着秋平：

「把我的棍子檢回來呀……渾蛋……那不是嗎？不……是那個粗樹的近

邊哪……」

在秋平去尋找棍子的時候，「秃尾鷹」又準備來咬他。

「不准動——」金合命令着，同時他向秋平說：

「你……有工夫可來一躑……我有話向你說……」

秋平點着頭；那邊于四東家又喊了：

『秋平，告訴金合老東西……趕緊把這混賬的狗給我勒死……我要牠的皮……』
再告訴他……趕緊把所有的樹串好，草割倒了……限三天……』

三天三天割倒了所有全林的草，串好了所有全林的樹……在金合還年青的時候，也許是可以。

這次他沒有送着東家到林緣外，也沒有聽這樣的囑語：

——遇見偷樹的……得住他……跑，就用槍打……

跳動的，火炙着似的炎痛貫串着金合的頭顱，漸漸串貫着全身。他用手觸摸那被打過的部分——隆起着，相似一帶綿亘的小山嶺。——輕輕有兩條暗昧的淚流掛下着……他開始感到了一種衰頹！

現在每棵他曾親手修串過的，親手栽的樹木，每棵草，每棵平常所愛的野百合……全使他憎惡，他把牠們攪合在于四東家一起來憎惡着了。

在林深的地方，一半是埋在叢草中一個人影緩慢地移動……他以爲這是日

間偷樹木的人：

『啊……站住……』

他這樣吃力的喊着，頭上的棍傷被震動，刺痛得使他整個的心臟被浸淫在醋裏樣——人影並沒有停止動蕩……他認清了是于五嫂。一股新的，遺忘了一切的感覺復蘇，不知是喜悅還是……什麼，眼淚却模糊了自己的眼睛。

——是她嗎？她到這裏來作什麼呢？

當于五活着的時候，五嫂同丈夫也常是來過這裏的。在那時是平常，現在却成了奇蹟！

——她是個寡婦啊！

遙遠地金合好像戒備着會有什麼惡兆發生。「禿尾鷹」熟識她，牠很遠地就擺蕩着禿尾巴迎接過來。牠吮舐她的手，用爪子搔她的衣裳，善意地吠叫着：

『金大哥！五嫂的眼臉紅腫得有點閃光，笑着。

「上面坐吧！」金合走在前面，「秃尾鷹」隨伴着這罕來的客人，不規則地跳上每段石磴。

在兩個「樹蹲」作成的坐位上坐下，金合從屋內取出兩條水浸過的黃瓜，每人分了一條。

五嫂的眼睛忽然睜大地，黑色的長眉毛開展着，張弛着發紅的豐厚的嘴唇……注意到金合的頭上來：

「咦！你跌倒過嗎？」

「……」金合只是表示地使頭擺動了一下，眼睛並不抬起來……把一隻黃瓜斷開，察看那嫩嫩的瓜瓤和種籽……

五嫂站起來湊近他的身邊，金合要想把自己這可恥的頭藏避到什麼地方，但是不能夠，五嫂已認出那是棍傷——那上面除開一點要凝結的血漬以外，還像有些油脂沁出。

『這是棍傷啊！又是……？啊爲什麼呢？』

五嫂用指頭輕顫地撫動了一下，她帶着閃轉的眼睛，停止住。

太陽過午了。樹葉的蔭影洒滿着這光潔的院落和屋頂……輕輕篩蕩着……

『坐下去——這有什麼稀罕呢，反正……』

金合對於自己的傷痕，好像完全不經意，只是咬吃着手裏的黃瓜。把剩餘的黃瓜尾巴翻轉地看了兩次，而後爽快的拋開。黃瓜尾巴遠遠地滾開去；「禿尾鷹」也跟着滾開去。他發見「禿尾鷹」遭了欺騙蒙着失望的神情走回來，他滿意地笑了！

『獸蛋！那是黃瓜尾巴呀！不是骨頭！』

五嫂停止地拿着一隻黃瓜，看着金合今天這完全有點兩樣的動作和神情，有點迷惘！

『爲什麼他打你？』五嫂把自己手中的黃瓜也截開，但她却不去看那瓜瓢和種子，祇是漫然地在吃着。現在她感覺到她的喉嚨有些疼脹，黏澀……過度需要

一些水分來滋潤。她吃盡了一條黃瓜，金合始終是沉默着。也不抬起眼睛來，只是用一隻手疊折着狗的耳扇，或是拍拍牠的鼻樑……

『爲什麼？爲什麼還不可以反正——』他又把要說出來的話尾吞鎖住，眼見的他頭側邊那個小丘嶺，爲了不停地升漲，把一隻左眼睛全拐帶了近乎歪斜。本來眼睛就是小的，現在看起來更小了一點了。

『有人偷了樹嗎？還是……』

金合把眼睛向五嫂試驗着探詢了一下，又卑怯地抽撤回來。他覺得自己眼睛沒有那樣對抗的力量，光度不足，只有敗退下來，他說：

『不是嗎……你哭暈了……我扶着你……四東家看見了……他說……他說……我丟了你于氏族中的臉面……他……』

『就爲的這個打了你？』

『打了，能算完嗎？看吧！我知道……在這個地方住的也夠年數了……該得挪動

挪動……反正……一個人吧！反正……」

『他還說過什麼話？說過我什麼嗎？』于五嫂的眼睛由擴大的睜開，變得眯起來，細長而傾斜；輕蔑的笑着。

『他說，他是一族之長……敗壞門風的事……他是不肯馬虎的……說你什麼嗎？我忘了……反正……』

于五嫂這次却真的笑了！她笑着這個愚蠢而可憐的人，較起自己的丈夫那是太不中用了！可是她始終像對一隻流浪的狗那樣，對他存着憐憫；在丈夫活着的時候，也是一樣的，也曾同丈夫說過：

『金大哥是個可憐的人呢！我們應該多照顧他一些……』

丈夫也是同意的，每次他却這樣說：

『人是好人哪！可惜……太老實了！太老實的馬是要被人騎死的……騎死還不憐惜！』他說着總是使自己粗黑的眉毛鬥聚着，交扣地打着自己的手掌。接着說：

「……比方說……那林子……一個老婆……恐怕……十個老婆也值吧？那全是誰的力
量呢？……由山脚一直開展到河邊了……每年……出產……哼！老的用花言巧語攏絡着
老的死了，少的呢……就用壓力……反正老實人……怎擺弄全有理吧！」

于五並不老實的，幾次爲了東家的不公，他要去「掛柱」，祇是媽媽和妻子牽
累了她。

「去，去掛個柱吧！我的哥哥在陽山，我給你寫一封信……你就加入他們一夥吧
……沒槍他們也能要你……去吧……一個人多麼利落呀！」現在她勉勵着金合。

他却笑着，使自己的頭搖動着；五嫂也笑着，她又叮嚀一句：

「怎麼不嗎？……怕什麼呢？我是女人，還要去耍一下呢……」

五嫂立起身子來，抖一抖自己的肩膀，到籬牆邊摘了一枝花，簪在自己的鬢上。
那是一隻絳紅色的野芍藥。

「你不是帶孝嗎？帶花人要詛罵你，說你有外心啊！」

他關心地警告着，同時他更留意些，在那棕黑色有一些疎落的討俏的天花斑痕的臉上，襯着這樣一苞大大的充滿着色感的花朵……金合感到了一種惶惑！心血騰沸着了！從那擱置在雙膝上一向無變更反覆糾絞着的手，顯出了不安。

「你，你還是……依我說……摘下牠去。這裏萬一有人來——不會有誰來的……不過……我說的是萬一……萬一……」

金合把兩隻手掌像敲着節拍一般，輕輕叩打着，伴合着吞吞咽咽幾乎有些連不下去的語句。五嫂只是笑，她長久地注視着這個不甚大的，和身子的比例有點不相襯的腦袋：沒有顴骨，沒有頰骨，下巴也不長大，只是鼻子更顯得孤獨的突出了的人。肉色也紅得不正確，還有着麻麻地小坑窩。兩隻暗小的眼睛，深避在有些突起的眉骨下面，紅濕着還時時顯着退避和不安！對比的她又想起自己的丈夫——廣闊的生滿着絨毛的胸膛，直直的鼻子……當他每次摟抱或是和她親暱的時候，骨節總是發着咯——咯的細響，在說明他的青春和力量！同時一股康強的帶着甜味

男人們特有的氣息，會迷惑了她！特殊是他的頰骨，完全是蒙古人的，伸展，突出……厚厚的嘴唇埋在短短的鬍鬚的叢林中。

她從鬢邊取下那枝花來，翻轉地看了一刻，終於拋開了——這次「禿尾鷹」却沒有追過去，祇是感覺地看了一眼，又繼着使自己的舌頭拖長一點，喘着氣，防禦着狗蠅。

五嫂從林葉的間隙遙矚着天光——一切是靜靜地，村莊的雄鷄高亮悠長啼着午鳴……

兩個人的喉嚨好像全蒙了鎖閉。金合回到自己的小屋中去了一刻，再出來時，五嫂已經不再坐着，她正在輕輕的踱着步子，她停止住：

『我要回去了。婆婆會掛念！』

『噯噯！少待一刻吧……這裏……』他手中出現了一個層層疊疊的小包裹。外面的紙皮被磨撫得已經生了灰色的絨毛。

「你，你把這拿回去吧！這是我積下的一點錢……我沒用這個……老五不在……你們是艱難的呀……」

「不，不，這作什麼呢？我們自己能夠活……這不能！」她的眼睛凝定着嚴肅的光！她不來接取。

「噯噯！你還多我的心嗎？反正……」他又把這小包裹輕輕置在自己的身邊，坐下來，用手捧起自己的額頭；五嫂靜靜地看着他。

「……還多我的心嗎？你們……老五在着的時候……我不是你們自己家裏人一樣嗎？現在……我要這錢有什麼用呢？……還多我的心嗎？……也許吧……老五死了……我呢？……又是一個光棍腿！」

「這有什麼屁關係？光棍腿，光棍腿……」好像「光棍腿」這三個字觸到了五嫂更深的憎惡！接着說：「……誰不是人呢？我同你說過……有什麼要縫要洗的東西，只管拿去呀，和老五在着一樣……怕什麼呢？你是個窮人，我們也是窮人……窮人和

窮人交朋友，還犯天譴嗎？我不懂……」

「不是呀……」

金合悲涼地揮擺着自己的手，眼尾推聚着更多的紋皺，辛酸地低沉地顫着聲音：「不……不……是……呀……他們造謠言！惡鬼們！我真怕他們的謠言……放羊的孩子們全不寬容人！全是小惡魔！謠言會害了你……我呢……反正……是個光棍腿，跳河也沒有
人管的……」

五嫂的笑聲從鼻孔裏爬出來，有點金屬味。她重新又坐下，把兩手絞抱着膝蓋，好像極力在使自己的呼吸平衡。

金合的鼻頭和前額有汗的顆粒出來。他用自己的禿袖子來揩。

從林外走進一個人，圓錐形的草帽揮擺在手裏，肩上掛着步槍：一邊走路一邊嘴裏吹着快愉的口哨，每行一步，從上面漏下的太陽光要在他的身上變換着——

這是秋平。

金合慌忙的把手裏的小包裹，又送回小屋裏，安置着……

「秋平！五嫂先叫他。」

「啊！你也在這嗎？——媽的，天真熱他呢？」

五嫂用臉指示着，他認得出秋平揹的這枝步槍于五也揹過，她叫得出名字：

「這不是那枝「三八式」嗎？這槍的腔口真好！」

「嗯——還不錯！」秋平把步槍位置在妥當的地方，開始解脫汗浸漬了的衣裳。

金合從屋裏出來也給了他一條水浸過的黃瓜。

「怎樣，腫了吧？這個活王八，專能欺負老實人媽的……！」

還不到幾口，一隻黃瓜盡了。他望着金合：

「還有吧？」

「沒有了。只結三條，早晨我取下來，是留吃飯的，哪牠們還太嫩！」

秋平望一望五嫂；望一望金合，他無理由地聳聲笑了。笑聲幾乎是震破了靜穆的全林。

「壞蛋，你爲什麼作這樣鬼笑？——把槍遞給我……」五嫂從秋平的手裏接過步槍，她並不顯得吃力。

「小心哪，頂着子彈哩！」秋平拍着槍身說。

「噓！我玩槍的時候，你還太小哩！還不懂得這些嗎？」

她反覆的端詳着槍身。把子彈一顆一顆投落下來，又一顆一顆平整的壓進去。手指熟練而輕妙！槍的機件響着細碎有點破裂味的聲音。她把槍身暫時橫在膝頭上，忽然在她垂下的臉，接連地有着淚滴滾落下來，有的濺碎在槍身……

秋平正在察看着金合頭額的棍傷；五嫂的落淚還是金合發見的，他推着秋平說：

「這傷不要緊的，反正……幾天就好了——五嫂在哭哪！」

兩棵大榆樹相似菌類的大傘蓋，撐直着樹身，使上面的枝葉交搭着，像一座人工紮結的牌樓。牌樓的後方從那敞開的大門，可以看到第二道門，第三道門遮隔着的彫花的影壁。……爲了這影壁，裏面的景物便再看不清，只是一些縱橫屋子頂的瓦背脊顯露着。後面也還是樹……

門樓全懸着黑色的匾額，方尺大的金字湛着光！第一道匾額是「孝廉可風」，第二道匾額據道是「御」賜的了，平常總是蒙在黃緞子裏，非有家族大典，是不輕易見人。

迎着前門不甚遠的地方也建立着一個塗繪着硃紅色「福」字的影壁牆。圍牆一向是高峻，光潔的，一半塗抹着石灰，一半是露着虎皮石的本顏色，用石

灰勾劃成不同形狀的紋花。每個牆轉角高聳地修築着砲台，平常即是無事的時候，從砲台孔「洋抬槍」也是探伸着牠細長的頸子。在頸口上還寂寞地有一條紅布片飄擺着。紅布爲了風雨的浸食，快變成灰白。

牆頭上遍樹着有倒刺的鐵叉；門兩邊栓馬樁上幾隻驃肥的馬打創着蹄子，無聊地長鳴……正在上馬石上一對賭「五道棋」的砲手吆喝着：

「安靜點……媽拉屎的——該我先走——喊！沒聽見嗎？——這盤算起來……你輸五盤了……一斤肉——賤骨頭……」吆喝着的砲手，用手中的「馬棒」在那膘肥的馬屁股上抽了兩下。馬撐直了頸子閃避着，神經質地渾身起着顫抖。

「你輕點打呀！二東家看見該罵你了！」那一個砲手一隻腳踏着上馬石的一個級磴警告着他的伙伴。

「他媽拉屎的，一個馬養得這樣膘肥，不打有什麼用？」

「來……再來一盤吧！」

『不來了——他們快回來了……』

兩個砲手靜聽了一刻，除開村子裏平常固有的鷄鳴犬吠，孩子哭的聲音以外……什麼意外的騷動還沒有。

『二東家……真好興致哪！當那麼大的官……還要親自去看樹林子。』

『哼！二東家性子不好……當軍官……又打人罵人慣了……林子如果看不好，老

『金笛子』該倒霉了……不用弄個笛子瞎鷄巴吹……還吊女人的膀子……』

『他和于五的老婆……不清楚麼？就憑他……』

『別看人外貌不起眼，心裏可有花朵呢！——二東家最關心那片林子……將來分家也許要那林子……如果自己修宅子的話……』

村外有馬聲長長嘶鳴着了，也引起椿樑邊吊着的馬的鳴聲。這次那個砲手却不再吆喝牠。

『知會院子一聲吧，他們回來了……』

一個砲手跑進了二門，一刻又轉回來，在原位置準備着。

馬蹄雜亂而響亮地，由遠而近，蕩起來的煙塵可以望到了。先頭出現的是二東家自己的馬弁們……馬在門前空地上兜了一個圈子才跳下。過了一刻才是二東家和四東家，他們騎在馬身上指指點點地走着。二東家赤紅寬大的臉色更顯得赤紅黃色的軍服，金鈕輝耀着，長長的騎馬靴超過了膝蓋。

馬的鼻子打着唳啦唳啦的響，鬃毛紛披地抖擻着。

在後面靜靜地走着本家的砲手和二東家其餘的馬弁。村莊的人孩子，老太太……爭着跑到了臨街，觀看着，嘆息着……

『看人家吧！文有文，武有武；財有財，勢有勢……這全是咱們屯子風水哪！』老年人們這樣說，看着自己的兒孫：

『咱們的孩子……一輩子也不會出息到這樣吧？看起來也還得德行吧……』

『于舉人是積了德了……』

德德……

嘞嘞……嘞……

德嘞嘞……德嘞嘞……

青年人們嘴裏學着打小鼓的聲音走過去了。他們發見金合同秋平在後面走過來；「禿尾鷹」也緊跟在後面。金合的頭勾下着，他不向任何一個人說話打招呼，就連看他也不看一眼。臉上輕輕掛着一點血漬。

『金笛子怎麼啦？』一個年青的赤着背膊的青年漢子喊着他。

『金笛子，你這幾天，怎整夜吹起來啦？』

『吹的好聽真是好聽，像小寡婦上坟似的，叫人怪難受！』

『若不是白天要到田裏去，我真是拚一整夜不睡，聽他吹……』

村中的青年人全喜歡聽金合的笛子的。他們隨便在什麼地方也喜歡唱歌，聽笛子，打槍，唱山歌，擲骰子……這是這村中的青年農民們特有的愛好。他們不大愛女人，也不大愛飲酒或是什麼更大的企圖。他們喜歡復仇，受了欺侮，祇是喜歡去當「胡子」，最厭惡是到官場去打官司。他們知道到官場去自己總是吃虧的。勝利總是在像于舉人這樣門戶的一方面。

「只有馱子才和他們打官司呢！衙門口向南開，無錢有理也別來」……幹，就雙手換，不幹，就忍着……」這幾乎成了全村的信念！他們愛惜強的，也並不欺凌老實的。

「養兒要強，栽樹要樑，丫頭要浪，小子要闖。」

老人們教訓孩子們，也是根據着這樣的教條。

金合是外鄉人，所以人們全說：

「他是老實人，又是外鄉人，要高看他一眼哪！」

金合每次到村子裏來，孩子們總是繞着他；也許會罵他，他從來不生氣，搖搖曳曳走着自己的路。有的時候孩子們過度圍繞着他，他會說：

『閃開我……若不，我要用我的「嚎天狗」咬你們了……』

孩子們很知道「禿尾鷹」的厲害，只要金合輕輕「咻」一聲，手指一指誰，那狗就會奔過去。

『笛子怎麼啦！膜子壞啦！嗎響也不響啦！』

于舉人門前廣場上砲手們溜着馬匹，踏足磴互碰着，響出叮噹叮的聲音……
砲手們看見了金合被帶來，他們的心爲他寒冷，小聲地問着：

『爲什麼呢？惹二東家發脾氣了嗎？爲什麼惹他呢？當軍官的人！』

金合苗長的身子搖曳地走進了大門……「禿尾鷹」起始被阻擋着，爲了怕和東家院裏的狗發生衝突。可是終於牠還是跟定了自己的主人。

滿院飛騰着肉類，菜類的香氣。高聲笑，尖銳的女人們有些淫浪的笑聲，夾着鴉

片煙，紙煙，烈性的酒類底氣味，使內院外院游走着着的砲手們，馬弁們，全遭了迷惑！

『團長這位太太……是新娶的嗎？』一個砲手顯着鄉土氣謹慎地，低聲地問着一個正在吸紙煙的馬弁。

『就算新的吧！』他揚一揚眉毛，眼睛並不抬起來接着說：

『漂亮吧？』

砲手的臉有點發燃了，他沒有回答。那個馬弁並不在意這些，他貪婪地把一個半段的紙煙吸到了殘末，遠遠拋開了牠，把一口餘煙吹向了天空。

『「戲子」出身的，爲了她……團長花了一萬多……這傢伙……一當了太太毛病就大了！原先……唱戲的時候誰高興……他媽只要錢足些……』

砲手們對於馬弁們敢這樣侮辱太太，在他們很吃驚！

『你們怕她嗎？』

『怕誰？怕誰呀？吓！看在錢的面上就是了……幾天，團長把她玩夠了……』

甩，她一樣還是向這些人們叫老爺……不要看現在狐假虎威……這是平常的事
哪……」

一個老媽子把這個馬弁叫到內院去了。

那是一連三夜，五嫂的眼睛幾乎從深夜一直游動到天明！林中的笛聲也是一直起落到天明。在最後的一夜她聽得出這笛聲簡直是呈現了破裂沒了節拍也沒了曲調，祇是一些近乎慘厲的鳴響……沒有到天明就終止了。今天她得知了金合遭了更甚的毒打！爲了他不肯哀求。並且開始了理論，他又被二東家命令帶回了村中來……將來，不，卽是今夜他會怎樣呢！她的心臟遭了猛烈的砰擊，血管像破裂，所有的血液沒有節制，開始狂亂的愚盲地狂奔。愚盲中止了她的思想……每一隻手指全麻木了。

日間和平常一樣，她尾隨着牧羣，經過那林谷邊的林緣，黃昏的景物一如往常，祇是林端那塊石頭上不見了那個吸着菸袋的，古樸的苗長的人影。「禿尾鷹」也不見了。她把荆柴担停放在每日的地方，開始燥悶地擦着汗水等待。

整個的樹林靜着。所有的山羊，田野……也全是靜着……草間唧唧啾啾叫着各樣的蟲聲，被過去的牧羣擾起遺留下來的浮塵，輕輕消落。盤結在村莊上頭的藍色的炊煙，安詳的疎動，安詳的地攤展……幾千年幾百年這夏天的黃昏也許總是這樣度過着，湛金的陽光浸鍍着所有的山呀頂，樹林的梢杪，田野，和村莊……

一直到所有的汗漬被拭乾爽，從什麼地方飄過來一點風，身子的疲乏像減消些，斷了希望的她才把荆柴担又安置在肩上。這次她感到了這柴担好像增加一倍的重量，走起來的脚步也意外的遲滯。

——他，今天不在呀！

她從那次由林中歸來，知道了四東家三日以內要他串好了所有的樹，割倒了

所有的林中的野草以後，每次她總是這樣問着金合：

「你在串樹嗎？還是割草？」

他總是深紅着眼睛，不必要的笑着，擺擺頭。

「不是限你三天嗎？今天……」

「是啊。三天……」

「來得及嗎？我來幫助你……也許快一點？」

「你去幫助鬼吧！我爲什麼要幫助呢！反正……」

五嫂覺得金合的性格，有了明顯的改變，從他的眼睛裏可以看得出，他似被什麼不可見的火焰在燎燒！聲音也變得生硬和粗暴！她有時曾想要不再和他接近，把柴担一直担回村莊去，或是到河那岸去休歇……可是她還是要停止在這地方，好像這地方的地下面埋結着磁石，她的脚是鐵鑄的，一到這裏就軟弱！不能再多走一步。

今天她到家將安置好了柴担，在這洞一般暗黑的小屋一個角落裏，那個盲眼的老女人就向她說：

「金合被打了！還從林中帶來了屯中。」

「聽誰說的？」五嫂屏止着呼吸。

「秋平來過了……菩薩保佑他吧！這個可憐老實的人。」老女人說話的時候，並不停止她手中的佛珠底捻動。

她尋到了秋平！在尋秋平的途中，聽到街頭乘涼的人們談講着金合的名字，有時也夾雜着她的名字。在有點暗灰色蒼白夏天的夜裏，吸菸的人們的烟火，幽靈的磷光一樣，隨處存在着，閃動着……

孩子跑動着玩着各種遊戲：「捉迷藏，」「闖鷄翎，」最普遍的還是「官兵」和「胡子」們的衝鋒，或是黑霸搶女人，好漢營救……

飛飄着的山歌裏面，夾雜的也可以聽到這樣的，半唱半笑的歌聲：

大老金，光棍光，不出家，當和尚。

五嫂她是急速的走過着，好像怕這歌聲會遏留住她。

「爲什麼呢！打了，還帶回來？」

「爲什麼？你說爲什麼？」秋平斜一斜眼睛，半開着玩笑接了說：「也許這傢伙發了瘋！記得吧！我們那一天同在林子裏，勸過他，你走了我又勸過他……不要太執拗……不會有什麼便宜。他却只是「反正，反正」的來復的說……三天了，他一棵樹也沒串；一根草也沒有割……樹却被別人偷去了許多……」秋平使自己的手中的一塊紙煙尾巴摔拋在地上，好像什麼過錯全應該金合承擔。湛黃的腫球猛擊地轉動着，頭上的黃髮是稀疏的，每次那蛙形的嘴唇一開合，一雙特殊固大的板板的，像蝗蟲牙齒似的牙齒，便湛着光。

「他們今夜……還要打他嗎？」

「這應該看他們的興致了。二東家酒喝得過多，醉了，也許忘了。至於四東家也

許……不一定……他弔在馬棚裏，給他飯也不肯吃……他只是教人家不要餓着他的狗——啾……簡直少見這樣死腦瓜骨！」

秋平的義憤好像消平下去，他又點着了一枝紙煙，也遞一枝給五嫂：

「吃一枝吧！這是二東家賞的……從城裏帶來的，每人兩盒……我得了四盒

……聽說很貴重……什麼「王」牌，什麼的……我抽起來也不見得高妙在那裏

……」

「我不——他們就是因為這緣故嗎？打他，鎖起他……」

「別的緣故……當然還有嘍！」秋平收起那枝紙煙。他懷着毒意的，又向五嫂

笑了一眼。他好像飲過了酒：一股酒氣衝過來：「……講別的緣故……第一……這

是四東家的計策了……是要攆他滾蛋……十幾年的工錢……借個理由可以省

下……老東家有過話……不是要給金合一個老婆嗎？……四東家也不想這樣做

了……這也得費錢。主要的緣故……還是金合老了……如果到不能幹活的時候

怎辦呢？如果再給他弄個老婆……四東家是有心機，能治家；能守業的人，這一點早就算計到了。說到二東家……那完全是個渾——他好像觸了什麼忌諱，把自己的聲音鎖住，祇是用力的吸了兩口紙煙，爲了用力竟引起了一陣嗆嗽。

「二東家是好人……他不知道這些情由……他打他就是爲了被人偷了樹，問他他又是那樣倔強……其餘的理由我不想說了……」

五嫂當時還聽秋平講了一些關於二東家的新太太，怎樣的裝束，和是一個什麼出身。

炕一邊的婆婆在反覆地翻着身，摸索着臭蟲，詛咒着跳蚤和蚊蟲……也時時夾雜着「佛爺」「菩薩」一類的語句。

——他們該怎樣處置他呢？惡鬼們！

她的耳朵起着鳴叫，她疑心也許是金合被放回了林中，又在吹起笛子來嗎？她

不信任自己的耳朵坐起來靠近窗口。

整個的村莊不，這是整個的空間被軟膩輕鬆的黑色的絨毛填塞着。星羣們在藍色的天空陪襯下，更顯出每個自己晶瑩而堅實的小身子，是那樣毫不相讓的峻嶒的漾着愉快的光芒，針一般地尖銳着。空茫的犬吠聲，從山谷折回來飄散着。連接起來的山羣們，倨傲陰森而沉默……

那是胡琴聲，從後街遙傳過來。伴着琴聲好像有人在歌唱？五嫂記起秋平說過：

「……這個新太太是戲子出身……唱「花旦」……還帶一個拉胡琴的來……今夜也許唱呢……」

這琴聲激動了她，不能再安睡下去，就如每夜從林中發出來的笛聲。這琴聲激起她來的却是不能和解的憤怒。她摸索的穿好了自己的衣裳，用一塊布片纏好了頭髮，炕端的婆婆已經發着鼾聲了；她又把一柄于五遺下的短刀袖在一隻手裏。門扇是用不到開的，從窗口可以邁出去，院牆那是更方便了，門扇根本就是沒有的。

到什麼地方去呢？這樣深夜。起始她爲了胸膛內過度的悶漲，似遭了誰扼喉窒息的催促，她要到街上，河濱，山頭……無論什麼地方走走就好。現在她又不想到這麼地方去。後街的琴聲在吸引着她，她要去看看金合。

她相同一個黑色的幽靈！緣着人家的牆轉角走着……她的意念現在完全單純。

琴聲，歌聲；更清楚響亮了，好像還滲雜地騰沸着一些粗魯的笑聲。

她還沒有接近這宅院的外圍牆，已經聽到了有人在發問，聲音是熟悉的：

「誰——呀？」

「于五嫂……秋平嗎？」

「噓！這麼晚……你還敢來聽唱嗎？」

「哦……你能開門放我進去嗎？」

「這那成守夜並不是我一個……東家早就吩咐過了，夜間任是誰也不能開

門……」

房頂上木拆的聲音清冷地響着。

「怎樣了，他們打過他？」五嫂低低的說。

「沒，二東家將醒過酒來……大約是在吃煙，女人不是在唱嗎？我聽得簡直要迷呢！」

五嫂停止着不動，手裏的短刀，全有了汗漬。

「他還沒有吃飯？」

「他不吃……」

「我不能看看他嗎？」

「喂，喲，喲……你別鬧笑話了，這不是在樹林子裏……回去吧……小心明天
又要有生翅膀的謠言了。」

滿院輝映着燈火，走動着人，這像一個什麼節慶的日子，處處騰起着脫軌的笑聲。尖銳的，破裂的，孩子們驚覺後的啼哭……

馬房裏的馬也時時喧鬧着，用蹄子搔打着地……相互咬着脖子。看管馬的人也不再走來，大約是吃了過多殘剩的酒菜睡去了。

金合依着牆壁，頭勾着，坐在一隻木凳上。旁邊睡着「禿尾鷹」。從外面看進來，那是模糊的，僅僅是借了一盞小煤油燈焦紅的光亮閃動的中間，人還可以約略地辨別出那裏還存在着一個人和一匹狗。

他是睡着了嗎？他的喉嚨也許是睡着了！人問他什麼他總是沉默着，沉默得相同一個死屍。

每次有人走近金合，「禿尾鷹」總是敵意的翹起頭，眨動着發了紅的眼睛，準備着……

秋平走進來，嘴裏閃動着紙煙的火光。換了班了，肩上不再掛着步槍。他在金合

的旁邊坐下來，起始他是愉快的，帶着輕妙的情緒，要想來寬解他的朋友。當他一看到他這個屍身一般石頭一樣的人，他的愉快而輕妙的情緒，遭了熄滅；被鎮上了重壓，灰冷了。

『要吃點什麼吧？廚房剩餘的東西很多……要吃，拿一點來……事情是事情……腦袋掉了碗大疤……該吃該喝，還得吃喝……』

秋平用手摸一摸金合手上縛着的繩子說：

『我給你解開，鬆一鬆血脈好吧？渾蛋誰縛的呢？弄得這樣緊……』他開始在尋找繩子的紐結。

『滾開——』他終於說話了。頭直豎起來，像一隻要決鬥的雄鷄。

『解開，鬆鬆血脈好不好？心眼爲什麼這樣死呢？脾氣少執拗點，少吃多少虧呀！』

——五嫂來過了……』

秋平把嘴裏的煙火故意吸得閃大一點，笑着，細着眼睛，想在金合的臉上發見

點什麼不同的表示，可是他完全失敗。

『她要來見見你……我沒敢放她進來……你知道大門的鑰匙也不在我的手裏……咱們東家家裏的規矩……你是知道的。』

金合的頭早又勾垂下，他忽略秋平的存在，也似乎沒有聽到他的聲音。

『那女人……對你真是很有意思……如果……』

『你滾開好嗎？若不……』還不待秋平說完結了他的話……金合的頭又開始挺伸起來了。他斥罵着，這聲音是破例的粗暴。「秃尾鷹」的頭也跟着豎起。

『有脾氣不要衝我發呀！有本事……你應該衝他們——他指一指內邊的院子——我才佩服你——』

秋平響着鼻子走了。他遺擲下的烟尾，澀辣地交混着馬房內糞尿草料等的氣味，寞寂地燃燒。

整個長大的堂屋翻捲着鴉片煙，紙烟，菸葉……的烟氛；充滿着女人們的脂粉香和男人們夾着牙污的酒臭……胡琴的聲音已經斷下來。作軍官的二東家，胸膛裸露着，撐直了腰身，吃着雪茄烟，靠坐在地上一張檀木方棹的靠背椅子裏，手裏還在敲打着板眼，朦朧着眼睛，滿意地睨視着對面躺床上一個嬌小的女人——她正在凝神地和一隻小燈對面着，用饑渴底貪婪吸食着鴉片烟。直到那烟斗上的一個大顆粒煎燒殆盡，她的一隻白瘦的小手才停止了撥動；從鼻孔中有兩條富餘的烟條噴散出，像鮎魚的兩條軟鬚。

「團長，您還要聽一段什麼嗎？「起解」還是「葬花」？」

她的眼睛笑着，細媚的向地上的人們瞟了一下，接着第二個「鴉片泡」，又有
人給黏結好了。

「不聽了吧？四弟要聽吧？點一段……」

相形地，四東家是沒有二東家熟習這些部門。他所熟習地是怎樣向佃戶們收

租糧，管理砲手，長工……他感到了窘迫樣，紅着脖子和臉：

「不吧！我不懂……」

他不敢正面看一看這個蕩人魂魄的女人；也不敢正面看一看他的長兄，可是在心裏却是這樣責備着：

——把錢全用在這樣一個狐狸精的身上了！

同時他也妬嫉着哥哥，從作軍官那裏能學到了這一切，享受到這一切。

——我也作作軍官去吧？

這個意念的魔手，猛然地擒住了他。可是貪戀村莊，貪戀田園，貪戀一些佃戶們的尊敬，村人們的尊敬以及祖先遺留下的住宅的心，把這意念的手分解了。看一看那邊自己的兩個新娶不久年青的小老婆……也感到了幾分的滿足。

——左右是一樣的啦！只要有錢……知足常樂……

「你年底……旅長能到手嗎？」四東家似乎很關心着哥哥的官職。他搔一搔

頭皮眼睛細着。

「按理說……該輪到了！我已經跟了他們這樣多的年！」

「司令長官不是很歡喜你嗎？」

「嗯？大帥活着……也是喜歡咱們哪，可惜被炸死了……」

團長似乎被什麼感動了，他把烟灰磕掉，認真的說：

「今年秋天……我還要用幾千塊錢……把收進來的租糧多賣幾百石……」

四東家的頭重下去了。

「不要怕花錢哪！我的旅長如果到了手，幾千塊錢算什麼呢？要想賺大錢，就得

當大官……俗語說：「打大魚撒大網」……把地賣點也沒什麼啊……只要「司

令長官」在着……咱們的官還不是鐵鑄的嗎？你不要儘疼錢哪……」

「四邊胡子太多……收地租不容易呢！」終於四東家羞答答地說了，這說話

却引起團長連串的高笑：

「多雇三二十個砲手就完了！」

「嗯！一個砲手一枝槍，還要月錢加上……！」

「你就是計算着錢！」

最後他們又爭執到樹林。女人們似乎對這沒興味了，各自走散開。那個躺床上的小女人已經睡過去，閃光紅色緞子的衣褲，緊裹着她。小燈還在靜靜地點燃着。

最後爲了這「錢」的爭執，竟激起了弟兄們的互罵，在天還未明的時候，團長就氣忿的帶了他的小女人和馬弁回歸了城市。

早晨，金合被提在了四東家的面前，他是走步在平常和佃戶們會面的屋子裏。屋子靜悄的，除開秋平以外沒有別人，連那個尖嘴的管事也不在。

窗外的人們正在打着狗，阻止着，把門關起來，可以聽到狗在搔門扇的剝裂聲。

『二東家囑咐我……他沒工夫來處置你……你想要怎樣呢？你丟了那些樹倒霉的東西……還是那樣倔強……按理是應該送你到衙門去——你願意住衙門嗎？』

他的話好像舞台上丑角在獨白，空虛的笑着。金合的頭始終是勾垂着，他好像決定了什麼全用「沉默」來回答。他連要說話的意思也沒有，從頰骨，從嘴唇……看不出一些徵候。

『作東家的是知道你……人是好人……十幾年了……在我們的家裏！不過這是二東家的意思啊……他是作軍官慣了……性子暴……不比我……不要看我也打過你……可是你對我的頂撞我一點也不記着……如今這樣吧！已往不究……你還是好好去看管林子……丟的樹呢……』提到樹，他顯得躊躇了。顯着輕飄一點他踱了兩轉：『丟的樹照例是應該你全賠……這是二東家的意思……不能破規矩……我體恤你，就賠一半吧，那一半算我的……二東家將來知道再說。你今年

的工錢……大約也能夠的……帶他去吧……」

在秋平他們還沒有離開房門。他又叫住了他：

「這破規矩的事，你要記在心裏……不能同外人說……再有……再有從今

以後你不能再和于五的女人接近……你不能到她家裏去。知道嗎？她是個寡婦，是

我們族中的寡婦……他的男人又跟過我……外人傳說不好聽……」

早晨的霧氣，毫不寬容地用它那軟軟地不可捉摸的絨毛，把所有的空間填塞；把所有物體的形象也給了一件絨毛的衣裳。所有的聲音也全是長了絨毛似的噓鳴着：南山的牛羊，村中的雄鷄……人們早晨互相問候和戲謔愉快的笑聲，驢子們過度的大叫，好像宇宙又要預備變造了，把一切又開始重新溶解起來。

五嫂相同平日，經過村南的河正用清湛的河水，洗着自己的臉，梳挽着自己的頭髮，準備到山上去。她聽到從村中來的路上，有人脚步帶起來河灘上小石塊的碎響。接着一個稍長的起始完全像一個杆柱樣的灰影，搖曳地緩慢地向河邊移動過

來。還有個圓形的動物，低低追隨在後面：

『亂跑什麼啊？要準備叫那些惡棍們，咬掉你的鼻子嗎？累贅的東西！早晚……』

你不用滿不在意……『呸！我幹麼……』

人在連續地用有點悲嘆、衰弱的聲音空茫地在說向什麼。

長的杆柱一般的灰影和那個低矮的虫一般地灰影一齊停止在河岸邊。霧的絨毛在他們的週遭緩緩游過樣，溫柔、輕鬆……同時在不安的水波上，也有了兩條顫顫動動的模糊的灰影逆立着。

『是金大哥？』五嫂從對岸亢奮地叫着。可是沒有得到回答，祇聽到了涉水的聲音，人影在河面上顯得低矮了一點。

『不是金大哥嗎？』她更臨近一點：『他們放了你？早晨的水怪涼哪！你……』

金合好像對一個陌生的人一樣，向五嫂朦朧地望了一望竟走了過去。

五嫂的咽喉被侮辱封鎖住，她像被推在夢幻的深淵裏，不知道邊際在那裏，她

也尋不到能夠爬出這深淵的繩索，她凝止住，手足麻痺，望着這個飄浮的人影……
消溶在那貪婪的絨毛蒼白的巨吻裏。

——吓見了鬼嗎？他們打死了他，這是他的鬼魂嗎？莫非他們也打死了那狗！

她知道鬼走路是沒有聲響的，可是她聽到了他走路石子的響動，也聽到了他涉水……更是他那數責「秃尾鷹」的聲音，是那樣真切清晰和熟悉啊……他是人，他一定還是活着的人。

——他們沒有打死他！

她自己找到了解答以後，覺得自己確是遭了這個頑固的鰥夫底侮辱。她的憤怒填塞催迫她，她不能忍受，把自己已經流出來的眼淚，用衣角拭淨，節制着，不使再有繼續的流出。她要追上金合，他爲什麼這樣？她有什麼損害了他的地方？

——這不能，我不能忍受，我應該問明白這個頑固的人……

在于五那樣固執的性格，蠻大粗魯的身軀下，她也從來不肯爲了暴力和侮辱忍受過，在他們那充沛着愛情的魂靈交溶裏面，也常常固凝着自己的靈魂——那是屬於每人自己應有的一顆不爲任何所強迫，所侮辱，所消滅，所吞併的自尊的靈魂——爲了保持這靈魂不可磨的稜角和硬度，也常是和于五鬥爭着。雖然她是愛他的，她可爲了愛自動的粉碎了一切，但是她却不甘被別人所粉碎，所消滅……

從地上拾起鐮刀和扁担，她追着，爲了脚步過急，常常要激起河岸邊小石子的飄飛……

太陽腫漲着，沒有光彩，呆頭呆腦，好像一個棕紅色的大銅球……白色的絨毛，有些稀薄。人影在前面照樣是搖搖曳曳，相當一棵長杆柱，那樣標直，越接近上端越顯着模糊。

「哪金大哥……等一等……我要同你說話呀……」那人影完全沒有改變，照樣是搖曳，照樣是模糊；從什麼地方呢，傳出來一些高亮帶着潮味的笑聲，人們說

話帶着金屬的無顧忌的韵味。

「等一等呀……爲什麼你不等一等……」

這次人影却停止住；「秃尾鷹」轉着圓環。在臨近的時候，五嫂的脚步反是變得遲滯。

「什麼事？」金合的眼睛直直凝視她。從那眼睛裏她感到一點驚悸——那好像有無量的焰火準備着要從那深深地瞳孔裏迸發；同時牙齒也深藏起來，頰骨也顯露了。

「沒有什麼事呀！問問你……我們一同走着……走着說好嗎……」

白色的絨毛變成了濛濛的細小的顆點，浸濕着每人的臉。其餘的在他們肩並的中間和兩邊小心地游走着。太陽顯出一點光芒，淡淡地輝映着。

金合的頭又恢復了勾下……五嫂的頭却有點過度的揚起。他在她那發棕色的廣平的前額上投視了一下，他發見她的眼睛只是直直的看向前面。她的頭頂却

只能及到自己的肩頭——很輕快的他又把投視出的眼光收藏回來，像一個鳥雀那樣安息着，幾乎爲了一塊較大的石塊拌跌。

「當心啊！」五嫂一隻手透力地抓住了他的一條臂膊。

「喔……」他像是才從睡夢裏被驚醒，笑得很蒼白。把臂膊擺開，同時還斜出一點步子，故意使他們中間的間隔增大些。

「扶着你走不好嗎？」這好像又是一種侮辱，但這次却不如先前一次的那樣激蕩着五嫂的心。她接着說：

「扶着你走……你不是幾頓沒吃飯嗎……怕什麼呢……」她還要扶着

他，他却更斜出了一點，他們中間的開口便又寬大了一點：

「不，什麼？我自己能走……不比你軟弱哪……你……去割你的柴……反正

我還得活下去……怎樣也得活下去……一個人也是……打不死，餓不死……你

去……走你的……我要活下去呀……不能叫你們活埋了……不，一點也

不……」

好像第一次五嫂才發見了金合的鬚鬚，上面凝結着微小的水顆粒。她看着他歪斜着的步子，好像一隻失掉了尾舵的船投向前面。「秃尾鷹」把頭扭回用眼睛量一量她，也跟着顛着屁股跑開去。

她不再企圖和他說話，她尾跟着，那人影是狠狠地，超出自己的力量以外跑起來了！

在他跑着的意念中：他看見一個坑……人們新掘好的一個坑，是那樣深，那樣深……人們已經把鐵鍬準備在新掘起的飛溢着濃烈氣味的泥土上面等待着。于四東家指揮着，他的不祥的嘴唇時時有破裂的可能，他會說出一點也不費力的說出那個黑色的「埋」字來。他就會像一隻不被憐惜的半死的耗子，被拋進去，永久在泥土裏安息了。他經驗過這樣的埋人的故事，並且他還參加過這典禮，他記得清楚，當他們把那個耗子投下去時，摔出敗裂的重響，他們的鐵鍬是怎樣瘋狂的在

翻揚着，一刻會將這坑填平，並且還要高凸出來，在這上面栽上一棵樹。每個人全似參加一個光榮的，偉大的聖績！接着他們是把那個破壞族聲的女人，拖着，細綁着……塞起她能哭能叫喊的嘴來，用蓆子捲着，像捲一條蟲樣，把她賣到千里外。晚上在慶功筵上，每人全喝了自己量數以外的燒酒，他們尊崇這個主宰的人……那個方面大耳說話總是笑着的于老東家。

『不啊……不啊……』他破裂的叫着，沒入林中去。

所有的白色的絨毛，現在已經飄向了南山，在每個山呀頂，凝聚着，舒捲着，安詳地浮向了天空。

『不啊……不啊……』這叫聲一直是破裂着，響蕩着山谷，響蕩着林梢，消散在這開闊的河灘上的陽光裏面。河流好像也蒙到了激動，不寬容的浸食着對岸的河堤。

和往常一樣，每處山呀頂，散佈着牛羊，牧羊的孩子們和着鞭子，清朗的唱着村

歌，歌聲空茫地起起落落……

——這是怎樣了啊？他着了什麼邪魔嗎？他們用什麼藥毒害了他嗎？

她不再想到一些不必要的節目，她覺得她必得去到林中問個究竟；她不甘心這樣暗昧地摸索着忍受。

在她還沒有達到林緣的進路口，驀然是一種異常地難忍受的山梟似的笑聲，從林中破裂爆突到她的心；每個毛孔也好像被凝凍住。如果此時有什麼可以吃掉她的惡獸，從林中奔出，她會完全不能逃跑。

她看一看天光，天光是爽朗的。村莊的樹頂還盤結着朝煙，路上的行人，閃着光輝的河流，人聲，身邊的樹林，谷底小溪唧唧嚶嚶的流動……她透力的把手裏的鐮刀抓緊用來恢復這過度的驚悸。

在第二次這樣的笑聲蕩起，她覺得已經有點平凡了！連接地……這笑聲好像接近了她！她立起，颯急地一個毛毛的條塊從她的身邊擦過，接着隨伴着笑聲出現

的是一個人形。五嫂要吼叫起來了！那是使她過度的驚駭，她忘了逃跑，只是眼睛張大的對立着。這個人形向她發笑，掀着巨大的牙齒，身子赤裸，骨骼透露，手裏正在碎裂着一些布片一類的東西，隨裂隨在使牠們飄飛，向空吹噓……

『你你你你……要吞沒我……你你你……呀……鬼鬼！要吞我的工錢呀……』

……給我的老婆呀……給我的……給呀！給我的……我向玉皇大帝去告狀呀……我們手拉手去呀……』

像一隻脫敗了翎毛的鷺鳥，向五嫂這面直撲過來；「禿尾鷹」也馳跑着……沙岸上飛翻着烟塵和小石，人在旋跑向村中。路上的，田地中的，村莊中的人們，全爲了這奇蹟，這嘶聲，停止了自已。有的還在破裂的大笑！

五嫂的扁担丟開了，祇是手中的鐮刀還在瘋狂地舞擺；刀身颯急的閃着銀光……人的脚步漸漸緩慢下來，聲音沒有音韻了……

從林中，從田間，從道路上……像才覺醒了的狗子一樣的人們開始向這面聚

集了。砲手們提着步槍，青年的農民們，順便就帶着自己的工作用具——鋤頭，釘耙，扁担……嚷叫着：

『瘋子……打瘋子呀……』

五嫂跌倒下來，從鼻口，從嘴周輕輕掛着血沫。瘋子高笑着，他並不傷害她。青年的女人們也趕到了，當他們從人的空隙中看見這個細頸的脫了翎毛完全赤露着身體的鷺鳥；她們站開了，彼此臉色紅紅的唾了一口表示喪氣的唾沫。

『網住他呀！上手網住他呀……』

人們叫着，推擁着，但是却誰也不先來動手。他們看見那瘋人手裏閃着銀光的鑷刀警戒着自己：

——這不行啊，他瘋了……

『……到玉皇爺那裏去呀……起來……到玉皇爺那裏去，我和你拜天地呀

……哈哈……我找玉皇爺去嘍……』

鐮刀向人們的一面盤旋過來了，人開始閃開了路口。笑着，跳着，揮舞着鐮刀，向村中奔去了。

「他一定去尋四東家呀……」
砲手們開始着驚慌。

四

山脚下的河兒流的淙淙響，

樹林中的笛聲已經不是往常！

這裏曾有一個孤獨的奴隸者喲，

從夜深……歌唱到天光！

田野上莊稼的穗頭像初成熟的少女飽滿鮮明……靜靜蕩在中秋的晚風裏，
努力傳播着表現自己成熟的帶着乳香的氣味，期待收割人們的臉上表現着安詳；
一種期待獲得的觀欣……在隨處泛溢有：

『要全是像今年這樣嗎……捐稅再重一點……也將就啦！』

『是啊……要像這樣的年頭……東家的糧租……也不用揹着槍砲來要了

……我們早就送上門去……』

『……左不過全是年頭趕的吧……』

平常不大說話的人們，現在也要相互地尋找一些不必要的語句來交談。

從林端每日黃昏走過的牧羣，每個牛，每個馱子的毛片，全有了緞子似的光澤！羊們在夏天剪斷的毛梢，現在又在茸茂起來了。在每隻羊的背脊上，染漬着一朵有顏色的纓穗，像一些大的不相同顏色的花朵，也顯着鮮明了。有了身孕的母羊，不避羞恥地扭擺着自己的肚腹。

大老金，
噹哪，

于五的老婆遭了殃！

大老金好傷心

沒撈着老婆呀……貼了金●

唏唏……

哈哈……

一直到引起了林中狼一般的回罵，孩子們才滿意地笑着，大家甩着鞭子……接着還是唱。及到他跛出了林中，孩子和牧羣已經渡過了河流。隔着河流，也還是聽到了孩子們滿意的笑聲。

他切動着牙齒，如果他可能，他要把他們全裂成碎碎的條片。不能了！現在他已經是一個跛子，腋下裏多了一條拐杖。

晚風拂擺着他四垂的頭髮，常常迷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更顯得赤紅濁混，每一次嗥叫，每一次暴怒，模糊的時間總要更增加一些。

● 這是土匪隱語，即受槍。

田野上植物的影子向他的身上倒過來；他的影子便更伸長的倒向了林中……

……人的身子一半渲染着近乎血色的陽光，在林緣小堤上，一隻腿直立着……

除開增漲一些雨水，小溪的流聲依稀照舊。天邊的羣山也照舊……金合曾在這樣照舊的季節，照舊的黃昏，照舊在這晚風送着初熟莊稼的乳香裏的迷惑中，悄悄地注銷了他的一部生命和力量。

五嫂每日放置過柴担的地方；他每日曾在那個平石上吸着菸管；等待着她；目送她蕩過河流，影子沒在村莊的樹蔭裏。那幸福是藏着甜味的，快樂也是藏着甜味的！現在却倍增的變成了苦澀和焦煩！他移動到五嫂慣常駐留過的地方，用手裏拐杖打着，擣打得石子全飄飛了；他又到自己曾坐過的石頭邊，也用他的拐杖來擣打，一直到拐杖剝落着白色的細末，拐杖遭了摧折，他覺悟到離開拐杖自己再不能自由的回歸林中，他哭了，他抽搐得像蟬一般地啞了聲音。

「秃尾鷹」從村中踱回來了。牠近來更瘦得骨骼透露！爲了到村中尋些什麼

來吃，爲了村中的羣狗歡喜欺凌孤獨的陌生者，對一個在企圖分食的賓客，他們常用牙齒來招待……爲了這，牠每次總要脫落着毛片，或是跛着腿脚，掛着鬥爭的血漬歸來。在歸來的時候，牠安靜的珍惜的把這血漬舐得乾淨，明天如果主人還是把牠遺忘了，牠還是悄悄的走去悄悄的轉來，舐着新的血漬……

牠嗅着金合的週身，用爪子輕輕搔扒着他的身體，叫着 *shish* 的聲音。牠的一隻耳朵今天被裂開了，新紅的血液還在忙亂着滴流……

滴落的血漬已經染着金合的臉，滴遍他的週身，他還是無停止地抽搐。「秃尾鷹」走了兩轉，牠靠近地也伏在主人的身邊。

遠處的池塘，林中，溪谷近處的蛙們，起始是等待的，酬答的，似在彼此講着禮儀似的叫着。後來便不再這樣客氣了，也不再拘着韻味，只是一片的哇……鳴。

星河開始慘白，天空是那樣的顯出了增高和多星。只有他們才永是完全冷酷地臨視着生物們的苦痛和災難，無所動的眨着牠們包藏着譏笑和災害的眼睛。

遠遠在村中騰沸的人聲，比較平時好似多了些。小孩子吵鬧的囂聲，却似減少下去。

河灘上石子擊撞着石子，發着吃噉吃噉的碎響，是有人向這邊走來了。「禿尾鷹」直起了脖子。

送情郎……送至在……大門西……

大西門呀……抬頭看見一個賣梨的……

肚子軟……身子虛……耶呀……你可喫不的……

德啦啦……德啦啦……

德啦啦……德啦啦……

……啦啦啦……啦啦搭……

閃着小小的烟火的光亮，人唱着，合着聲音沒向林中去了。「秃尾鷹」表示着存在似的吠了兩聲。一刻代替那——德……啦……的聲音，却是漸來漸擴大起來的喊叫，聲音後來近乎有點撕裂：

「大老金，大老金……狼吞了你嗎？」

人向狗吠的方向走過來了。烟火一閃動，一閃動……看得出有點發紅的顏色，這是秋平。

「秃尾鷹」勉強搖着歡迎的尾巴站立起來，牠舐一舐他染着油味的手。

「你受罪的爺爺那去啦？」他問着狗，狗却祇能再搖搖勉強的尾巴。石塊傍邊又起了一陣猛烈抽搐的聲音。

「老天爺！你怎麼跑到這裏來扒着狼會嚼碎你的骨頭呀……！」

他試驗着把他扣在地面上的臉翻轉來，可是沒能夠。他劃了一根火柴，發見了身邊折碎的拐杖：

「呸！真是鬼鑽入了你的鼻子……碎了牠……你爬着活嗎？」

他聽一聽，他已經不再抽搦，他把肩上的步槍脫下來，妥當地安置在石頭上，重新燃了一隻紙煙，坐在石頭邊。他思索該怎樣把這執拗的廢物弄回林中。

「你還在記恨我……？！噯！那時我真……渾迷了心……他命令我……我就開槍……就這樣模模糊糊把你的腿打……傷了，事情過後我也清醒了……你的腿也傷了……我後悔能怎樣呢……？」

「滾開——我拿石頭敲碎你的狗腦瓜骨……」

他的手相同兩隻蛙脚，身子遭了懸空樣在尋找着，撥動着……

「咱們是老朋友了！今天你容我把幾句話向你說完……明天我就不再來惹你了……你，你再想見我……恐怕也不容易啦吧……你知道！將軍們全跑了

『……二東家也跟着將軍們跑了……「東洋人」已經佔了省城——』
秋平努力使自己的煙火閃亮了兩下，在月光下他看見金合的頭揚起着，相似一條挺起胸膛的烏蛇，眼睛不動轉，頭髮分披……

『今天晚上……四東家特意殺了一隻過節用的豬……把炮手和隣近地戶們也全請了來。他大約聽了風聲……說有幾夥「柳子」（鬍子的隊伍）在惦念着他……他說二東家和將軍們並不是跑……是到……什麼地方搬救兵去了……他勸大家伙要同心合意保守這個村莊，不要叫胡子攻進來……他說……他是爲了全個的屯子……並不是爲了自己……最末尾他自己提出把今年的糧租減二成收……砲手們每月加一元五角錢……飲食也加料……他還說二東家和將軍們……不久就會回來哪……』

『你摻起我來——慢些啊……疼！疼！疼！好了……你說下去吧！』
他們並肩的倚靠着，秋平遞一枝紙煙給他，他拒絕了，他好像又觸起了什麼激

怒：

「吓……這是鬼的東西……」

「噯！馬馬虎虎吧！什麼神的，鬼的……這眼前……說不上還是誰的呢——我

告訴你，我要走了——」秋平又把那一枝紙烟點起來自己吸着。

「誰？你要走幹麼去呀？」

「不要喊叫——幹的事情多着哪！我要去掛個「柱」……」很平淡的，如果在日間可以看到他那蛙形的嘴唇是怎樣裂開着……他的湛湛金色的瞳球是怎樣轉着……

「你，你不是和……那個娘們子很……很好嗎？扔下她？」金合好像是過度費力，過度腫脹的說着。

「哼……哼……那樣的貨……還值得留戀她對咱們也不是真心……無非看咱們身體壯，年紀青，于老四又顧不到她，拿咱們解解悶就是啦！像于五嫂那傢伙

世上能有幾個！

立刻是一個長眉斜眼，濃密密的頭髮，堅實的而不甚高大的身軀的女人向他們走來了。那裝點在那有些天花斑痕棕黑色的臉上，嘴唇充血得像一朵初放的雞冠花，無論是對於什麼總是笑着的。對於一個鄉鄰；對於一個陌生的乞討者，以至一隻野狗……

「你到她的坟上去過嗎？」秋平推了金合一下。

「我不能啊！我幾回試驗着想爬上那個山坡，但是我不能啊……疼楚和無力傷害了我……一次我是滾下來了……傷口跌破了……」

「我今夜和你去——我還給你帶來了一點酒和肉……放在屋子裏……走吧！我背着你，到林中……再砍一隻新的拐杖。」

金合的頭又勾垂下來了。夜風輕輕拂蕩着他掛下來的亂髮。

銀灰色的夜還未完全規整的月亮擺脫着所有的雲圍，冷冷地升起着，爬過了山，爬過了林梢……人影搖動在地上。

「禿尾鷹」吃了人們殘餘的飯菜，現在牠顯着過度的快愉和不安了。牠跑出去，又跑回來，又靜聽一刻，又圍着人跑着圈環，好像牠發見了一隻兔子，又像在撲捉月亮，捕捉地上的草影……一刻又向遠空吠叫幾聲……

『安定點吧……流氓！』

吃過了酒金合的身子好像感到輕快，他依仗着新的拐杖……時時要擺脫秋平的扶掖說：

『讓我自己練習着走吧！不練習不行的啊！』

『吶！看你自己的……要小心……』

秋平在他的近邊，他吃驚他是走得這樣自由和輕快，他叫着：

『你簡直是好了呀！行啊！我們可以一塊去幹了……你再安心養幾天……』

金合停止在坟场的近傍，拭着臉際的汗漬。當一股荆條的苦味浸到他的鼻邊時，隨了這苦味帶來了是一種貫串全身的顫慄！帶來了是一種新的疼楚和疲乏！他艱難的，勉勵的好像是用盡了所有的力量，才把自己移到了五嫂的坟前。他顧不到草間的露水浸濕他的褲子，他攤坐下來了。

秋平把帶來的紙箔燃着，傾了所有的殘剩下來的酒漿在正燃燒的紙箔上面。火焰立地顯出碧綠色的擴大和升騰。

整個墳場，整個的人心……全被寂寞佔據着，被這銀色的夜佔據着，被幽靈的陰影和死的氣息佔據着，充塞着……

坟場位置在一片接近山坡的谷底平地上，叢茂的生着蠻野的荆條。一些身枝不規整而又很瘦瘠的山榆樹，在日間看來那葉子已經顯得一半殷紅了！

每個坟頭高高低低，暹露在叢草和荆條的間中，像一些脫了髮的人們的頭顱，顯着貧瘠和衰頹！

五嫂的墳頭，土色還沒有變。也生起草的絨毛，與五嫂並列着的是于五的墳頭。那上面的草正相同他生前自己的鬍鬚一般繁茂。

人，只是默默地相對，全把眼睛投向那快燃盡了的紙箔堆；臉色從焦紅轉到了灰白，慢慢有陰影出現了——從林中的方向，有梟鳥笑着。金合的頭從掛下輕輕抬起了一些。

「這些不祥的東西，總是死不盡啊！每夜，每年總是報喪似的笑……如果

「我不信這些……那麼，牠笑得我不耐煩了……我就打死牠幾隻……如果我要是住在這樹林子裏——你不是有一隻打鳥槍嗎？」

「我從來不想用牠呢！」

「你試着用用看，打死幾個就少幾個……老——金人真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哪！現在我看到了于老五的坟……哼！早晚……還不是一樣……你知道

……他是多麼結實呀！像石頭一樣，他爲東家那樣盡過力……我呢……今晚我看
到了這墳……」

秋平由依臥在墳上的姿勢，坐直了，把步槍橫在膝頭上說：

「這枝槍，我真愛，我一定要帶走牠……不是嗎？于老五也用過牠……喂！不

要「死幾百列」儘搭眼淚了，人死了就死了吧！活人不要爲死人哭死了！按理五嫂

這樣女人……是值得哭的……在臨死的時候……還那樣關心到你……「喂！」

秋平的頭仰着望了一刻月亮，也勾垂下去了。

「禿尾鷹」搔刨着，嗅着，沿着所有的坟頭。

「她臨死的時候……還說過什麼關於我的話嗎？……你爲什麼不多說給我

一點？」

「你這人！」秋平抽出兩隻紙烟又遞給金合一枝：「抽吧！沖沖寒氣，這個烟是

我自己錢買的……你這人……因爲我開槍打了你，你就把我當成仇人了……其

實……我們弟兄遠日無仇，近日無怨……我就是打死了你……我有什麼好處呢？第二天我要來向你說說我的不是……你罵我……要擲石頭打我，那時候你還是瘋得很厲害……爲了這，我雖然來……也不敢提什麼……那時候她……病得正利害，不斷的吐血……」

「我殺了她——」金合的聲音過度的微弱，身子伏到坎脚下，拍打着：

「你還多麼年青啊！我殺了你……」他忽然聳起聲音大哭着。

「你……你不能這樣啊……村子裏會聽到……你趕快地給我止住……沒聽見嗎？止住——」

金合的哭聲是奔流開的水，沖洗着一切，湮沒着一切，秋平這樣小小的聲音會中什麼用呢？他只有退讓地看着。

村中激起了狗叫，村端的山頭上響了一聲沉悶的烏槍聲。這是守望的砲手和佃戶們，表示他們是在清醒着。

「……她被抬回去，血就沒停止住，村子裏在那時簡直是被你們鬧翻了……」
她死的時候還說：「金大哥怎樣了啊？他瘋嗎？他們會像一隻瘋狗那樣打死他吧？」
接着濃濃的又吐了兩口血，喘息了一刻又說：「打死也好！省得零受罪……人世上
……好人總是受罪的……」她一直到死，也是清明。她只是向她的瞎婆婆說她很不該這樣拋下她，有點不甘心……她還說必得把她埋在于五的坟邊……最後她給你一句話……就是如果你沒有被打死……應該去尋她的哥哥。」
「叫我當胡子去嗎？我不能……那不是正經人幹的……我不能。」這次金合的頭却挺得很直，堅強的搖動着，用手裏的拐杖焦急地打了地皮一下。

秋平不看他，把紙烟閃亮的時間拖長一點，使肩頭聳一點，身子微向前傾側：
「對……我知道您是正經人……那肯當胡子呢？那是多麼不體面的營生……」

「……還是在這裏看林子吧……等死了就埋在那個小屋子裏……吓！人家也許教你埋吧——」

出乎金合的意外，秋平把不能再吸下去的煙尾巴，用着大力相同拋着一顆彈子，閃着光線，遠遠地投開接着站起來，抖一抖身上沾惹的碎草，一面順理着槍背帶，把步槍以一個隨時可以射擊的姿式安妥的掛在肩上記：

『怎樣回去吧……夜太深了……我還要攤一個崗班……告訴你的話……』

就是這樣了，記住！不準同誰說，我走了以後，也不許說，一直到你死……如果我以後知道你說什麼……隨時……記住……隨時我能來……』

秋平拍一拍步槍的托柄：『牠是不懂交情的……』
他蔑視地向金合坐着的地方遞下一隻手來：

『起來……怎麼不呢？你要在這裏守到天明嗎？還是想和死人併骨知道嗎？像你這樣……哼！難爲五嫂……怎麼看中你哩！現在……不嗎？好，我要自己走了……』

金合絕望的看着秋平沒有留戀的背影，穿出了荊條叢羣，低低爬向了對面的山梁，在山梁上微微一停留，便消滅了。

「秃尾鷹」也爬起來，來幫同金合張望着……

銀色的夜蟲子們隨處淒惘地呻叫，整個的宇宙好像永久被這銀色所凝結所鑄成。也好像永久要這樣沒有變更地安排下去，一切全適宜，全得當！

『秋平！秋平！』他明知這叫聲是無望的，秋平走得是太遠了；一條蛇響着草聲爬近了他，他叫着跳起來……『哦……』

蛇是輕快的無所見地爬過去，沒向了草叢和荊條叢的深處。他眼看到的那不甚長大像是塗了油漆發亮的輕靈的身體，昂着頭，他的身上激起看憎惡的痙攣。他不想再在這裏停留下去了！雖然他曾決心過，要一直守候到天明！

他現在疑心着每處的草叢裏，每叢的荊條根下……全似有着許多大小不同的蛇隱藏着，盤聚着，電光般地伸展着牠們的惡意的舌子。他的神經好像又要破裂，一閃間地好像又停止在林邊，向五嫂笑着，追趕着她，一直到于四東家漲紅着臉，跑着，指揮秋平開了槍把他射倒在地上……昏迷過去爲止。

他拾起拐杖，連裝過酒的那個瓶子他也不顧拾起來，還在喊着：「秋平秋平，秋平……」跟着秋平踏過還不久的脚印，也爬上了對面的山梁，「秃尾鷹」跑在前面。

秋平走了，如他所說，是帶了那枝他所愛的步槍走了。

當夜間可以聽到有馬蹄的響聲，細碎的沿着山脚，沿着林緣響過着……每夜的槍聲也比從前增多，從四處空朗地起着鳴響。

平時在街上再看不到于四東家搖擺的身影。這林中他也不再來。老年人們臉上的縐紋加着深……在每人的心上好像全綑緊着多條敏感的箏絃，只要有一些風的騷動或什麼震蕩，牠們就會煩亂的嗡鳴……這嗡鳴相互感染着，從一個村莊到又一個村莊……從嗡嗡到蠢動，相同林鳥們在遭到了鷹梟們的襲擊：嘈雜，吵叫……不容易馬上歸復到安甯。相反地，一些青年們，以及窮無所有的漢子們……却

顯着不平常的高興，在田上收割莊稼，鏟刀揮擺着，講着，響亮地，像有自己情人在聽着那樣無疲倦的唱着。……秋平的走，更是帶去了步槍，這對於青年們好像帶着倒刺的鈎，誘惑着鈎緊着每顆青年人們的心！他們現在對於村莊好像馬上感到了隔離和陌生，脚下踏着泥土，也不再香味迷戀着他們。有的，那只是相同在掘挖到五嫂坟墓時候那樣，嗅到死般的泥土的氣息……

在中午，他們休息在地端上樹陰下的草堤上，看見了金合向他們這面走過來：『喂！那傢伙來了，我們來和他玩笑一下吧？……看……越來越添采……還駕了拐哪……』

『不要惹他……發了瘋病……那是不好辦哪……』

『瞧這傢伙……瘋得更不像孩子樣了……大約……于四東家打不死他……自己也快了……』

『四東家……現在還顧得打人哼……他和秋平很好……他一定知道那小

子……去掛那個「柳子」……」

「喂，金大哥……坐下歇歇腿……」

「不啊！」在他過去以後，人們開始騰起了笑聲，他並沒回頭望一望。

在村中他遇到所有的人，他總是很快的走閃過去，「秃尾鷹」時時在顧盼着，似在防備着時時可以來襲擊牠的敵人們。牠的耳扇不能再長合了。

「喂！什麼事？老金……」

牆頭上，屋頂上抱着槍的砲手們笑着盤問他。

「去說……我要見見東家……有話向他說……」他看着平常木造的門扇，

現已完全釘好了鐵葉和尖釘，……他曾用鑷刀砍傷的門柱，那傷口已經不甚鮮明了。秋平就是從那個垛上把他射倒……

「這回帶的是什麼刀呀？」一個年青的砲手嘲笑他……還是沒有人來給他開門。熟識他的人們說：

『不成啊……過幾天你再說吧！現在東家誰也不能見……知道吧？秋平……』

『好好，我不見他了。就請你們同他說一聲吧……就說金合說了他的十年工錢，和你們老子答應給娶的老婆……他全不要了，給你們子子孫孫留着享福吧！樹林子的樹也長大了……你們留着蓋樓蓋閣吧……他走了。——你們照這樣說吧，哥們，我們再見了！』

人們監視着這個幽靈似的人影，轉過了街角，彼此的說：

『瘋病又犯了啊！』

好像度過了悠久的歲月，今天金合又來到于五的家裏。在他還沒有走進來的時候，他曾經遲疑地走了兩轉，坐在門前的石塊上休息着，思想着。他不相信他的朋友們已經死掉，他以爲一刻于五會扯着粗魯的笑聲從外面走回來，或是五嫂從門內走出，正好看到他……他是應該那樣不陌生的和他們說着家常話，一同走進吃午飯……

除開隔鄰雄雞宏亮的啼鳴以外，幾隻母雞在隨處搔刨着食粒以外，什麼聲音也沒有了。人們全紛忙在田野裏，往來於田野和村中的道路上，禾場上，菜圃中……

「媽媽睡午覺嗎？」他輕輕叩着窗台，從窗口可以完全控制地看遍這房中

——一切還是很規正照舊，祇是在屋角那個紙製的佛龕，被夏天雨水淋染得有些難看。于五從城市裏照得的一幅照片，還是無變更的釘掛在牆壁上。

「媽媽……」金合又輕輕叫了一聲。

「誰呀？」摸索地老太太從炕端的一個角落裏現出。她那已經沒了牙齒的嘴唇，蠕動着。

「我的聲音……你老人家聽不出麼？」

「啊呀！孩子還是你呀！……你在那裏……在窗外站着？嚶嚶！我摸不到你呀！你進來呀！我長久不見你了……我現在簡直是在井裏活着呀……」

金合看着這個老年人忙亂地尋找着自己。那枯白的，只有皮膚，筋絡連結着的

手指，神經質地顫動伸屈着……同時在那已經絕了生機的眼槽裏，泛着一些濕潤：

『不用摸了哪！我就坐在這裏，這裏……』

金合用手拍一拍自己坐着的地方；「秃尾鷹」開始在院中作着巡行了。

『他們全說你瘋了！你好了嗎？爲什麼，怎樣瘋的呀？』她摸到他坐的地方，扯住他的一隻手搖動着。另一隻手在腕子上把捻珠取下來，捻轉着說：

『阿彌陀佛！菩薩是有眼睛的呀！』

金合從懷中摸出了那個皮面已經擦破了的小包裹，反復地在手中凝視地顫轉了一刻——他清明記得當把這東西給五嫂時，他是怎樣地遭到了拒絕——而後扯過了老人的手說：

『媽媽，把這個……收起來……』

『什麼？你有什麼要縫補嗎？』
『你的五弟婦，死了……我是沒有眼睛的人』

『……你可是求我轉託別人嗎？』
『啞呀！無家無業的人……菩薩總會保佑你的……』

「不，全不是……這只是一點錢！」他把老人的手掌推開，同時硬她的手指，握好了他的心開始有點酸痛！

「錢？」老人冷凝住了，疑惑的說：

「做什麼啊錢？」

「隨你老人家作什麼吧！」他從窗台上移動下來，準備走了。

「你？」她遭了衝激，手指顫出不能克制的顫動。

「我沒有用了……我要走了……離開這村子……逢年遇節……把這點錢就算給死人們買些紙箔燒吧……也不枉朋友一場……」

提到了死人，死人是一條沉重的有刺的鐵鏈索，絞着他們的心，絞出他們的淚，絞止了他們的聲音！金合抽咽着摸索着拐杖，他不想再在這洞窟裏停留下去，他也不想再用眼睛觸一觸這周遭的所有，他說：

「走了，天保佑……我也許再看到你……」他沒有聽見老人的回聲，他也沒

有再回一次頭。

重新經過來時地端的草埕上，人們開始到那邊地端去收割了。他稍稍一停止，想要和他們話一聲別，可是工作的人們並沒有誰向他回頭看一下，只看着他們的鐮刀閃着光亮，紛紛地高粱的林羣被橫倒下來。

在他已經走得很遠了，他才聽到後面有人喧笑地喊叫着，聲音是從正割着高粱的人們中飄播過來。

「老金……老金回來呀……給我們吹一段笛子聽聽呀……老金……」他停止的向他們望了一望，表示不願再回去了，用手臂揮揚了一下。接着聲音又起了，但他不再停止了，喧笑聲激惱了他。

照常在黃昏的時候，牧羣經過林緣，牧羊的孩子們遠唱着使他氣惱的歌，歌調又變換了：

他一任這歌聲帶着喧笑在林外飄揚，今天他却不再氣惱了。他在這林中每處巡尋着，似乎向每棵樹告着別。也常常喃喃一些模糊的聲音，撫摸着，拍打着每棵長成的樹身，搖動着小樹們苗細的頸頸，一直到昏黑……

他把那枝打鳥槍拿出來，試驗着要打死一隻梟鳥，作一個決心的紀念。鳥槍的膛腔，已經作了蜘蛛的窩巢，生滿了紅的鱗片。他嘆息地拋開了牠，自語着：

——不中用了！

他看着那些寂寞，凋殘着的花朵。小草坪上已經被紅的，黃的樹葉們睡臥着，他知道只要他一離開，這一切全會完結！這裏會被牧羊的孩子們完全摧毀，山羊會吃盡了他所手植的花朵和草枝……牧牛們會翻倒這籬牆，滾落這塔石……爲了風

雨，他曾住過的小屋會變成一片灰色的泥堆……啊！這全是自己的辛苦和力量的積累，牠們和他已經結了生命的默契！

當天東發白的時候，殘破的月亮還掛在天西，他終於使他那十年前掛在肩上的，用兩個Ω形的木頭夾起來的行囊掛上了背。如今他微微感到一點沉重。

晨風清爽的飄吹着，他爬出了林緣望一望，停在土堤上立了一刻……便沿着出谷的小路向北又轉向東——他的心是空索索地，像所有的臟腑全遭了洗劫；也許是全部遺落在這林中！他把誰全遺忘，把什麼也全遺忘，也好像他昨天才來到這村莊。一個初來的流浪人，對誰全陌生，對什麼全沒有關係，住宿了一宵；早晨又來走自己的道兒。他十年前的記憶是清楚的，那時是從村莊的西端走進來的，那是一個春天的黃昏，一切正是滿鑲着太陽的金光。他的影子也是那樣拉長着……而這是一個秋天的早晨，沒有光，也沒有影子，祇是一片灰……

行路的腳，起始是不準確了，過了一刻試驗着不再用拐杖來幫忙，也可以走了。

不過當他爬上了山崗，投入了大路，汗水已經浸濕了他的前額和周身，投到一塊石頭上坐了下去。

「唔！你也來了嗎？」他好像把「秃尾鷹」也遺忘了。牠向他擺了擺尾巴，一點笑意掠過了他的眉端。

那蝙蝠一般爬伏着的村莊；河流的身子更投向北，相同一條水銀流鑄的蚯蚓，光潔曲折從對岸彎了過來，牠到了這岸的山脚，又開始去掙扎，牠一直是在追尋着什麼似的，固執的爲自己的出路靜靜的鬥爭着。

道路伸長着，相同一些綿延不絕的寬闊不同的布帶，連結着每個遠近的村莊，通過每個山……在道路上漸漸出現了活動的黑點：人們，驢子，從村莊湧瀉出來濤沫似的牛羣羊……

這一切他又重新觀摹了一遍，好像這一切今天才存在，才在他的感覺裏有了位置，才有了意義……但是他不再看一眼那山脚下鬱茂的樹林，和那山脚的牧場。

他好像沒有什麼改變，也沒有什麼增多和減少——除開增添了一隻禿尾狗，一個旅伴；頭上一些白髮和臉上的紋溝加多加深了以外——一如十年前。

『走吧！流氓……』

他拍一拍狗的頭頂，又重新站立起來……

一九三五，十六。

馬
的
故
事

—
在
滿
洲



不錯，村中誰全知道楊德曾有過兩匹馬，全是在將軍們和將軍們爭雄打仗時被官家徵發去了。——現在這應該是第二匹：

那是一匹栗色的，鼻額上生着一片角形的白色毛的牝馬——他就管這白毛叫作「星」。他常是詛咒這片不喜兆的「星」。——四肢很好，尾巴也好，長長的快拖到地，鼻子還有點拱起的樣子，他就管牠叫「鷹鼻姑娘」。他相信有鷹鼻的馬有力氣，但是他却厭惡那顆「星」。每次他一摸到那鷹鼻：

「噢，多麼好的鼻子啊？」接連他看到那顆星，他會吐一口唾沫在馬的前額上：「呸！什麼鬼！偏叫在這裏生一片白毛……」

每次經過人多的地方，如果他要牽着他的馬，他必定要停止下，好聽取別人對

於這畜生是不是還能說出更好，更新鮮，更特別的讚美言詞。

『這真是一匹好傢伙呀！』

人說着，同時會用自己的大手掌拍一拍牠的背脊，這樣是表示他們的人情，不這應該說是村中人彼此的責任盡了。人爲了使主人更歡喜一點，常常是笑着的。待到這畜生神經質的爲了拍打而走開幾步，別的人會說：

『看吧，牠比一個姑娘還害羞咧！該生一個駒兒了？明年，不嗎？』

『生駒兒嗎？對了，一生了駒兒，牠就不再這樣壯實好看了……那時一定像人的老婆了……』

人們彼此的轟笑，會使這馬吃驚，打着顫慄。

『怕什麼呀？——你們應該再看看牠的牙齒，真是地上難找的這口好牙齒！你們只管看……要有一顆磨光……我就把牠整個送給你……真正是六歲口呀，就

憑這年紀……』

人們只是彼此噏噏地謙遜地笑着，並沒有誰想要來掀開馬的嘴巴，看看牠的牙齒。似乎人們早就掄着自己的指頭把村中所有的人，所有的牲口，樹木……的年紀計算過了，全知道這馬已經是七歲口了。

「誰來看吧。——馬，不甘願的嘴被掀開，他說：——老實點，小姑娘……看吧！只要有一個牙……磨光了稜角……」

馬的嘴裏還殘存着黃色的草漬，眼睛亮白着。

「算啦！你要扭掉牠的下巴？誰來和你講買賣嗎？」

直到他發見人不再注意他的話和他的馬，他才饒恕了這畜生，快慰的，好像從什麼魔窟裏獨自獲得了無量的珍寶那樣，滿意的走了。——人看着馬尾巴飄飄的拂擺着，說：

「這狗，狗肚子總是不能盛四兩油……馬比他的老婆還親……」
人這樣交換的罵着，笑着，就不再提牠。

『把刷子拿出來呀，水桶預備好呀……』

在他牽着馬走進大門，他就要這樣高亮的吼叫。他的老婆會一切全預備停當，兩隻胳膊分開着，儘可能把脖子伸向前去。拐着不靈活的腳問着：

『他們又說過我們的馬嗎？』

『爲什麼不應該說呢？他們不說這……還說什麼……說你嗎？你不能耕地也不能生駒……』

他用刷子剔淨着殘存的，準備着要脫落下來冬天的絨毛和街上帶回來的塵土說：

『全說牠應該生一個駒兒了，就相同幾年前說你……說那些馬一樣……你還一直沒給我生過一個好駒兒哪……看她吧……她會比你出色……』

她身子不動的眨合着有點紅鎖邊的小眼睛。她好像新害過了眼病，眼毛和眉毛全是看不到的，也許是有，但是人們却誰也不想發見牠們，好像即使把鼻子脫掉

了，在她也似乎沒什麼注意的必要。

『她要生駒兒啦？誰說的呢？說這話的人準不準呢？要不準，可不能信他……比方他是……』

『這是什麼水呀……你昏了？』

他把馬身上的每根毛全注意過了，全梳順過了，開始要為牠飲水，他發見水桶裏的水不是正經的顏色，他腳踢着水桶，吆喝着：

『這是什麼水呀！你要藥死我的馬？看……』

女人當真俯下自己的身子去看，她發見水桶裏的泥土和死蚯蚓了，她說：

『不要這水吧，這是我從後面河塘裏弄來的，馬吃了蚯蚓能夠肥哪……』

『狗屁的話！』

他在女人拱起的腰上拍了一掌，潑掉了所有的水，提起水桶，牽着馬，到半里外的井沿去了。

這是午間，別人家的牲口也齊集到井周來飲水。向南，向西，向東……看過所有的田地，田地全是復活了，飄散着被犁撥起來的泥土香氣……遠山背陰的地方，在冬天遺存下的積雪，現在已經看不到了，只要再落一次春雨，所有的小草們，就不肯再在那冬的喪衣下面屈從的等待着了。他們要任着自己的意思渲染了所有的草原和山坡。——遠遠看去，空氣像水波一般的流過着，看得出牠那個旋律的，沒有色的烟一般，急速的顫動。

『快一點呵！渾蟲們……！』

楊德他看着別的人總是接連的飲着自己的牲口。每個牲口又是那樣貪戀着水桶，喝完了他們還是停止着，安詳的，一種充足的閒適開合着眼睛。他撥一撥每個牲口的身子，推近了井台：

『你不會快一點嗎？你要把一個井飲得像一個乾河溝嗎？』

正據在井口的是一個青年人，他不理睬他，祇是用嘴宛轉的吹着呼哨，使那已

經飲得夠足了一匹驢子，他還企圖牠再多飲一點：

「足啦嗎？噯！噯！」他管這個大肚的驢子叫「噯」。

「你是怎麼啦？這裏是你們說家常話的地方嗎？老三。」他把水桶發着響聲的放在了井台邊的石板上。被叫做老三的向他睜過來了：

「慢點好嗎？我的牲口膽小，幹麼這樣響？」

「噢？膽小……」楊德一隻手撫摸着自已馬的鼻子，笑笑地接着說：「膽小

……放在家裏呀！牠也不是一匹老鼠仔……」

「你的牲口是什麼呢？」

老三的牲口們已經自動的離開了井台，陸續地向自己的家門走去了。但是他還並不離開井口，輕蔑的看一看楊德，也看了看他手裏撫摸着的馬：

「你這是一匹「龍」呀？告訴你，不要覺得自己不錯……「龍」在鼻子上是沒有那塊白毛呢……看吧，就沖那塊白毛……白送給我……問問我要嗎？牠七歲

口了……我記得牠比你記你自己的腳趾頭還清楚……」老三伸着自己的指頭搖擺着：「不含糊……七歲……我比你清楚……我比你清楚……一點也不含糊……」

「狗種！我打到你井裏去——」楊德的鬚鬚開始豎動了，老三也走開了井口，他挑戰似的咳嗽了一聲，走近楊德的身邊來，惡意地用手敲着馬的背脊，馬開始顫慄地閃開着，他說：

「這是龍呀！你的牲口是龍別人的……是耗子呀……龍呀……」

「你再敢……」楊德如同一隻要決鬥的雄鷄，脖子開始挺直，眼睛充斥着血……「你碰掉牠一根毛……」

「掉一根毛，也是馬的毛呀……也不是龍鱗呀……」

接着他們扭打在一起了。水桶滾下了井台，馬因了無人牽引，便自由自在地去

遊行……

一直到別的人趕來爲牲口們飲水，大家看着這對扭在地上盤捲絞打的蟲子，笑得夠了，纔由較忠厚一些的人把他們分開。他們還像兩隻瘋狂的狗，時時要闖過人的遮攔……

「爲什麼呀？大家都是好鄰居！」人們嘻嘻哈哈地笑着勸着；楊德的臉上塗滿着唾沫和血漬，鬍子零落着，暴躁地揮着拳頭：

「狗養的兒子……你媽媽和我睡過覺呀……你不是人的種子……」

「你爸爸是和你的馬睡過覺的……那馬是你的親生娘……你是馬養的……」

老三的一隻眼睛變小了，眼皮變厚了，他用手揉着自己的眼睛，臉上也是塗遍着唾沫和血漬。在他還罵的時候，他慘白的笑着。在牙齒上也是血色模糊。

「我殺了你……」楊德切動着牙齒，踩着自己的腳，人們爲他引得發笑，

「回家取刀吧……」老三裸開自己的胸膛，響亮的拍打着，而後把手指勾捲

回來，指點着，輕蔑的叫着：『看清楚呀，……這裏有胸脯等着你呀！只要你有骨頭……看清楚呀！……』

這村中彼此打仗是常有的事，像這樣的打仗在人們是並不稀奇的。他們知道大家彼此並沒有仇恨，大家彼此也不記在心裏，所以人們雖是聚得很多，却只是轟笑，小孩子們從大人的兩腿中間鑽進來，也跟着轟笑……抽動着過多的鼻涕。

『拉鷄巴倒吧，……有這樣能耐……去打「東洋人」呀……』

這是這村中最聰明的人，他到過歐洲，在「歐洲大戰」的時候他被招去掘過戰壕，所以村中的人知道他是有見識的。他把村中的「秀才」、「舉人」們不放在眼睛裏，他也瞧不起候補在家裏的縣長先生。他走起路來眼睛總是看着遠方；他也常常把從城市裏得來的報紙上的消息，無論是重要的或是不重要的，不過時或是過時的，加着渲染描聲描色的講着，好像不這樣講他會生活不下去。

聽到了他的聲音，別人的聲音就失了光彩。兩個臭罵得正起勁的人，也好像把

自己要預備罵得更漂亮更妥貼的語句遺忘了，咀巴拖下着。

「你們看……你們是多麼渾蛋……什麼也不懂得……比方外國人……就不這樣……」

「噢！我們不是外國人……我們是中國人呀……」

爲了這個「聖人」在每次提到任是一件狗追貓的小事件，他也必須要拉到他曾去過的歐洲，去過的東洋……這次一個年青的農民這樣駁着他，他是一個已退了伍的兵。

「你懂得什麼？你當過兵，是不是中國兵還算兵嗎？看人家歐洲的……」

他又提到歐洲了，接着說：「無論法國的兵……德國的兵……人家儘吃什麼，穿什麼……看中國的兵吧……你是當過兵的啦……人家的兵全是打外國人哪！

中國的兵……只是打老百姓，殺老百姓……」

「那全是長官的命令……當兵第一就是服從命令……」

時才打仗的人，現在却似乎把什麼全遺忘了。下巴更是拖墜下來，臉上的血漬在日光下起着爆紋，細碎的剝落着。好像時才打在一起的，不是他們，圍在這裏的人好像也不是爲了他們，而是爲了這兩個人。他們看着那位「聖人」，額頭閃亮着汗顆，鼻子時時拱動地表示倨傲的打着空音，粗露着頸子上每條脈管爭辯着：

「你懂得什麼呀……」聖人拍一拍自己的頭說：「這頭髮全是跑白了的呀。」

……還有我不明白的事嗎？……比方……法國爲什麼和德國打仗，「東洋人」爲

什麼非欺負中國人不可……這頭髮全是跑白了的呀……你不是還年青嗎？」

「你懂得一條牛身上有多少根毛……你懂得滿天空有多少星星……又有什麼用啊……你懂得……」

爲了晌午休息的時間過了，人們就不再能圍在這裏了。老年們開始吆喝的提醒着青年們該到工作的時候——楊德才想起了他的馬。

春天，忙於耕種的人們，點染在每處的田野上，爬來爬去。……牲口們點動着耳朵，身子顯低，撐直着犁索，遲滯的曳動着。在犁杖後面，人拖成了長隊——掌犁人在空中張着聲勢，使手裏的鞭子不停的在牲口們的身上盤旋；撒種子的人，肘間掛着柳條箕，像半個倒懸的東瓜。他勻整的幾乎不使每顆種子浪費，有節奏的甩着他的手腕，邁着討俏的步子；濾肥料的人，奔忙着，把就近的糞堆一堆一堆的濾向新翻起的犁溝裏。……培土的人就用他們的脚培平了牠們。於是種子撒下了，肥料充足了，也就是把自己的希望埋在地下。從每個笑着的臉上，有形或無形的全刻劃着春天和秋天對於他們的意義的影紋。

「喂！楊德，你別那樣偏心啊！爲什麼儘打我的牛？……」

「幫忙楊德培土的劉

雲從前面他又看見楊德用鞭子在打他的牛了。於是圓着自己的眼睛說：『對啞叭的畜生……你不能這樣偏心！』

『這不是嗎？……一樣的打……』楊德用鞭稍輕輕在馬的背上擔心地抽打了一下說：『看，這不是一樣嗎？……牠們誰偷懶……不吃力……我就……』他又用鞭子在牛的背上抽了一下。真切地牛皮的絨毛上又顯現出了一條交織在別的塵土條痕上邊的新條痕——我就是一鞭子……你看我的馬……那套索拉得該多麼直呀……噯！快把肚子裏的小駒兒擠出來了！看你這牛……』

在最末他又在那顛頂的牛底背脊上掃了一鞭子。牛並不像馬那樣性急，牠只是把眼睛睜大一些，使得眼白上全貫着血絲的網。

『我的牛也是有了犢的啦！你的馬怕掉駒，我的牛不怕掉犢麼？』

楊德的老婆撒着種子，除開她，別人們全是同意劉雲的，大家伙一致的說：

『待啞叭牲口不能偏心……』

『是啊！待啞叭牲口不能偏心……』

『你的也是牲口，也並不是人……』

『牲口……不能一律而論……』

楊德無論什麼時候，總是要把自己的東西提出來，不同於一般。比方他這塊三等的田，他也總是說比一等田要好些；秋天打成的一樣顏色的高粱粒，他也必要說他的高粱粒是不同的肥大，不同的紅色。更是他的馬，他從來是不能忍受別人不把牠特殊提出來誇獎，而混同在別的牲口中。

『比方……』——犁杖已經到了壠頭，楊德努力提起犁杖柄，旋迴着，人們也跟着開始旋迴着……犁頭又重新插入了歸來的其次的壠端；牲口又開始拽直了自己的拖索，耳朵點點動動——比方……你們就看我這馬——他又在牛的身上加了一鞭——牠轉彎的時候，就不用人招呼一聲……牠自己就知道該蹺那一條壠了……比方，劉大哥你的牛……那就不成了……』

『還是那一句話……你的馬是一條龍……是不是？』

這個正在瀘糞向新翻起的壟溝裏的青年人老三，他揚聲的笑着，爲了在井台上飲水，他是曾和楊德相罵相打過的。

『可惜還缺兩條犄角呀……龍是有犄角……也有鬍子哪……那牛的犄角砍下來……按在你馬的頭頂上……把山羊的鬍子割下來……就算龍鬚……就是身上沒有鱗……我們一定也管牠叫龍了……聽見嗎，我們應該通知全村說：「楊德的馬是天龍下降呀！」……龍……』

如果不是老三現在幫忙自己種地，他也許和在井台時一樣，再扭打起來。

『你說吧，反正驢是不能變馬的……比方……你說你那驢……牠能變馬嗎？耳朵那樣長……還有尾巴……怎樣說……牠能比我的馬嗎？』……楊德的鬍子

膨脹着，努力使手裏的鞭子在空中急擺了兩下，手裏的犁杖柄掌握得就有點歪斜。『你不能這樣說……各有各的種……』還不等老三說完，趁着他去到另一個

糞堆去取糞土，培着土的劉雲先說了：

「真的……你不能這樣說……各有各的種……你不能因為你馬快一點……就說我牛不如你的馬……用鞭子直抽……牛是牛啊……牠不是馬……牠有牠的種啊！」

「牛不是馬……驢也不是牛……那麼……」老三把很滿的一提箕糞土，經心而熟練的注流入了新翻起的壟溝，不停止的他又去提一次箕……

「那麼……說你的馬是龍……誰信呢？除非你的老婆……是不是呀，楊大嫂？」

「你們說呀，不要連帶我……」楊德的老婆，她把每粒種子像同埋種珍珠似的那樣小心，撒到壟溝中間。如果有一粒被楊德發見是飄留在外面，他會抽回頭來，咬着牙齒罵她，罵着各樣巧妙的下流的言語。直到引起人們的笑聲，或是到了地端，他許是不再罵了。爲了用力，每次他總是使他自己的鬚鬚上沾滿了唾沫星。

很久他儘在和別人吵嘴，似乎把種子忘了，也把老婆忘了。現在好像才提醒他的憶念，他紅着眼睛回頭向她看了一下，正趕上她把幾顆種籽誤拋在了壟溝的外面，於是他便把從別人身上得來的氣悶，開始向她來噴洩：

『你，臭老婆……在想什麼呀……把種子全浪費了……一粒種子……十年

可以變成一袋金子呀……我的日子好不起來……全是你……你把什麼全浪費

了……你簡直不如我的馬……看我的馬懷了駒兒了……只要冬天一來到……

小馬駒就會迸出來……但願牠也是一匹能生駒的小牝馬吧！你算什麼呢？臭老婆

……」

好像不是在罵自己，她沒有表示也沒有聲音，只是更謹慎些把每粒種子撒到壟溝裏去。

眼不見的所有的山坡全改變了新裝，那冬天蒙在每處蒼白的灰色的喪衣，不見了。

晚間，人們有機會聚在一起，便要講着今年的雨水，講着捐稅，講着胡匪……有時也講着誰家的姑娘在年終該出嫁，誰家的兒子該娶個媳婦……而我們的「聖人」總要把他從城裏帶來的消息……像點心那樣爲每人分佈着。

「錢，毛得真不得了！啊！「奉票」簡直不是錢了！一百二十元換兩元現洋錢，照這樣下去……過年就得一百二十元換一元了！」「聖人」在講「金融學」了。他在村中自己開設雜貨舖，每次到城市裏去買貨物回來，他第一個新聞總是提到金融。接着他會說：『買賣也沒法作了，用現洋買貨，賣奉票，還得賒賬……不賒賬又不成……這樣裏外一折反……簡直要虧本……一元日本錢要換三元多大洋哪……買日本貨，還得用日本錢……』

人們對於這些消息並不關心的，全知道他是故意在訴苦，在秋天討賬的時候，人們可以痛快些。

「聽說日本錢叫「金票」，那票子是金的嗎？」一個沒有進過城市的小伙子

呆頭呆腦地這樣問着。

『那……裏……一樣是紙啊！日本鬼那裏來些金子呀，只有「大鼻子」的「盧布」才是真金的哪。……那紙還不如「奉票」的紙好哪，上面畫一個高麗人，……他們說，日本國將來倒了，……教別人向高麗人換錢。』

當過兵的年青人，他搶着儘自己所知道的說了。「聖人」輕蔑地推一推他鼻子上的眼鏡說：

『報紙上可不是這樣說的呀……你是沒看過報紙……所以你什麼也不知道……高麗就是日本哪！日本滅了高麗，接着就該滅中國了……我們的「司令長官」聽說儘在北平跳舞呢！一雙鞋幾千元！』

楊德從村的一端轉過來了，身後面照舊是走着他的馬，在人羣的前邊開始停止，拍一拍馬的脊樑：

『你們猜一猜……牠能下個什麼樣的駒公的，還是母的？我想……小馬駒的』

腦袋上不能有這個「星」了，吓！和牠媽媽一樣……鷹鼻總是要有的……我想

……你們說呢？」

爲了他打斷了「千里耳」（聖人另一個綽號）的說話，這使人們正不高興。忠厚些年紀大的人，便不開口，只是用眼睛冷冷地看着他的鼻子，也沒有興致再去稱讚他的馬；年青的爲了要聽將軍們的故事，要聽將軍們和什麼樣美人兒跳舞，幾千元一雙的鞋子是什麼樣……他們罵他：

「滾你的……好吧？你的馬一胎會生八個駒……去……向你的老婆說去

……聽見嗎？你的馬肚子會被八個駒撐碎了……」

楊德本來要對這侮辱大罵一場，他動着鬍子，可是當過兵的青年農民，不再忍耐了，他在馬的屁股上給了一腳，馬的鬃毛驀然起了抖動，牠在楊德不防備的時候跑開了，韁繩拖起了飛塵，馬蹄翻捲着，尾巴拖直……

人們開始高笑，打着手，吼叫着，馬跑得更快了，遠了，蹄聲聽起來已經不甚真切。

楊德追着，回頭揚着手，人只看到他的嘴動，却聽不到聲音……跌倒了他又起來，好像有一條看不見的鋼索，連貫着馬的尾巴和他的心一般的不能分離。他不能停止下。

在人們笑聲跌落時，「千里耳」又在人們記念中出現了。發現他却是冷冷地看着青青的遠山，被輕鬆的夜色的絨毛開始黏貼着了：

「……「千里耳」說你的呀，你到過○洲（○應讀歐）……那裏的太陽也和我們這裏一樣嗎？從東邊出來……西邊落下……一般大小嗎？還是比我們這裏的大一點……」

「這是「天文學」啦……這講明白了……像你這樣人……總得三年……太陽不叫太陽，歐洲人叫「星」啊……月亮也叫「星」哪……」

「千里耳」推一推他闊邊的眼鏡，準備講星了，可是另一個人却阻止了他：

「三年……這太遠哪……還是說那將軍和什麼娘兒們跳武（舞）還是跳

狗吧……什麼樣鞋子呀……幾千元？」

「什麼樣鞋子？」「千里耳」拱一拱鼻子，輕蔑的側一側頭說：「幾千元算什麼呀……外國一雙跳舞鞋……動動就是幾萬金鎊啊……幾千元算什麼呢？聽說這雙鞋子只有兩顆不甚大的金鋼石……鞋子還不是真金絲編織的……賣了我們全村人的骨頭，把楊德的馬，連肚內的馬駒也搭上……看看能夠一隻鞋子的價錢嗎？……那樣一匹馬……他真當了寶了……」

「這鞋一定夠結實了……」一個人扭一扭自己的赤脚接着說：「讓我穿上爬兩蹠山試試。」

「爲什麼呢？」

「不是金子和石頭做的嗎？」

「人家那石頭是什麼石頭……那叫金剛石……就是金鋼鑽……金鋼鑽的

「咱們村中縣知事的家裏不聽說有一個嗎？有拳頭大……晚上放在屋裏不用點燈了。」

「吹牛皮……」「千里耳」爲要證明他是瞧不起這個退任的縣知事，例外的提高了聲音：「吹牛皮，……這樣大的金鋼石連歐洲全無有啊……就是一回一個俄國的兵說，他們的皇上的帽子上有一顆……那還沒有雞蛋大小呢……聽說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顆了……不知是幾萬萬「金盧布」才買到呢……」

一直到昏黑，每人全把說話的主題丟掉了，無邊際的說着，各人發射着自己的見解。「千里耳」是一柄斧子似的批判着他的鄰人們的愚蠢和無知，這天，從「千里耳」的口裏增長的知識，能夠記住的只是：日本的金票不能換金子；高麗是日本國滅的，再就是鞋子可以用金子作，上面鑲發光的石頭，和「千里耳」所說：賣了全村人的骨頭和楊德的馬，連肚裏的馬駒……的價錢。

「呸！賣了你的骨頭吧，看看可能買將軍們的一隻鞋……」人們見着總是拿

這話來作第一句的玩笑。

雨水不嫌少，也不太多，正是莊稼所需要的，也是人們所需要的。關內和關外的將軍們也沒打仗的消息。捐稅雖較每年又增了些，人們期待收穫的喜悅，並不是這點憂愁所能蓋沒的。他們眼盼着自己春天埋下的一顆種子，不久就會有整穗頭的種子還家，這應該比得一穗珍珠還喜悅。

隨處田端的野草也特別的豐肥，牲口們的毛稍起着光澤了，驢子們吼叫的聲音也似乎比起往年壯大。震響着全村。

楊德每天測量着馬的肚腹。他如果發見肚腹內有點跳動，無論什麼時候，他總是把老婆扯過來，指給她看：

「動啦！在這裏……小東西會動啦！牛七馬八豬五羊六……現在是八月，還

得三個月呢！

他掄着指頭，計數着所有家畜們的懷孕期，雖然他只關心到馬：「八個月，馬八個月就生了……」

「八個月，一定生的，也許還能早一點！」

「不，一點也不能叫牠早呀！早了不是掉駒了嗎？你渾蟲！整個的渾蟲……」他推開她，罵她……她本來是想要說句祝福的話來爲丈夫助助興，所以她說：「還能早一點。」她從來沒說過使丈夫完全中過意的話。

白天，他拉着馬到地端去吃草，檢那豐茂的地方。如果地主人在那裏，他便要把別人的還沒有完全成熟的穀穗，高粱穗……豆子……只要那一稞莊稼，微微有些傾出羣來的樣子，他使用迅急的手法，把那穗頭扭下來。他不用鐮刀……如果被人們發現，他會說那全是馬的過錯，他沒有注意到，馬就把那穗頭咬落了。主要他還是說，那田裏的穗頭不應該閃出羣來。他說他的田裏也常有這樣的事，最後他還發

誓，他實在沒有看見……

爲了過急的緣故，向馬嘴裏填塞穗頭，常常要把馬的嘴弄出血來，同時他還說：『大一點口吃呀！你不是小姐……爲什麼還要嚼呢？到肚裏一起嚼不好嗎？』在每次回來，他不再騎馬的身上了，把塞滿了青草的口袋——當然裏面要有別人田裏的穗頭的——有時也要自己揷在背上。

只要誰說一聲：

『你的馬更肥了呀！』他總是要牙齒拉在了嘴唇以外，要想收藏自己的歡喜也無效，同時回答：

『噢？牠真肥了嗎？還是您的眼力好呀……什麼也瞞不過您……我還儘喂牠青草哪……不大喂糧食……這是老天爺要牠肥的呀……老天爺總是喜歡傻子的，咱弟兄好……等馬生了駒……我請你到我家去吃酒……』

誰會信他呢？他的話從來是風一般的沒有憑據。

楊德最恨的是老三和當過兵的青年農民趙旺。還有總是到處愛誇獎自己的老劉雲……其次該是那個眼睛生在頭頂上的「千里耳」了。因為他從來對於他的馬就沒說過好話；說的時候，他只是遼遠的毫無邊際的扯到歐洲，好像歐洲是他的家，是他的萬寶窟。他敢於卑視別人的權利，也好像是從歐洲獲得的。他好像不是從這村中泥土裏，裸着身子吃着，爬着長大的……他完全忘了，只是在大戰時，他僅是替歐洲人掘了幾年戰壕。在提到楊德的馬時，他也一樣是拿歐洲做標樣：

「……那還算一匹馬嗎？比兔子大不多……在歐洲——只要一提到歐洲，他總是要把原來弓下去的背脊拔一拔；提一提鼻子上的眼鏡——你們是不會看到這樣馬的……又高又大……差不多有我們的馬兩個大……可惜他們完全把牠們趕着去踏地雷……牛也有……那些肥條條的牛……我眼見着那地雷把牠碾上了天……而後分成幾段再落下來……這馬算什麼呢？在歐洲大戰……踏地雷，人家全不能用牠，怕牠沒有力氣……踏不翻……」

「你死在歐洲好啦！爲什麼還爬回來？」楊德爲了要報復這侮辱或圓着眼睛回罵他。

「這是我的家呀！你不是管不着嗎？你個井底的蝦蟆……除開你那馬，還見過什麼嗎？兔子一樣的馬……」

「我的馬是兔子，和你有什麼干係呢？你連一隻兔子崽不也是沒有嗎？」他把「崽」字提得特別有力，這樣會使「千里耳」沉默了。他只有一匹不像樣的驢子，和一個跛脚的老婆，而楊德的老婆却並不跛脚的。

旋風似的謠言，從城市裏飛捲出來，掠過一個村莊，又一過村莊。在經過每個村莊，好像什麼全變換了位置，遭了翻騰。人們的臉上開始變得空曠，像新從睡夢裏起來，不知道這旋風從什麼地方發生，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終止，冷冷地相望着，菌集的，奧祕的，猜測着，忙亂的尋找着端緒。

「這是怎麼回事呀？」

「怎麼回事？誰知道是怎麼回事呀？」

「『千里耳』從城裏回來……空着驢子回來的……」

「是呀……他見人怎麼不說新聞啦！」

「問問他去看……」

於是幾個特別關心新聞的人，全去集在「千里耳」的屋子裏，院內外也站滿着人。今天例外楊德也擠在裏面！他擔心這新聞對於他的馬和未生下來的馬駒也許會有些關係。雖然渺茫的只聽說日本開來了十萬大兵把省城佔了，這似乎距他的馬，馬駒，一坳二畝地還很遠。但是他今天也來了，他看着「千里耳」的鼻上今天沒架着眼鏡，站在炕上，手揮揮擺擺的說着：

「……完了……你們不是看見嗎？我空着驢子跑回來的，城裏的日本兵全滿了。城牆上一個壕口一個兵……一桿日本旗……一個城門口一尊大砲，鐵甲車，像秋天青腿子的蛤蟆一樣多啊……一個跟着一個連串的跑呀……商家全關門了，門上只留一條縫，我和我的主顧只在門縫裏說兩句話就趕着驢子跑回來……連個屁也沒駝回來……」現在「千里耳」說話也忘了歐洲，也忘了推他的眼鏡了。

「省城不是有中國兵嗎？我知道城東還有兵工廠呀……爲什麼不打打，就憑小日本子……這樣容易佔了嗎？」當過兵的青年農民們，他們是駐過省城，他

們也知道省城裏有「兵工廠。」他們比別人顯得聰明，義憤填胸的叫着。

「還提中國兵哩……將軍們全早跑了呀……街上除開日本兵，你連一隻中國狗也少見呀！大街像用掃帚掃了一樣的光呀」……「千里耳」吐了一口垂沫，接着說：「我在歐洲——他又提到了歐洲——也見過攻城，沒有一個是這樣容易……將軍們常常是至死也不跑……」

「將軍們莫非全跑淨了嗎？那他們的太太呢？大樓，汽車，還有「馬」……一定要落在日本子手裏了……」

爲了仗着別人的聲勢，楊德也來發言了，他試驗想知道，日本子是否也要馬。

「……呸難爲你……將軍們有的是錢……存在別的地方銀行裏……這點東西算什麼呀——當然日本子是全要啦……」

當過兵的農民，吐了楊德一口：「你就知道馬……不用忙啊……幾天就來請你的馬來了……」

人們很快的笑了一陣。

『兵爲什麼不自己打呀？』

『將軍們有命令不準，他們準備要投降哪！聽說有一營兵急眼了，打死他們的營長，軋開庫房取出了槍……把日本子打死了好幾百，拉出去了……』

楊德開始憂愁了。他詛罵着：

『他們什麼什麼全要嗎？還要馬？要馬有什麼用呢？我的馬……是有駒了的……他們趕牠去踏地雷嗎？那是兩條命呀……』

從這時起，他日間再不牽着自己的馬在人前經過了。他現在絕端厭惡誰再來稱讚他的馬，如果有誰這樣問他：

『你的馬好呀！駒快生了吧！』他會像觸了一條蛇似的身上起着抖動，同時要惡毒的罵着這個人：

『牠好……牠爲什麼該不好哇？你壞種，惡鬼……你咒詛牠……我的馬……』

牠一定平平安安生了駒……」

夜間，他整夜的側着耳朵傾聽着，如果狗叫得過急他就要用腳踢醒他的老婆：

『死屍……聽狗叫得多麼急呀……』

老婆從睡夢中被他踢醒，便要顫抖着身子，隨他到馬房去看馬。

馬房所有的孔隙他一個也不肯留，用石頭壓好了門扇。

他摸着馬的鼻梁，肚腹，以及平常不大注意的尾巴，現在他把牠托在手上，好像在數着每條尾毛的數目。一直到那馬又靜靜地吃着自己的草料，他才肯安心的走出了馬房，照樣，用石頭壓好了門扇。也許再加上一塊石頭或是什麼。

一夜他不知道應該幾次來看顧他的馬，每次那也總是踢醒他的老婆。他常是幻見着一些日本兵已經來到了，拆開他的馬房……

『馬，馬……他們來牽我的馬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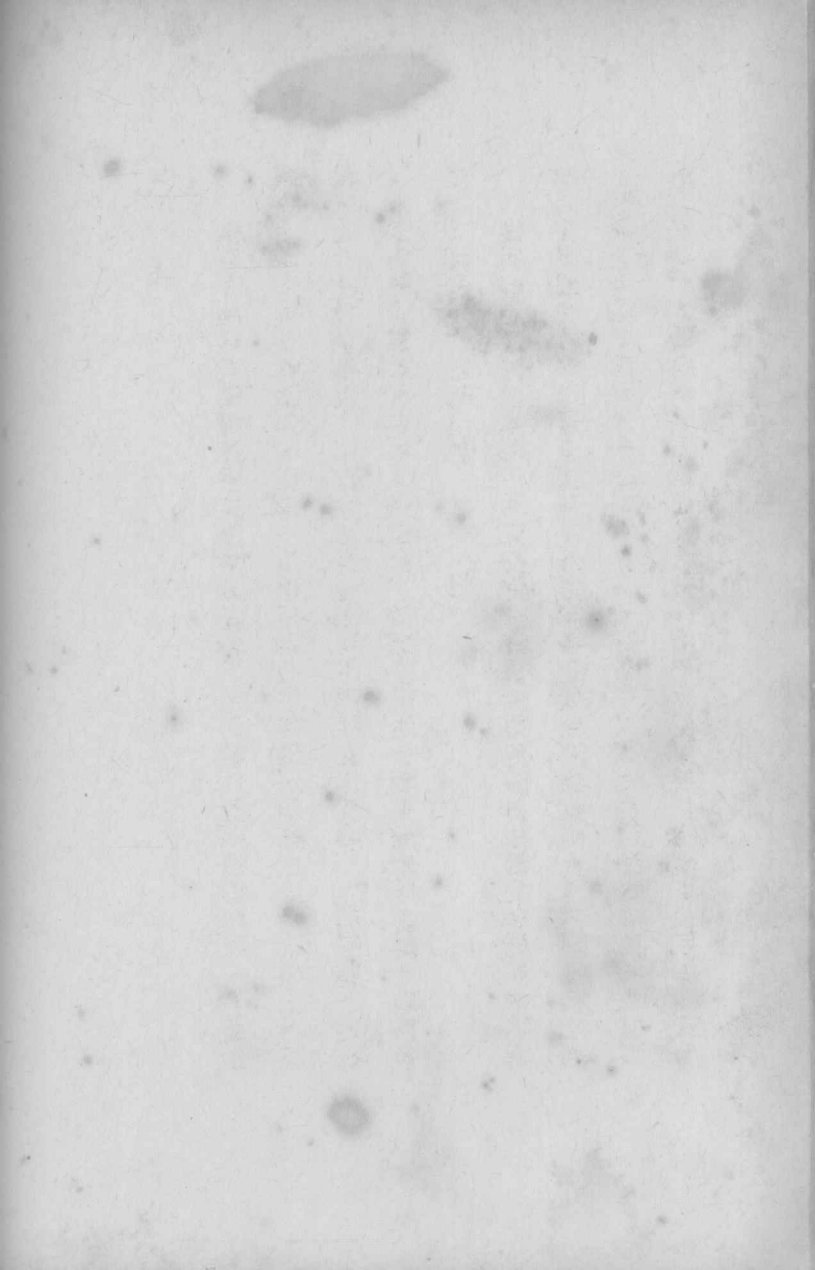
一次他從夢中哭着叫着……一直從屋中跑向了馬房……爲路中一塊他自

已預備壓房門的石頭絆倒了，跌掉了一顆牙齒。當時他並沒注意牠……直到他在馬房裏看見了自己的馬在牆根睡着，安心回來的時候，才覺得自己的牙齒似乎缺少了一個，同時才覺得疼痛；到老婆點起燈時才發見了嘴周和胸前的血漬……

一九三五，十二月十五日。

江

上



風，不停的颳着，颳得近乎無節制無廉恥了。江水整日激蕩，拍着，打着，一千遍企圖躍上障礙牠任性激蕩的堤岸，一千遍用自己粉碎的浪頭，在江堤的石頭上增添地描畫着失敗的痕跡——江堤起始是表現着固執，自大，安寧……而那腳下的石塊漸來漸變成衰敗的老年人的牙齒了，從那堅固的士敏土的牙床裏，開始動搖，脫落……隨任了江波而滾轉……

從街市裏滙流出來的污水，完全變成發黑的顏色，騰着複雜的臭氣，無晝無夜地向江裏噴流着。堤岸頂上長列地堆積着各色的垃圾，無數的女人們，孩子們，老頭子，野狗……從早晨到黃昏，整天地在那上面搔爬；人在尋找殘剩的東西，狗在尋找可以吃的骨頭和魚刺……爲了一塊骨頭，狗們會相互咬打起來，扯裂耳扇，滴着血

跛了腿，一直到骨頭落在了有力者的嘴裏爲止；有的再另去尋找新的，傷了的使用舌頭舐着已流出來的血……孩子們有時也會扭打成一團，像禾場上打莊稼的滾子似的，在垃圾堆上滾轉着，目的像是要把那起伏不齊的垃圾場，溜成平坦。女人們急速的大罵，一面收拾被孩子們給拐翻的煤渣筐。但她並不立起來，看得出她的肚子累贅了她，起來坐下，應該是感到過度的艱難。

在風經過這裏的時候，牠旋絞着，帶走了牠能夠帶走的東西，和着各種由別處由排流污水的地方，半乾涸的死水池……帶來的氣味，有目的無目的地向人多的地方，向人們的鼻孔，耳窩，眼睛……播送着，藏匿着……久了，在人們也成了習慣。

那面——在船塢的那面——現在這地方多是臥泊着從沿江開來的糧船，準備向靠近船塢的堆棧卸下——賣飲食的小販們響亮地——da-da-dan……

da-da-dan……——敲打鍋子，高聲唱着似的吆喝着，引誘着他們的主顧——他們今天正在忙碌，糧船嘴巴接着尾巴，幾乎要擠滿這不甚廣大的船塢。

「快啊……快啊……懶驢們……」這是一個掌籤人他沙啞着嗓子罵着，嚷着，有的時候他也有韻節似的唱着罵……沒有遮沿的打鳥帽，歪掛在腦後，束在腰裏寬大的布帶端，被風扯擺，像一面灰色的旗。

每個負着囊袋的人，經過他的面前，他總是焦急地，一面把籤子用一種熟習巧妙而迅速的手法遞過去，不使背負東西的人們有片刻耽誤或停留，一面却叫着：

「幹哪……伙計們……不能再快點嗎？」

「幹要錢不要命啦……幹啦……」

強壯的半跑着，撒着歡，漂亮地使糧袋單獨架在肩頭上，兩隻手撐着腰，學着女人的扭擺。

「你他媽……學的是什麼娘們走啊？那簡直是豬……看咱給你學個小腳婆

……「武老二扭扭捏捏裝姑娘……橫長鼻子豎長眼，耳朵長在跨——」

「唱着，他的跨股一扭動，「股上」兩個字還沒能唱出，肩背上的糧袋落下來了。人們毫不停留的笑着過

去了。

堆棧毗連着，院裏成列的疊踞着糧袋底山。新的山還每日在疊起。疊山的人，也一樣繁忙的動作着，嘴裏數落着有音韻的歌……

風變得無定向地吹，捲着浮塵；爲了江波的激蕩，每條聯在船上的跳板，總是不安的搖擺，人行在上面，常常爲了這搖擺而顯出遲緩。尤其是孔春，常常在經過那跳板時，就要障礙了別人：

「老驢……爲什麼那樣「處」？……啊？儘害別人的路……還怕湮死你——快點啊！這是軍糧……今天要卸完啊——老驢……喂！沒聽見嗎？大點步……噯噯！」

掌籤人踩着脚叫喊着。在孔春後面的人，一樣也是叫喊着：「大點步啊……」

這些聲音對於他好像沒有關係，他只是這樣在想：

● 「處」北方語，卽怕的意思。

——這袋捐完，不捐了吧！去看看孩子們……吃點什麼……

在他經過掌籤人的面前，那個人怒了，他的眼眉濃厚得要連結在一起。鼻翅展開着。爲了報復，他把籤子丟在地上，要孔春自己拾起。

『老驢子……滾回去吧……這裏沒有你的飯了……』

掌籤人並不停止用他那迅速而熟練的動作，把木籤按着順序遞給別人。

『好兄弟……遞給我吧……我怎能蹲下拿呢？袋子在身上……好兄弟……

捐完這袋……我換換力氣再來……那跳板……噯……風實在大……平常你知

道……好兄弟……遞給我吧……』

掌籤人並不聽他的哀求，即使孔春眼睛始終是笑着也是沒有用。清楚的即使那汗顆開始更大的，在那發紅的前額上連結起來也是沒有用。

『好兄弟……回來……我請你吃香煙……遞給我吧……』

人們經過的時候玩笑着，誰也不肯低一低腰把地上的木籤遞給他。在最終還

是自己放落了糧袋，嘆息着，從地上把木籤拾起來插在腰間。又央求了人從新把糧袋安置在肩背上，搖曳地走了去。

『這老傢伙……』人們在背後遙遠的笑着他。這樣年紀還在作搨夫，應該是一點奇蹟。那豆囊，那過於急峻的斜坡，跳板，激蕩的江波……總是每時故意和他開着爲難的玩笑，每時有接待他到人生別一條路上去的可能。在孔春他並不感到什麼，他祇是覺得每年的糧袋，逐漸增加着不馴順了，那上下的斜坡也好像每年增加了急峻。對於青年伙伴們那樣搨起糧袋，打着賭，賣着俏，急跑高笑比賽的興味，也水一般的淡薄了。他常常是孤獨地搨了去，走了回來，脖子同一般的伙伴們相似，向前探伸，使脊椎骨的上端顯得突出，兩脚作着平行的方向，間隔永是那樣，兩腿顯現着強直，行動起來總是一湧一湧地……好像特別他的膝關節骨頭銜接的部分，較別人缺乏了油的潤滑。

『老伙計……回家歇歇吧……這個「活」不是你這樣的年紀幹的了……』

人們善意地勸着他，他却祇是彎着細小的眼睛，有主張的孩子似的笑著：

『好兄弟……我捨不開這裏……也捨不開你們……來，快搭給我吧！好了！』

大家在一起幹活……這……脖子……一天不用糧袋磨出點血或是什麼的

……真是不舒服哪……』

人們聽得到，他從下面走上來，喘息的聲音總是特別的粗魯，特別的焦急。

現在他要換一換力氣了，雖然他看見別人還在無間斷的發瘋似的搯着，跑着，爬上爬下，一個人百十幾袋過去了，而自己却祇搯了二十幾袋，感到一種嫉妬似的侮辱。但是他決定要換換力氣了，同孩子們吃點什麼。當每個糧袋被搭上他的肩背時，孩子們的小臉總是發現地對他笑着。行在向積棧的路上，他要默記着這是第幾袋，或是挪出一隻手來，抓一抓衣袋裏時時在發響的大銅元。

——這是第二十四袋了啊！該有六十九個銅元……加上這一袋……七十二個了……再一袋不來了……整整七十五個了……今天給小馬多吃一個餃子吧

……那小王八蛋……又該在盼了……

真的，到了第二十五袋他就不再捐下去。把最後一隻木籤也換了銅元，輕鬆地從堆棧的大門走出來，向江邊那片正在滾着孩子們的垃圾場拖了過去。

小牛拾得一個殘斷了四肢的膠皮孩兒；頭上也有了大大小小的洞孔，鼻子也塌陷了，但是別的孩子們還正在追逐着他，搶奪着要據爲己有……孩子伏在地上，使膠皮孩兒深深壓在身子底，別的孩子們便來揪他。他哭叫，鼻涕模糊着嘴臉，姐姐在一旁蜻蜓似的扯扯這個，打打那個，嘴裏罵着不合乎女孩兒身份下流的話……

『你罵呀……你將來找不到一個好婆家……婆婆罵丈夫打……打得你直哇哇……』男孩子們羞辱着她。起始她也和他們還罵，並且利用各樣的垃圾向他們身上瘋狂地拋打着。男孩子是玩皮的，他們更結成了羣，遠遠近近挑逗地使她無可如何地，罵着，笑着……

編排各樣的歌詞：

小姑娘……脾氣大……嫁個丈夫白眼睛……

小大姐……真不錯……嫁了個丈夫拉洋車……拉洋車呀……

『……』
姐姐也終於哭了。風旋轉着，淚水浸疼她臉上的裂紋。小牛仍是伏在地上，膠皮孩子已經壓得更不成形，有了新的裂口。

孩子們跑開了，他們看見了孔春努力拐着脚，兩條臂張展作着恫嚇的姿式……孩子們並不怕他，祇是下意識的跑開去，一刻他們又結合起來，更接近地站住了。

『爸！』

爸爸把孩子提起來，那小臉的一半已經被鼻涕黏結了很厚的泥土，他開始用自己的腰帶的一端揩拭，一邊指着站在那裏的孩子們：

『你們這些小老鼠……等着吧……我非把你們全扔進江裏去不可……他太小啊……你們是作哥哥的……不應該欺負他呀……不要再欺負你們的小兄

弟了……我請你們每人吃三個餃子……」小牛已經止住了哭，搖着手裏的膠皮孩子給爸爸看：

「這是我撿的啊……他們硬要搶……第一個是冒兒眼……把他扔在江裏吧……不給他餃子吃……姐，拿着我們的筐……跟爸吃餃子去呀！」

姐姐也不哭了，拿過了自己的筐。姐姐的小辮結滿着灰塵，臉上裂着爲春風吹開的傷紋。

別的孩子們更走進來了，一齊亂雜着聲音叫着：

「老孔……走，領我們吃餃子去啊！不是你說的嗎？」

老孔的眼睛無可奈何地彎着了，抽着鼻子，一隻手摸着小牛的頸頸；一隻手在衣袋裏響動着銅元。他那滿是紋縐的寬闊的臉幅上，堆生着有點發白的鬚毛，頭頂光禿禿的，在有點昏黃的太陽下面，還有些光亮。

「你們這些人啊……全請……錢不夠呀……」他無主張地四圍地轉着頭。

『給我們銅板……』

『銅板……』還是由冒兒眼提議喊出來的，別的孩子附和着。老孔的手還是靜靜地藏衣袋裏，使銅元發着聲音。

『一人給幾個呀？』他茫然的樣子，似乎在數點着人數。

『五個……每人五個……』

『七個……七個……』

最終還是冒兒眼決定了，每人三個銅元，正好買一個燒餅吃。

『不能有這些呀……每人祇能給一個……一個……』

『不成——三個……一個燒餅……』

『一個……愛要不要……』老孔顯着固執了。

『不，一個我們不要……我們走……』

『兩個兩個吧……』老孔的手顫着，從衣袋裏經心地摸着銅元說：『兩個，兩

個吧……明天別再欺負你們的小兄弟了……』

每個孩子得到了自己的銅元，全蒼蠅似的飛開了。祇有冒兒眼還是不動，他說：

『不能要你這兩個玩意……給我那膠皮孩……』

『這不是你撿的呀……』姐姐尖聲地分辯着。

『這是我……爸……我從那兒挖出來的……』

『把這個……給你小兄弟吧……就算是你的……他小……好冒兒眼……』

這裏……再給你一個銅元……』老孔又摸出來一個銅元，但冒兒眼並不來接牠。

『我不要你的銅元……我要吃餃子……你請我吃一頓餃子……把你的小

牛交給我……我保險……再沒人敢……』他把手裏搔扒垃圾用的鐵鈎，在空中

晃兩晃：『……誰再欺負你的小牛……我就用這鈎子幹他……你不信？幹麼那樣

彎着眼睛……』

老孔歡喜地看冒兒眼的一隻好眼閃亮着；那一隻在眼球上有着一顆小赤豆

樣的眼睛，也是要求別人信任似的轉動着。

「好……那麼我請你吧……你不能對他們說啊……多了我請不起……他是你們的小兄弟……他是一個好孩子……」

小牛和姐姐始終是嫌惡地看着冒兒眼，冒兒眼也傲慢地祇是和老孔講着餃子的事。他的樣子像一個什麼全精通，什麼全有主張的成年人。

「這垃圾堆上有什麼意思啊？……明天我帶他們去拾煤……不是煤渣……」

這地方祇是給狗尋骨頭的地方……」冒兒眼答應了明天領小牛和姐姐去拾煤。

在一所不斷被風鼓蕩着的布棚下面，人們喝着大碗的茶，咬着大餅或包子……他們一同坐下了。老孔數一數所有的銅元，笑着向賣餃子的小販說：

「老姜……給煮三十個餃子……每碗十個……要肉的……帶點湯……」

老姜用鐵勺子儘在鍋子裏 *gua-gua*……地擾着，而後用鐵勺子把鍋沿 *da-da-dan da-da-dan*……響亮地敲打了兩下，纔把餃子放下去。一刻餃子的白肚囊顯露出來了一個，兩個……隨着水旋轉着。

在吃着餃子的時候，小牛還是用自己的小眼睛，嫌惡地看着冒兒眼。膠皮娃娃不放心地擺在自己的近邊。只要冒兒眼向他這面看一看，他就把手按在他的上面，同時叫着：

『爸！他又看了。』

『吃吧，你冒兒眼哥哥……答應不再搶你的了……你夠了嗎？冒兒眼……再吃五個不嗎？』老孔坐在一邊咽着唾沫說。

冒兒眼很快吃完了自己的一碗，便毫不留戀地站起來，背起自己的筐籃，顛動着手裏的鐵鈎子說：

『小牛，明天早晨我去找你們……』冒兒眼走了。

『老孔你不來一碗嗎？』掌櫃誘惑地搖一搖酒瓶說：『酒還有這些……』』

老孔歪頭看一看孩子們的碗——姐姐的一碗已經吃完，正在飲着湯，小牛的碗裏還有兩個。老孔並不怎樣關心到女兒，只是關心到小牛：

『牛……還要吧？』孩子並不回答，只是吃。老孔站起來又坐下，看一看酒瓶，那裏面的酒清楚地還在不安靜地起着泡沫，微微地可以嗅到一些從瓶口散溢出來的香味——這是在風偶爾停止下來的時候。

『好，給我也煮十個餃子吧——先來一盃酒，給一瓣蒜吃吃……』
別人們正在講着今天自己的光榮：

『屁大工夫啊！我竟幹了八十袋……真是屁大工夫……』

『我還沒有幾泡尿工夫……也幹了五十袋呢！』

『照這樣……喂……看啦……又有船向這裏開了……』

幾天小販們的生意像風一般地好起來了。人們吃了這樣又吃那樣，吃了又來

吃，喝了又來喝……

一盃酒咽下去以後，老孔感到這四週有點春天的樣子了：江對岸的樹林，已經朦朧地有些綠意渲染着了。靠近江橋鐵道的土堤邊側，也開始了黃青青的顏色。對於別人的吵叫，也似乎感到了一點關心。雖然這些話題全是他幾多年來聽得爛熟也自己講得爛熟，甚至變成了厭惡，但現在他又不自主地同別人說了起來：

『你們……噯……全是說些什麼呢？我幹了二十年了……摸摸你們的頸子吧……慢慢全得像我似的……像個王八似的……向前探着……想直也直不起來了……』

『老孔——你又領孩子在吃啊……又喝酒……快了，你的老婆又該揍你了……』一個疤頭的禿子沒有眉毛也沒有鬍子的人說着。他正在坐直着身子喝茶。

『老孔的老婆……還正年青咧……長的還真不錯……老孔的孩子全像他

的老婆……不像他……喂……小牛……管我叫爸爸……媽拉的……爲什麼

不叫啊？我纔是你真爸爸咧……老孔不是……你搖頭幹嗎（麻）……好你罵我……」這是一個有着很濃厚眉毛和連鬚鬍子的人，眼睛被高粱酒燃燒得赤紅着，他一面說話一面打着飽噎。

老孔看着孩子們去了以後，他的手又重新插入原先響着銅元的袋子裏。現在這袋子變得瘡啞了，他把袋底掏出來，翻轉地看了看，把那袋底存積下來的碎紙，棉絨……抖落出來任風吹開去，重新又安置在原處。同時纔向孩子們吃餃子和喝酒的地方望了望，那裏人還是來來去去……賣餃子的老姜，忙碌不斷地打着鍋沿。從餃子鍋裏升騰起來的蒸汽，被經過的風急轉着——原身，他們坐過的地位，現在又坐滿了別人。

船塢東端，卸載的人沒有改變的來來去去上下爬走。被卸空了的糧船，沿着船塢的南沿輕鬆地開始離去。這面滿着載的，也開始向前推近了一步……掌籤人的

嘎嗓子的喊叫，可以聽得出有點兒不濟了。

老孔一隻手插在衣袋裏，停止不動，同時眼睛却茫然地看着那連接在堤岸和糧船中間，遠遠看來更顯得苗細的跳板。每次人們經過那上面，起伏的弧形更顯得擴大了。江水蕩起來的浪頭似乎又蠻野了一些。

——錢，又給孩子們吃了……自己也喝了……回去她又該……多掙十袋吧……
今天……誰讓請了冒兒眼那小痞棍。

腿強直的，兩腳放着平行的間隔，一隻手在衣袋裏無所謂地抓動着——人在衣袋外面也可以看得見這動作——湧動着身子沿着堤岸走了去。

這是幾天來僅有的現象：風停止了，隨伴着黃昏，江水要睡着似的流走。街市那面一些高聳的烟囱，低高不整齊的建築物，在日間是那樣被風纏裹得發了昏黃，遙遠看去似乎也發生了搖曳。現在是剪影一般地，寧靜地平貼在發着藍和灰黃色的遠遠天空上。從烟囱聳直起來的烟柱，炭筆似的要替代了夜，把天空先烘染着——從每處建築物的窗口浮出來的燈光，螢火似的閃爍不安。

孔春離開了船塢，沿了江堤茫然地走着，一直到那掌籤人和小販們的喧雜的刺耳的鬻叫，不再那樣清切的時候，他的週身似乎纔感到一種脫了羈勒似的輕鬆；纔這樣意識到：

——風停了啊！

他停止了脚步，回過頭去望一望：江橋似一條多腳的黑蜈蚣，僵直地臥在江上。從橋下面望過去，遠處的街市已經被煙氛糊模得相同，建築在江面上了。船塢地方的燈火又好像繁多了一些，人的真正輪廓已經識辨不清，看起來祇是一些逆立的毛蟲樣在那裏蹦蹦動動……

——這要幹到明天早晨啦！看樣子……明天早晨也不會就幹完的……船還是那多哪……

他不再停止也不再遲疑了，一面走，一面把手指探到衣袋裏面去，讓那些銅元們每個來吻到牠：

——只要這樣船多些……賣力氣多捐兩袋……給孩子們吃點……自己喝點……算什麼呢？……不算什麼……就祇這兩個孩子……小牛這小王八羔子……不知道睡了沒？——另一隻手摸摸別一個衣袋——不錯……糖還在這裏……這孩子……一定得有點出息……比方……

從東面的江面上月亮浮上來了，靜靜地升起着。遠山和樹林已經分別不出一樣是綿延不絕地向左右描着不很急峻的曲線。

遠遠一所小丘似的房子，一半埋在地下，一半孤獨的留置在那廣漠的沙岸上，從一個類似窗子的孔口，拖出一條狹窄的燈光。

當他一看看到這個小丘，便把所有的思想全停止住。占據了他整個思想的全面的那一個女人的影子——有着很寬廣的前額，尖銳的下巴，在一條較長的直的，有點隆起的鼻子兩邊，深深藏着一雙睫毛很長的眼睛。常常是嚴肅而溫和地照臨着一切。和她的年齡不相稱地，祇是那額皺過度地多了，除開嘴唇還有些近乎血色的微紅，其餘全是蜂蠟塑成的。

吓！吓！吓！這個老婆……變得這樣快呀！

這不是出於惡意，也不是出於嘆息，似乎祇是一種習慣的裝點。向四周茫然地看了一轉，深深呼吸了兩口，從自己口裏發出來的酒味還是很濃，這是沒有方法掩

藏的：

——管他吧！

打了兩下門扇，門扇發着咕咕喳喳腐敗了的馬口鐵相咬的碎響。裏面先發出了兩聲乾枯的嗆嗽，接着纔是說話的聲音：

「怎麼樣晚啊？」

「開吧！——孩子們睡着了？」

在第一步踏進門來的時候，他幾乎跌倒下去，好像他是第一次來的生人，忘了一進門的地方還有段一尺高的階梯：

「噢？」他意外的叫着，急忙站好了步子，同時一股過於濃重的酒氣噴開去，眼睛又回復了彎曲。

「「噢」什麼？又喝過酒！」女人的聲音並不高大，祇是沉鬱地看着他，一面照舊弄好了門。

在屋子的地上，散亂地堆滿着垃圾。筐子空在一邊，孩子們已經睡過去了。爲了關閉門戶，安放在一隻蹩腳小桌子上的煤油燈，開始跳動了幾次，隨着也安靜下來了。

第一，孔春先伏下身子去看一看孩子們，他用自己的鬍鬚輕輕在那睡得發燒的小臉上，貪戀不斷地拂動着，女人像毫無溫情地扯了他一下說：

『你又要弄醒他嗎？』她的眼睛過度擴大，停止在丈夫的臉上。相反，他的眼睛却始終勾曲着，側着頭稚氣地望着她，從衣袋裏把所有的銅元抓出來，小心堆置在棹子上：

『你看呀……這全是今天幹的呀……只喝了五個銅元的酒……膽的全拿回來了……孩子們……今天連一個屁也沒給他們吃……聽你的話……你在幹麼呢……又在挑選這些廢物嗎？噯！又該咳嗽了！歇一歇好吧……我真要睡了……』他到垃圾堆的近邊用脚尖觸一觸，又用手輕蔑地在每個堆上抓了一下，回

來坐在那低腫的炕沿上，一面拳頭敲打着大腿，擦着頸子，打着哈欠，一面說：

『……這敗家的腿……變成木頭的了……還有這頸子……也變得可惡了

……多捐兩袋……就要發酸痛……想當年……

「啞！真是「好漢不能提當年勇」啦！……只有看我們的小東西們吧……」他又用手去撫弄那孩子沾滿着煤屑亂草和灰塵的毛蓬的頭髮……

女人不大留意地聽着他那習慣的自言自語的謊話，自己又復坐近了那些雜布、煤屑、化粧品小瓶子堆的中間，那個殘破了的洋囫圇也出現在她的身邊。她像一個分類的科學家，每晚照例要從孩子們拾回來的垃圾筐裏，分出來什麼是高貴的，比方上等社會婦女們用的盛香水和膏油的奇模怪樣的瓶罐；罐頭盒子，香煙筒……從這些廢物之中，她精細地選擇着。破布片可以洗淨了，堅實些的用作她每天到街上為一些拉車夫，流浪漢們縫補的材料。只要能賣到價錢的，她總是不使牠們埋沒……現在她正是決定那個破洋囫圇的命運。

——賣了牠好呢？還是給孩子們留着玩呢？

她看一看睡在炕上的小牛，孩子一回來就向她懇求似的說了：『媽！這個不賣吧！留着我玩……明天我再給你拾個大的來……你再賣……好媽……』她好像沒什麼感動，祇是冷冷的從孩子手裏把那個殘破的小東西反轉地看了看，自己起了幾聲艱難的嗆嗽，又遞給了孩子說：

『先拿着玩一玩吧。』

孩子睡着了，她又從孩子的懷裏輕輕把牠抽出來，同時她看到女兒的頭髮裏埋藏着過度多的灰塵和煤屑。當時她要叫她叫醒起來，爲她梳洗梳洗，她又停止住：

——今天洗了……明天還是一樣啊！

當孔春走進來，她正在冥想中，天氣熱了，怎樣纔可以使孩子們身上那些腸胃似的裸着棉花的棉衣，從身上替換下來呢？於是決定了把孩子們拾得來的東西，除開能夠用的布片，全出賣。連那殘破的洋娃也算在內。

孔春打起鼾聲。他那樣子仰臥着，身子一半在炕上，下半段留在地上。小腿和身子爲了炕的緣故，正好形成了一具「曲尺」的樣子。

她對着堆在小棹子上的銅元看着，好像沒有意思要數牠，她竟又數起來。在她數完的時候，她用一隻銅元輕輕軋打着其餘的銅元……眼睛，從手裏的銅元上面轉到了堆在地上的垃圾，從垃圾轉到孩子們睡着的地方，而後才停止在孔春的身上——他正在粗魯地震響着鼾聲，在鼾聲裏面常常要有痰似的東西來阻害那經常的呼吸。呼吸的氣流要經過一回奮鬥，或是直到他自己半意識地咳嗽幾聲，纔能照常地流暢。這流暢維持不多久，新的阻障又會發生的……

她舉起燈來，照一照，他的臉色是鮮紅的，所有在日間固執地堆集在臉上，眼尾，前額各處的紋皺，也顯着鬆弛些。那厚厚的，快活的有點弛下的嘴唇，現在也變得有點飽滿，紅潤，壯年人似的，埋在那叢密的鬍鬚裏，不時抖動……完全稚氣地睡着。雖然他的鬍鬚由黑已轉到斑白，他比她總是大着三十年……而在她的眼睛裏，他永

久是稚氣地，一個孩子似地迷戀着她！

『起來……脫掉衣裳睡啊……總是這樣慣着孩子們啊！』她搖動他，而他祇是哼着，這哼聲却引起了她的嗆嗽，待她的嗆嗽停止下，他的鼾聲又是無顧慮地震響了整個的小屋子。

『爲什麼……總是背了我給他們買着吃啊？……這些小東西們……將來他們不會這樣……』

她從孩子們的口中，已經知道了他又背了她爲他們買東西吃了，並且還請了一個不相干的冒兒眼，孩子說：

『爸，把銅元都給那些小王八崽子們了……還請了冒兒眼吃了那樣多的餃子……爸說給他們吃點吧……吃點吧……省得他欺負你們……冒兒眼吃了餃子……說不再欺負我們了……明天還叫我們跟他去撿煤……到有火車的地方……媽……我不願跟他去……我怕他把我姐姐推在火車底下……』

『不怕……還是撿煤吧……撿煤多賣錢啊！』姐姐顯着很精明的鼓勵着。

今天孔春回來這樣晚，她知道他又在抵補着自己的虧空了。雖然起始她爲了孩子會和他爭吵過，後來她也曾這樣說過：『你喜歡喝酒……就少喝點罷……小心那江……孩子們不要背着給我他們買吃……孩子們有飯吃就中吧……你不是小年紀了……』

『對了，不再給他們買吃了……不過孩子……他們應該吃一點有油水的東西……不比我們……他們還正在生長……像一棵纔冒芽的小草似的……你不能缺牠的雨水……一缺雨水他們不比我們……是禁熬不住的……多少總得吃點……吃點……趁着我還能掙抗得動……算什麼呢？只要我抖抖精神……多掙上十袋……八袋……小王八的們……什麼全有了……』

他常常要這樣溫和委婉的，向她解說，同時說到她：

『看你的臉色……像什麼呢？血全被臭蟲吃了？像什麼呢？人全指仗着血活着……』

……把你週身的血全抽出來許有半茶盃？你也多吃點吧，檢能補血的東西……每天……」

她什麼全拒絕着。能夠治病的藥和能夠增加血的食物。她總是顯着病態的激奮說：『……不要管我……我不能馬上就死的……想着你自己吧……那江水和

豆袋……無論那天……全能要了你的命……我不想你再幹下去了……』

『我離了他們……活不下去……』

城市裏流過來的騷音漸漸地減少下去。從這屋子南面的一扇窗口望出去，月亮升向天中，江水閃動着顛着金屬似的雜光。對岸，還有幾點漁船上的燈火在紅，背襯着那長長不斷的樹林的屏障……

她：孔春醒起來，他看到她還在那面整理一些破布。洗着，剪着，用火在烘烤，他叫住

『你還在弄啊！』他伸展了一下身子，用手摸觸到屋頂的馬口鐵：『噢！這鐵

「……不是全糟爛了嗎？」他故意用手指又觸動了兩下，接着便有些星星散散的鐵末和類似泥土和沙粒的小東西，紛落下來。他的臉上，衣領，袖口……全沾到了，幾乎迷了他的眼睛：「這不成了……房頂蓋得掉換一下了，媽的……真是……」

他坐下來，仰着頭上望，兩隻手的骨節弄着 *ts-ts* 的碎響。他又看見孩子們了，從孩子們的頭上把方才從屋頂上剝落下來的東西，小心地企圖用手指搔扒下來：「噯噯！孩子們的頭髮……你也不給他們弄一弄啊……裏面全有「活」玩意了！」

還不等待她回答，她的嗆嗽却代她作了回答。待她能這樣說時：「活玩意？什麼活玩意？」她的臉變得發紅，顴骨上好像塗過了上好的胭脂。

孔春停止地看着她，輕輕點着自己的頭，他好像預感似地想到了什麼，又似自己已在決定什麼。無意義地在這屋子裏僅有的空地上走了兩轉又抹回來——他的頭髮和鬍鬚全飛蓬着，眼臉有點拖下，整個的身影，在這屋子裏臃腫地旋轉，棹子上

的燈火全蒙到了威脅，無節奏地在顫動。

『熱水有我要喝點——這樣……你快死了！不吃藥……也不吃能保養的東西……不行……你不能死……我不能讓你死……』

他大量地喝着她爲他預備下來的水。她一樣陰沉地靜靜地看着他，除非必要，她從不肯浪費一句話。

『找什麼？』她看到他周轉地無端緒地尋覓着，她提醒似地問着他。

『我的帽子……』

『這裏……』她從炕角幫他把帽子尋到，接着說：『這時候要到那裏去啊？』

『不，不到那裏去……』

她看着他條理着自己的頭髮和鬚鬚，微微顫抖着手指在整平着被壓捲折了的帽沿。那帽子已經飽浸了汗油和泥土，牠沒有了固定的顏色，也沒了固定的形式。人可以任意說牠是灰色，或是黑……也可以說牠是一頂有遮沿的呢帽；也可以說

不是，雖然牠原先曾是一頂什麼人的頭上的呢帽來。

頭髮和鬚鬚梳理好了，帽子托在手裏，暫時並不戴上，他以一個青年人的姿式，笑着撲過她的脖子。這使她將從她臉上退落下來的胭脂，又開始帶着急度的升騰，在整個額骨上燃燒起來。她相同一個第一次纔和男人接觸的少女，多少帶些不安的意味，埋下了自己的眼睛。記憶的箭，像一顆不期出現的慧星，從那颯急流走着的過去的光照裏面，照見了她們的十五年前。他的更粗野的手臂，那時候總是在她的脖子上勾捲地出現着，她幾乎每次全可以從他的身上尋出麥粒或豆粒來，他那時就是個碼頭夫。

這慧星似的光芒很快地就不再照耀她了，橫在她眼前的是那凌雜的垃圾，炕上睡得是狗一般的孩子們。從窗口望出去，那是在她的意念中幾年來總是加增着恐懼，憎惡，現在牠是正在狡狴地閃顫着雜金屬似的光的松花江……

牠們終有一天要吞吃了他呀！

對於孩子們她也是這樣想着：

——他，會爲了他們碎了自己的骨頭……

她憎惡着江，也冷淡着孩子們……

『我要出去。』他把腰間的搭布，繫了緊，使那拖長的總頭掖起來，隨處要顯出青年人樣的敏捷：『你睡吧……我明天早晨就回來……』

『你又要去趕夜班嗎？』她的聲音有點帶顫，勉強沒有嗆嗽起來。

『覺得力氣很好……晚上沒有風……大白的月亮……比白天好……明天白天不去扛了……再有風……趁現在備多……』

他拉開門走了，她也忘記了阻止他。

第一次呼吸到新鮮的從江上飄過來帶點涼味的氣流，他連續地起了串不能克制的寒顫。

那一條多腳蜈蚣似的江橋，更顯得僵直地伸展着。在橋頭的南端揚旗上，正在

閃換着紅綠的燈光。一刻一列夜車開過來了，不甚遙遠地震鳴着汽笛。當車穿過橋上時，雖然小得玩具似的，但空曠地起着騷響，似乎這橋要被崩頹了。

在列車無留戀地穿過了江橋，從越來越不清明的遠方，還可以聽到那一致的機輪的輾軋聲。

橋頭上揚旗的燈光又在變換了。

沿着橋的兩端，無窮無盡地延伸着土崗，他竟聯想到孩子們明天去到鐵路附近拾煤的事情：

——噢常常靠近火車……在小孩子們……這不是好事情啊！還是去拾煤渣吧？到那些垃圾堆上……

當快要經過江橋的下面時，他停止住了，要回去說給孩子們明天不要跟冒兒眼去拾煤，還是到附近垃圾堆上拾些垃圾吧……可是從崗那面，靠近船塢的方向傳出來的人們吆喝的騷音，留止了他。立刻是一種新的，不可遏止的馬上需要發洩

的力量，貫串了他的週身，他向身後望一望——那低陞孤獨的小屋子，已經看不到了，祇是一帶不甚曲折的長堤，長堤外面開闊地流着的江波……他的家好像被那現在望不見的沙灘埋了……記得在他時才離開那屋子時，行不到幾步曾經回頭望過了一次，牠是那樣值得侮蔑，猥瑣而低陞啊！恍惚看見他的老婆，也出現在那門口向他探望着……

船塢的燈火，紅亮着。人們爬上爬下。在日間擺在那裏的小販們有的還在那個賣餃子的嘴裏還是不住的帶唱地數落着，鐵勺子敲打着鍋沿……

蒼白的堆棧那邊的糧袋的山，又陌生地增多和增高了——孔春有點強直的腿，當第一步踏下跳板的時候，好像微微感到一點顫抖，但是這很快地就變成熟習了。

『來一個——夥計！』他向遞糧袋的人們開始喊叫。

和船塢那面遙對着，這面是一帶連綿起落的煤底山。山腳下來去滑走着成列的載煤車。車廂爲了經久作同一種的使用，同其他的機件相似，變成黑色的了。祇是軌條的背脊和車輪接近軌條的部分，却更顯得光亮慘白，每次走動起來，像一個什麼黑色大動物的牙齒，在那裏開開合合。同時又像這樣永久單調的和軌條嚙嚼，感不到了興味，常常在發着似乎要企圖掙脫開的騷音。所有這裏的土地，人，連靠近鐵道近傍的樹木的皮膚……全爲了這同一的色調渲染着了。運煤的人爬上爬下，盤走着每個煤的山峯，除開從他們時時發出來的騷音，這是在證明那是人在動着，如果他們不在動，不有這騷音，遠些看過去，你眼力再好些，總不會馬上就指出什麼是煤，什麼是人堆積的地方。

當每一列空着的載煤車從堆煤區的欄柵裏，顯着無力而虛空地溜爬出來時，孩子們總是強盜似地撲過去。爬上車箱，向外投擲着車箱賸留下來的煤塊，球一般滾着，有時也夾着些哭叫聲。很快這騷動就會隨着那爬去的煤車肅靜下去，散在每處，各自驗看着自己的獲得品。有的已經離開了，去到街裏自己主顧的地方賣掉去，有的還是等候在這裏。——冒兒眼靠坐在牆根，正在吸一枝紙烟，小牛和小馬坐在他一邊。

『冒兒眼……走啊……不去賣嗎？』一個猴子似的孩子，經過冒兒眼的跟前，略略一停止，狡猾地看一看冒兒眼的袋子和筐籠——那只有一點點不成樣的煤塊——笑着說。

『滾你媽的蛋吧……管我賣不賣呢？』

猴子似的孩子侮蔑似的向冒兒眼睨了一下眼睛，嘴巴扯到一邊，指一指他的筐籠說：

「爲什麼不去賣？再多了你的筐要擱不下了……」

「你敢？」冒兒眼要立起來的時候，那個孩子顛着自己肩頭上的凸凹不平的小煤袋跑了，開始參加進了那去街裏賣煤的一羣。冒兒眼還是繼續吸自己的香煙，他鎮靜的吸煙的姿式完全像個大人的樣子。一隻好的眼睛，還微微有點睜眯，輕蔑地在看着對面的土堤上正在經過的開向滿洲里的列車。列車過去了一刻聽到了車行在江橋上隆隆的聲音。這聲音也沒了，他又好像在察看着游動在遠天上的雲。

小馬和小牛呆呆地坐在他的身邊。他們失却了垃圾堆，也好像失却了一切的

能力，她看一看自己筐籃裏的煤，僅是那幾塊，她要拉着小牛重新去拾垃圾。

「牛，我們走吧……到江邊去檢吧……」

孩子要準備跟姐姐去了。

「不准走——等着拾煤……把這個先給你們……」冒兒眼把自己筐籃裏所有的煤，全傾入了小牛的筐裏。孩子看看自己的筐，看看冒兒眼——他不理他們，

只是掉轉的吸着那段煙尾——向姐姐說：

「他把煤全給我們了……爸今天在家睡覺……」孩子知道他的爸爸在家裏睡覺，便不會有餃子吃。姐姐看見了煤，又怕冒兒眼生氣，也不敢走了。又安安地坐在冒兒眼的旁邊，半張着等待的眼睛。

煤車不斷的來去，孩子們不斷的聚起來又散開……那黑色的怪物閃亮着自己的牙齒……那黑色棉絮似的烟，好像在添補着天空白色雲和白色雲之間遺落下來的嫩藍底空隙，不斷的從煙囪裏盤捲突出……汽笛金屬味的聲音，有意無意的在尋找解答……尖銳的震蕩着。

這些全擾亂不了冒兒眼，他不同一些孩子們聚散，他連睬那些煤車和孩子們忙碌的興致全沒有，祇是若有若無地同小牛說：

「你爸……那老傢伙……怎麼今天不去抗了呀？」

「爸累了……昨夜一直抗到天明……你去找我們他才回來哪……」小牛

的姐姐代回答了。她總是有點恐懼着冒兒眼不懷什麼好意，平常他是那樣蠻橫。

「小牛，你爸待你好？你媽待你好？……人全說你媽是嬌姐兒出身，是真的吧？」

「你管不着……牛……我們走吧……不和他這壞種在一起……」

姐姐嘴裏噴着憤怒的泡沫，腦背後的小辮子拱起着，樣子要哭了，扯着小牛的胳膊就走。

「等一等……不准走……等着拿煤……」冒兒眼粗着聲音，望着遠方——

一列煤車開來了，慢騰騰地。——他立起身來，把自己身上的衣服零件，安詳地包紮着，別的孩子們已經剩得無幾個，並且他們是祇等待撿取從煤廠開出來的空車，對於滿滿盛着煤的車廂，這是艱難。

冒兒眼笑一笑向小牛說：

「小心，不要叫煤塊軋破你的腦袋，你蹲在這裏吧……教姐姐跟我去……」

接着他又向其餘的孩子們高叫了一聲：

「小兔子們……今天不准來搶我的煤了……誰敢……我要了他的命」

每次其餘的孩子們總是像拿自己弄得的煤塊一樣，當冒兒眼從車上跳下來……孩子們已經跑淨，每人全要弄得比冒兒眼多。他自己常常是祇能落得很少一些，並且還是他們偶爾落下的一些碎塊。如果在鐵道附近尋得過久了，也許被巡查的人們看見了，那時他還得逃跑。

因為他過度強橫，孩子們總暗算他。全和他生疎，笑笑嘻嘻地遠着他。在他從車廂上把煤塊滾下來，他們總是在他還沒有下來就跑了……冒兒眼雖然在後面叫罵，他們也還是噉噉格格地笑着，跑着……顫動着肩頭上的煤袋，他們知道冒兒眼是不懂得記仇恨的。

「今天……你們誰再敢……搶我的煤……非軋破你們的腦袋瓜子不成……」他又重新喝叻了一遍。這面孩子們雖然和往常一樣，彼此嘻嘻哈哈做着鬼

臉，表現着他這話不算什麼，可是誰也不敢再去等待冒兒眼從車上滾下來的煤了。

『冒兒眼……有了老婆……就不顧朋友了……』

孩子們有的這樣說，向小牛和小馬這面唾着口水。小馬也輕聲的還罵，戰兢兢的，隨在冒兒眼的後面。冒兒眼已經爬伏在鐵軌旁邊窪下的地方，避着開車的眼。不甚遠地他聽見孩子還在這樣大聲叫喊：

『偷煤的呀……小倆口呀……新討的小老婆娘呀……』

他只有回頭指一指切動着自己的牙齒，因為煤車離得太近了，他不能去和他們相打。

太陽已經沉落，還有些湛金色的光條，從天西的雲層背後，閃亮在江水上面。渡客遊逛的小船，像一些初生的蚱蜢，不甚靈活的隨處踴動……

冒兒眼此時變成一隻多脚的猿猴，用着一種特殊的敏捷攀上了煤車。從這一個到那一個，跑着，向下面投擲着煤塊，孩子們亂叫，小馬不知道應該怎樣的好，眼見

地一些閃光的煤塊接連地投落下來，有的滾入路旁的枯草裏面，也有的粉碎在沿路的石頭上……她紛忙，嘴裏亂叫着小牛。

「快呀……拿你的筐呀……撿那大塊……小塊別要呀……向這面點呀……

你們敢搶？……冒兒眼！冒兒眼！他們又來搶啦……」

冒兒眼從車尾上安詳地爬下來，手裏緊緊握着一枚煤塊叫着：

「小王八們……再敢動我的煤……軋碎你們的頭……」

孩子們貪婪地亂轉着自己的眼睛，用着自己的布袋遮掩着筐裏時纔搶得的煤塊，嘴裏嚷着：

「我們多階搶過你的煤呀？你不能聽你小老婆的話呀……咱們是老夥計呀

……搶點算狗屁……」

冒兒眼並不來分辯，就用手裏的煤塊向站在前面說話最多的那幾個，無選擇地投擲過去。接着就近拾取第二塊也投擲出去。孩子們跑開了，很快又集在一起，並

且高聲地警告，他們要去報告看煤廠的巡查人。

『等着吧……冒兒眼……我們去告訴去……』

孩子們開始了計議：

『我們去報告老頭子……一定……』第一個被冒兒眼用煤塊投着的孩子，他尅打着沒有幾塊小煤的筐籃，尖銳地提議了。

『不，我們爲什麼報告那老傢伙呀？不能賣自己的伙計……冒兒眼平常多麼大方……他弄下來的煤……他並不全要……』

『你們……全弄得那樣多……怪不……你們……』第一個提議的，把自己的筐籠抖擻了一下接了說：『我自己去報告……』

『你敢奸細……我們摔你在鐵道上……讓車輪軋碎你……』

『快快……冒兒眼你還不跑啊？那老傢伙來啦……』

從欄柵那面轉角，那個喜歡喝酒的俄國老巡查出現了。手裏揮掄着一根粗的

棍子，脚步蹣跚，帽子貼着後腦，在很遠就可認出他那特出的紅色的酒糟鼻子，懸下地跳動。不靈活，醉言醉語，用那沒有威勢的聲音和語句喊着。孩子們好像並不怕他，直到他好容易走近了，大家才玩笑地走開。他們引逗他發狂，撿取路旁的石頭或煤礮投擲他。

冒兒眼站着不動，他眼送着小馬小牛跑得遠了，別的孩子也散向四方。但是他們並不馬上就跑開，還在貪戀那散在路旁的煤塊，一方面還在喊叫：

『冒兒眼，還不跑呀……奔你去啦……』

老巡查因為抓不到別的孩子們，正在發狂，在他經過鐵道時，用手裏的棒子接連擊打鐵軌，又幾乎爲了枕木拌跌在地上。像個烏雀尋找食粒似的，撿檢着煤塊，一面向冒兒眼這面奔跑：

『小老鼠們……我今天非打死你們一個……你們儘教我吃苦……』

他的棒子掄得發着風，向冒兒眼的頭上劈過來。冒兒眼微微一側身，棒子劈空。

了，接連第二棒子又橫掃過來。冒兒眼已經看得出老傢伙是在用了所有的力氣，帽子落在地上了，僅有的幾根頭髮起着無秩序的飄飛，眼睛赤紅着像要由那斷崖似的眉骨下面，鳥巢似的眼孟裏面迸跳出來。嘴巴拉開，幾顆僅有的牙齒，森立的向外顯露。

『老猴精……留點力氣喝酒吧……這又不是你家裏的煤……』

『小老鼠……』

經過了幾次努力，老巡查的棒棍掄起來，不再那樣起着風聲了。孩子們在這個機會，撿拾了所有的煤塊，遠遠的破着嗓子叫着，拍着手。有的已經溜開。

冒兒眼看得清楚，他知道沒有再和這老傢伙牽扯的必要了，他準備要逃走。老巡查却不肯輕放他，雖然他每一次掄起來的棍子全被冒兒眼躲開，每次浪費了氣力以後自己總要增加着喘息和暈眩，但是他並不肯放鬆他，這回他必須要把這偷煤的小老鼠們抓住痛打一頓，好洩一洩每次他從煤廠管理他的人得到的侮辱。

——老東西，再這樣懶惰……就滾蛋……你只管打呀……打死一個偷煤的孩子算什麼？廠子會負責交涉哪……

老巡查一受了申斥，就決定要打死一個偷煤的小老鼠；可是喝過了酒，他就這樣向人，也許向自己說了：『偷點偷點吧……反正廠子的煤……他們總偷不完的……那偷煤的老鼠仔們……最大的像我的孩子一樣大呀……我從來不打我的孩子呀……』

所以每次當他值班，孩子們總是說：

『走，今天是老猴子值班啊，他祇叫，不打人……』

今天他却要決心打倒一個孩子，他追着冒兒眼：

『跑了不算小老鼠……今天要得捉住你了。』

他跑得是那樣不靈活，緩慢……冒兒眼祇是不在意的快一快脚步，一刻他看

見追他的人慢下來……他又停止下叫着：

『來追呀，老猴兒精……』

『追呀，老猴……』不甚遙遠站着的孩子們，把手圈在嘴上，作成播音的喇叭也威脅的叫着。

天有些昏下來了。人的眼睛開始朦朧，老巡查在一處陷下的乾水窪跌倒下來，他努力地站起，繼續地追趕。嘴裏不再用中國話罵了，夾在喘息裏面，用錯落的下流的俄語罵着了。

冒兒眼祇是回旋的跑，在這草場上檢選着不平，和有着泥濘的地方跑。孩子們散盡了，各自去尋找自己的主顧。他看一看自己筐籃裏的煤，祇剩了很小的幾塊，有的是他爲了跑時自己扔開，有的是遺落了。他想着小馬和小牛他們已經到家了？他從筐裏隨便摸出一個煤塊，投向那個老巡查說：

『回去吧，拖着牠……誰喜歡要你這玩意……』

冒兒眼像一隻鳥兒似的不見了。老巡查還在自己旋轉，立刻就跌倒了，他這次

却沒能起來，較遠一些看去，祇是一團球似的黑東西在滾轉……

從煤廠裏已經聽不到了人的吆喝聲，載煤車也不再出現，祇是那接連的煤山，較日間看起來似乎更沉重，烏黑，嚴峻和密接，圍牆上面，每條欄柵的上端尖銳得相同狼的牙齒，祇是狼的牙齒沒有這樣整齊。

冒兒眼他發見了老巡查爲什麼這次跌下竟滾在地上不爬起來了呢？他疑心也許這老傢伙故意引誘他去看他，好抓住他？他搖搖自己幾乎是空了的筐籃，把僅餘的幾顆煤塊也不要了，干淨的使牠空起來，才又向老巡查躺着的地方看了一眼——天是更暗下來，那個球樣的東西，是不是還在湧動，已經分辨不清——他唾了一口唾沫：

「滾蛋吧！老狗熊……使什麼鬼呀？太爺不上你的當哪！」

當他走開幾步，又停止住了，同時一個很奇突的思想擒住了他：

——他跌死了吧？人命！

他跑開，可是在他意識清明一些，又停止住了。他想他也許是喝醉了，在一些巡查之中，他並不恨他；他常常叫他作和善的老狗熊。他決心要看看他。冒兒眼也認識他的兒子和老婆。那是一個更胖的俄國女人，她的肚子隔離着她的眼睛和脚尖。他們就在煤廠那面一所小木房裏面住。

在冒兒眼還距離那球樣的東西幾丈的地方，他已經聽到那老人的鼾聲。起始他總是疑心他是在裝作，伏下身子，讓那冬天留下來的枯草遮蔽着自己傾聽着。鼾聲一刻比一刻蠻野起來，他又試驗着用一塊石頭投過去，鼾聲依然沒有改變，便決心爬過去。

一股濃濃的酒的氣味靜靜地發散着，他摸一摸他的前額，不經意他的手觸到他的眼下，他感覺到似乎有着淚水從他的臉上爬過了：

——追不上人……哭了嗎？老傢伙！

跑到鐵路近邊把他的帽子尋回來，給安置在臉上。他想不能這樣讓他睡下去。

呀，廠子裏的官員查露他，他們會把他攆走，應該去通知他的老婆。

他熟悉那所孤獨的小房子，從窗戶已經放出了燈光。那個龐大的黑影正在窗裏面轉來轉去……他不去打門，却把臉貼在玻璃上：

『喂，你的老頭子醉啦……躺在那邊草地上……』

起始老婆子受了虛驚，眼睛圓着，張開手臂，叫不出聲音來。待她認得出那是他丈夫所要捉拿的偷煤賊冒兒眼，她尖叫着撲向冒兒眼貼着的玻璃，樣子像要打碎玻璃立刻就抓住他的頭髮。

冒兒眼安詳地退開，等待她出來，他好再向她解釋一遍。門暴亂地響着，胖女人手裏提着一條粗棍子，他並不聽冒兒眼的話，祇是無理解地追着，連串地尖雜地叫着……冒兒眼祇好引着她，先跨過老巡查的身子——他的鼾聲還是很放肆地響動——喊住她：

『站住吧，老渾蟲……他就躺在那裏……』

他擔心她也許被絆倒，可是她好像十分熟悉這鼾聲，立刻丟開了棒子，伏下身子。

冒兒眼遠遠的看着，他本想過來幫同她把他扶起來，他又不肯，怕那個女人會代他的丈夫捉住他。忽然是一串警笛的尖叫，從那面發出。這警笛的聲音，鋒利的刀一般地刺着了冒兒眼，他開始感到了戰慄，他知道無論什麼時候這警笛對於他總是不利的。雖然他的脚開始感到了沉重，他的意識却清明，知道非跑開，立刻便會有人來捉了他。

跑過了幾條僻淨的街，聽着後面沒有什麼聲音了，才擦一擦流出來的汗。筐子還掛在臂間，沿着牆蔭各處的黑影茫然地走着……

街端盡處，江阻住了他。船塢的方面也變成了空蕩。賣吃食的小販也隨着糧船，掙夫，等等不見了。祇是那些糧袋的山兀立不動。和東面的煤的山，雖然在夜間，也好像彼此無言地競爭着高峻和雄偉。

「呸！」他向脚下的江水寬心地唾了一口。搖一搖肘間的籃子，沿着江，經過江橋的下面，走向了孔春家裏的方向。每走一步，他的腸胃開始感到一種不斷沉墜似的空虛。

——老傢伙值班的時候，再不去偷他的吧！

他這樣決定地想過了以後，便停住了不再向前走。雖然孔春那所孤獨的小屋子已經完全呈現在他的眼前，從窗口射出的燈光也看得分明。他轉回來，行了幾步，又轉回去一直奔向小屋子的窗口。

小屋子裏每夜堆積垃圾的地方，現在被閃光的煤塊占據着了。孔春和他的老婆，兒女，正在圍坐着吃夜飯，也許是講談着那煤塊的價值和故事。可惜冒兒眼的耳朵是不甚靈活的。

爲了看見那從碗裏升騰起來的熱氣，他的腸胃似乎更加增了沉墜的重量：

——進去分一點煤去賣吧？

不知爲什麼，他想一想終於從那所小房子的窗口離開，反走向了夜的市街。

船塢近傍賣吃食的小販們，照常是用鐵勺跌打着鍋沿，「Da-da-dan……」地響，不過帶吆喝帶唱的叫賣聲沒有平常那樣高亮了。

碼頭夫們，有的拖長地睡在堤的石板上，有的在翻找自己棉衣服裏面從冬天一直養到現在吸人血的小蟲子。他們得住牠們互比較着大小，數着腿腳的數目，有時也用石頭軋開，看一看誰的血色紅。貪吃的人，便流連在賣食物的板檯上，和老板閒磨着牙齒，有時也賒一杯酒或是一碗餃子吃吃。

「再賒一次吧？」

「不成了……人太多……買賣小……墊辦不起哪哈……多包含……」

一連幾天了，全沒有一隻糧船開進來。整個船塢除開幾隻泊近岸邊等待修理的破船以外，顯得空曠了。相反的在船塢外面的遊船却日見增多了。江對岸的樹林，草地，鐵路路基的土堤上……全被末春的綠色裝點着了。從江那面挾着春的氣息，時時飄過來遊春人們的歌聲；也時時挾雜着更加濃重的魚腥似的氣味。這是從街市裏傾流出來過量多的那些污水和垃圾發生的。

「兄弟們……這些糧船全死絕戶了嗎？一隻也不進來啊！」

孔春蓬亂着頭髮和鬍鬚搖搖曳曳走在堤岸的石板路上，一刻又用一隻手撐到前額，向遠方不停地周轉地相同一個閱兵的司令官檢閱着：

「那開下去的兩隻又是兵船？」

他也許爲了自己的眼力不足，便企圖扯起躺在石板上的一個正睜眼看天的年青人：

『你的眼力好……看看……船上有砲沒有？』

『砲，當然是有啦……看你喝的樣子……小心滾到江裏去……還要靠近那邊去……』

青年人並沒有起身，祇是把頭側一側——不錯，沿着江流的中心，正有兩隻距離不甚遠的，裝了鐵板的兵船，尾接地駛下着。不過，砲却是沒看到，祇是裝載一些發白的木箱和馬匹，人在上面走走動動。

『不來，是不來……來……就是一家……』

他又搖曳地走向那邊了，嘴裏反覆地說着，無疑是關於糧船和兵船的話。

『只要兵船一下去……糧船就不容易上來了……人還怕胡匪會埋在糧袋子裏哪……可是扛了這些年了……還沒扛到一個裝人的袋子咧……』

『老孔，你的老婆要死了嗎？』誰在這樣問他呢？他停止住尋找，但是在這一堆躺臥，坐着……笑着的人羣中，立刻他沒有尋到誰。

『呸！你的老婆才要死哪！誰說話的是誰？』

『那樣俏皮的一頭鳥兒……竟死在你的手裏了……』

這其中有知道孔春的老婆在年青的時候是漂亮過的，嘆息着。

他走動起來更顯得搖曳了，像蒙到了什麼刺傷，從這人堆離開。後面的人聲笑得愈高，他的脚步就愈忙亂。這笑聲是幾千條的芒刺，在追逐他，貫過他的皮膚，集中到他的心。他疑惑，她真的現在也許死在炕上了？孩子們不在家，沒有鄰居，她的呼叫聲，也許祇有那江波給與她一些回應，也許她什麼聲音也沒有，就把一切完結了。清楚地記得，當早晨他出來的時候，她睡着了，除開那急促動着的胸膛以外，那已經不再像一個活着的人。她現在好像不再擔心着他，也不擔心着孩子們了。

遊春的人們的笑聲和歌聲也好像看不見的芒刺，從江上飄過來刺痛着他。他又想要到煤場那面把孩子們尋找回來：

——現在竟指仗孩子們了……！

一種自尊心使自己的感情蒙到了羞恥：

——我是作老子的呀……怎能指仗着孩子們……在煤車下面四周動着，用手搔刨着，瘦老鼠似的一些孩子們，忽而又被巡查們趕開了……自己的小牛和小馬也在裏面……當他作扛煤工人的時候，他是常常看到那些孩子，爲了偷得一些煤塊被巡查們頭下脚上地倒綁在電綫柱上。

——我渾塞了心竅啊！怎能叫孩子們去幹這個呀！不能，一定不能再幹下去……
……我要工作……

向遠看去，江面上靜蕩蕩地，除開那兩隻越來越小的去剿匪的兵船以外，便沒了往來的船隻。

——明天或許有一隻糧船從什麼地方來吧？

在圍牆的欄柵外有一列煤車停止着。孩子們在下面爬來爬去，巡查們的棍子帶着恫嚇意味的在手裏消遣似的打着掄旋，時時像個牧者似的喊着：

『小東西們……又向近前湊嗎？沒臉皮……快給我離遠一點……』

於是，將要靠近欄柵門邊的孩子們，馬上走回來了，又在那已經經過大家幾多遍搜尋過的地方，尋檢着。最後連那較豆粒大一些的煤塊也不肯放過，拾檢到筐裏。小牛和小馬也正混在孩子們羣中跑來跑去，他們並沒有注意到爸爸來尋他們。在小牛最近已經斷了希望，他知道爸爸現在碼頭上沒有糧袋抗，就沒有餘錢背着媽媽給他們買吃了。

『牛，不要到煤車跟前去啊……』姐姐警告着他。

只要大一點的煤塊，他們總是被別人搶奪去的，如果冒兒眼不在眼前。

『姐，冒兒眼怎還回來呀？』

『小點聲……一刻就回來了……』姐姐向有巡查轉着的地方簡單地望了

一望，仍是低下頭裝作在地上尋檢着。

『小牛……』孔春彎着眼睛，拍着手掌儘可能地笑着。第一聲小牛沒聽見，還

是姐姐先發覺：

『牛！爸爸來啦！』

孩子們一齊跑過去，小牛顯得過度的猛撞，頭抵在爸爸的肚子上亂叫着，爲了這不經意的衝動，孔春竟退了兩步，搖着鬍子說：

『啊……你這小牛……真是快成一頭小牛啦！要撞倒我啦……』

小牛察看地想着：

——他又有糧袋抗啦吧？

可是樣子不像，爹爹的脖子沒有發紅也沒有爆起白皮，身上也看不出有糧袋遺落下的塵土。他搖着他的手無把握地問：

『爸，有糧袋子抗嗎？』

孔春低下頭垂視着那孩子揚起的小臉，搖一搖頭說：

『小傢伙……等兩天吧……等兩天……船就會上來了……那時候……多

多請你吃啊……告訴我……冒兒眼怎不在這裏？」

「他不常在這裏呆……他今天說——」姐姐看一看那個掄着棍子的巡查走近來，便把要說的話咬斷，握着爸爸另一隻手遮掩似的搖轉着。

「喂！老孔……還是你呀……？」

這個巡查認識孔春，他顯着傲慢地無顧忌地響亮着嗓子，同時又是鄙夷似地向那兩個孩子投視了一下。孩子們立地感到一種針刺樣的畏縮不安。

「哦……你還在這裏哪？你胖了呀……」孔春平靜地回答着他。這個人開始揚聲大笑了，他這笑聲使那邊正在尋找着煤塊的孩子們全蒙到了驚愕。他拍一拍孔春的肩膊頭說：

「你不如前幾年 Bang 多了！鬍子頭髮全見白了啊……咱倆上下不差一兩歲吧……看我……」他拍一拍自己的肚子和頭頂——他的肚子看來確是很

飽滿，頭頂頭髮雖然不多並且也有了白絲，但是頭皮却是綳緊的閃着油汪汪的光。

「我怎能比你哪……」孔春緊一緊眉毛，使兩個眼睛從他的身上移開，來看自己身邊的小牛和小馬：

「不用撿了……我們回家吧？」

「不——」孩子們搖一搖頭，姐姐說：「我們等冒兒眼回來一同走吧……」

「這兩個全是你的孩子嗎？我看他們常和冒兒眼在一起哪……那是一個賊

骨頭……孩子們要跟他學壞了……前幾天那個俄國老巡查被他給打倒了……

他還到他家去送信……真是賊胆……後來把那老頭子抬回去的……我們正想要得住他……送他到什麼地方去……至少也得把他捆在電綫柱上一天……小東西們，一眼不見你們就向上湊啊……」

一列煤車開進來了，孩子們正在企圖挨近牠。經了這樣一喊，又退縮下來。

「將來總得想個根本辦法了……這裏一個拾煤的孩子也不准來……你不

要叫你的孩子們再幹這營生了……這有什麼出息呢……咱們是老熟識，我勸你……在這裏的孩子們……早晚是要受傷的……比方——」他突然離開了他們，向煤車近邊跑過去。一個正要爬上煤車的孩子，滾下來了，其餘的從下面正在行走着的車輪空隙跑向了鐵路那面。

跌倒的孩子被捉了去。

「爸，我們走吧？」小牛小臉白白地，睛眼閃轉。

「不怕，有爸爸在這裏……」

孔春拍拍孩子的頭，問着小馬：

「冒兒眼……到那兒去啦……？」

「冒兒眼他說不准向誰說他在那裏……他要偷多一點煤……就這幾天不再在這裏了……教我們也不再在這裏撿了……」

小牛不再恨冒兒眼，三人變成了好朋友。誰也離不開誰。冒兒眼沒有家，常常就

住在老孔的家。

『今天出來他說：「你媽病得很重……應該請先生吃藥……你爸爸沒有活幹……我們得多弄點煤了」……他還說，今天要弄不到多的煤……他也不再到我們家裏來……他還發過誓，再也不想在那個老俄國巡查值班時來偷煤……』

孔春有點感到迷惘！向江那面望過去，還是看不到一隻糧船的影子，遊春人們的歌聲，琴弦聲隨着江風，在煤廠裏面扛煤的吆喝聲間斷下去的時候，偶爾也可以聽到。

在溫暖的陽光下，所有對岸的樹林，更煥發着透明的綠意。

『走，回家吧！』他默默地手領着孩子們，眼睛細着超視向江面的極處。

冒兒眼幾乎是一整日在這煤廠的附近轉走。登上煤廠東邊的敷設着鐵軌的土崗，向下面烏雀一般地探視着：這整個的煤廠就是煤的世界，嶽一般聳着高峻的

圍牆，圍牆上面顯露着狼牙似的鐵的尖齒，這是排列得很整齊，尖齒與尖齒之間，無條理地組織着帶着棘齒形的鐵絲網，即使一隻靈敏的鳥雀，想要從這孔隙裏飛過，也要留下牠的翎毛。

幾多條標直的或是有些慢性彎曲的鐵軌，發着光，像束結着銀條帶似的，從北端的門貫穿過煤廠的院心，一直敷設到江濱。在江濱的碼頭下，來去着載煤的各式各樣的船。

扛煤的人們總是無間斷地，在每個臃腫的睡着的野獸似的煤山上面，爬上爬下……巡查們經常掄旋着棍子，隨處走着。

在平常冒兒眼和他的伙伴們出入的地方，現在完全不中用了，全遭了斷絕。

吓！
吓鬼骨頭們……幹事真絕……連一隻耗子也不准進去了。

他焦灼地跑到這，又跑到那，起始想找幾個同伴計議一下，可是他得到的回答總是這樣：

「這有什麼辦法啊？除非變成一隻耗子；有幾個巡查比貓還利害哪……」

「呸！這成什麼話？作賊還等人家給你開大門迎接你嗎？飯桶——」

他自己決定了，無論怎樣，在今夜也要弄一條道路的，若不然他就再不到孔春的家裏去了，也不再作這偷煤的小賊。他實在不能再忍受地看着那個女人，是那樣的難堪地整日整夜地喘息着，而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在她還沒病倒的時候，她待他親切，相同自己的兒女。在他有了記憶以來，從沒有誰待他這樣親切過，他沒有親人也沒有家，人們接待他的全要用打罵和侮辱！侮辱和打罵鍛鍊成了他的靈魂的外殼。爲了生活在孔春的家裏，他這殼的硬度竟變得柔軟起來，好像他離開那個小屋子裏的空氣，那個女人……便再生活不下去了。

——她不能死啊！

冒兒眼坐在土崗上面鐵軌的枕木上，望着江面上在黃昏的煙氣裏穿走的船隻。手裏用一塊石頭打着鐵軌發響。打着，打着……驀然一種在冒兒眼從來沒有過

的，近似酸味的感覺，侵襲了他，他沒有聲音地哭了！

『捐呀，捐呀……莫要撒懶呀……』

掌籤人的沙嗓音，混和着小販們的吆喝着的叫賣聲，鐵勺敲打鍋沿的騷聲……又開始破碎了這船塢裏的寧靜。在牆根，在靠近岸頭的石板上……已經再看不到那些仰天舒適睡着的人，閒談着的人……他們好似被看不見的焰火燃燒着了，颯急的跑着……從船上到倉積的地方。糧袋在每人的背肩上，不像糧袋，成了人們的玩具，成了沒有重量的棉花團。

『幹呀……老孔……好治你老婆的病……』

同伴們帶着真誠的大笑喊着，他祇是無有改變的彎着眼睛在笑，勉強走着輕捷的步子，作着賣俏的姿式。在跳板上每行一步，鬍子要加急着抖擻……

船隻又要擠滿這不甚廣大的塢蕩。這船塢的形狀，近似一具龐大胃臟的斷面，

從那開口流進來的船隻，全是那樣飽滿笨拙地，鵝似的安穩地浮走，按着順序停下。所有船上的人們，幾乎是從一具類型裏澆製出來，全是那樣疲乏，落寞，呆板地在臉上刻滿着紋皺，無論青年或老年。那些近似栗色的身體，爲了常年作着一種勞動，胸腰變得勾曲，腿肚盤曲地浮彫似的堆結着過多的脈管，有的肌肉樣子像是過度地發達了，反覺得不調協。

風吹擺着每隻桅杆上的風車和風旗……

孔春對於這些，他全熟悉的。他不注意他們，船上的人們似乎對於這船塢的任什麼也是熟悉的，他們彼此好像無感染似的在這龐大的胃臟裏被消蝕着，排洩着

爲了從那面的垃圾堆和街市裏排流出來的穢水，傳播過來的魚腥味，喚醒了

孔春：

——噢！今天該給孩子們買點什麼吃了！孩子應該吃點油水了……小孩子總

得常常吃點油水……還有冒兒眼……他爲什麼昨夜沒有回來呢？！這是個野慣了的孩子……

他決定再捫完兩袋，把錢湊成可以買一付藥的數目以後，富餘的錢便給孩子們吃了。自己也思喝一盃酒，換換精神，今天再搭一個夜班。在早晨臨孩子們去拾煤渣的時候，他說：

「看見冒兒眼哥哥，叫他回家來……不要在煤廠左近蹺了……他們要抓他……」

在他出來的時候，也拍一拍妻子的前額，寬心似的笑着自己的眼睛：

「有糧船進來了……很多……等着吧……你的病就好起來了……」

她祇是擴大着眼睛，冰凍了似的看着他額上停止着顆顆的汗。

「喂！老孔……你的孩子們來找你哪……」

他的意念被打斷，用眼睛尋找着孩子們。

「爸爸……爸爸」小牛緊站近岸邊，向他張着手。姐姐跑在後面，他們像要一直跑上了跳板，別人阻止了他們：

「那不是你們的……小東西……」

「爸——冒兒眼……冒兒眼哥……綁在電綫柱子上……腦袋冲

下……」

孔春正揹着糧袋爬走向岸上去的跳板，他不能停止，也不能抬頭，祇覺得週身起了一種體解似的鬆軟，掌籤人的吵叫，就不再聽到了……這整個的船塢也和他斷了關聯。

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晨上海

同行者



雨不再落了，天東現出了虹彩，描繪着很大的弧形。那顏色鮮豔得要溶解，要沿着天壁滴流下來。

我依然仰臥在炕上，兩隻手交疊地枕在腦後。也許是看虹彩，也許是在看那流走得很急速的雲……總之，那時候我是一點要走的意思也沒有了——身底下的土炕又溫暖又舒適，簡直是要睡的樣子。

人家的那個小女人，在地上走來走去。她的腳掌比我的腳掌還要寬，赤着，褲管捲到膝蓋以上。每走一步，她的那飽滿，還似有點過度累贅的腿肚，就要顫動幾下。她是年青，看起來總不過十五六歲的樣子，但是她那過度高昂的乳頭，却使人吃驚，和她的年齡不相稱。頭髮是總結在頂心，不很多，也不很黑，盤結起來的髻頭當然也不

很大，可是她在那髻頭的四周，却插了過度大的兩朵鷄冠花。顏色紅紫，正好和她那嫩蘿葡皮似的臉蛋調配着……她每走過一次，總是望着我這黏滿着泥濘的兩隻腳發笑，有的時候笑得全要走了聲音。

「喂，起來，天晴了……走吧？」

我的伙伴走進來，他的身子要塞滿這個房子整個的門，沙着嗓子叫着。我不理他，故意翻了個身。

「呸！別裝着玩……起來……趕路——」

「住下吧。明天早晨再走——」我使自己的聲音故意含糊着。

「什麼？明天早晨？那你自己在這裏吧……」他伸手去取自己的包袱了，順便把那條棍子也提在手裏。他的兩條蠶蟲似的眉毛，鬪得實在有點不大好看。在他的臉上最使我憎惡的，那條胡羊似的鼻子，也顯得更突出。

「嗯，走就走吧，這有什麼了不起？」

我懷着氣憤，從炕上把身子直挺起來，一面警醒着自己渾身的肌肉；一面把自己的包袱也繫在了背上。他把我的棍子尋到準備拿給我，我却毫沒有感謝地，像從一個僕人的手中拿過什麼似的，從他的手中拿過來。第一個他先邁出門去，當我也正準備追隨着我的伙伴跨出去的時候，我發覺我的包袱，有點沉重，好像牽掛在什麼釘樞上。我回過頭去準備看清楚了好摘掉牠：

『雨還是要下呀！看那雲……又黑起來了……』

這是不甚高亮的聲音，從那個小女人發出。她的臉蛋更紅得像嫩蘿蔔皮了，她的手還是沒有決斷地撫着我的背袱上。——我將清醒過來的肌肉，驀然又感到了一種鬆弛。我望一望窗外院子裏，正在用青蒿，亂草，和土和雨水泡製着田地用的肥料。她的丈夫，我把她的爲了工作變得過粗過大的手掌拿到手裏說：

『不久，我還要回來的，那時候一定還要到你們這裏來住啊！』

我的伙伴他又在沙着嗓子在院中叫了。我祇能盡了我所能盡的力量，把她的

手默默地握了一分鐘。

『再住一天吧……』

拌肥料的丈夫，抹着過度多和黑的鬍鬚和頭髮，和善地喘息着，噴着唾沫說着，看一看我又看一看我的伙伴。我和他們這樣人的中間，好像有着一條眼不見的溝。雖然我還在勉力使自己的根性和習慣消泯着。而我那個伙伴，雖然他在沉默，他並不故意和這個丈夫笑或攀談，而他們却像從一個娘肚皮爬出來的弟兄，他們之間好像什麼全默契着了。

『好，我們再見了……』

我的伙伴向他拱拱手，我也向他拱拱手。我也忘了這拱手只限於他們，這禮節對於我這樣的人不相宜。

小女人也走出來了，她和她的丈夫並排地立在樹門的近邊，在我的眼中看起來是那樣的不調協啊！那祇相似父親和女兒。

直到我們離開那所孤獨的院落快有半里路的樣子，小女人還是立在門邊，她的丈夫已經不見了。

我趁我的伙伴走在我的前面，不注意我的時候，我向她揚了一下手，她也向我揚了一下手，接着路轉灣了，一帶高粱的林羣劃開了我們。

默着，我們誰也不先說一句話，好像每人全在傾聽地賞鑑着自己的赤腳，踐踏着泥水的聲音。

天東的虹彩消泯了。雲行得很低，遠處的山頭看不見了，遠處的林梢也看不見了。這裏沒有人家，如果雨來了什麼可以躲避的地方也沒有。有的儘是無邊無盡的樹林和田野。什麼莊稼到這樣的季節，已經全不需要雨水，所有的溪谷和河流，也全過度的飽滿，但是天還沒有晴的希望。好像每塊雲全是懷了過多豬仔似的母猪，隨時有降生的可能。

『噢，看……天不是晴了嗎？』我努力用自己手中的棍子，抽倒了路旁一棵高

梁，用來發泄自己的氣憤。

「高粱犯了什麼罪？你毀害了牠……你們這樣的人……真不知是什麼心腸！」

他連看看天也不看，祇是惋惜着高粱。爲了報答這侮辱，我又接連地抽倒了兩棵。他停止住了，眼睛靜靜地看住我：

「你是發瘋了嗎？」他又看一看被我抽毀了的高粱——穗頭沉重地折落下來，葉子還在輕輕的抖擺，隨着這抖擺，有水滴沒有聲音地滴落着，水滴一到地上很快一閃動，便不見了。

「這關你什麼事？」我輕蔑地笑着，也把脚步停止住。

「那麼……好好的高粱生在田裏，牠關你什麼事啊，你要打折牠？」

「這不不是你家的東西嗎？」

「無論誰的……也不應該呀！這是莊稼人的命啊！眼見這穗頭好容易就要成

熟了，你毀害了牠！」

他好像吞咽了無量的嘆息，轉過身去，又開始走路了。他的脚步加急了些，好像要脫離我，我也只好和他的步子一樣地加急。

「你沒看見嗎？那雲！」我意思是在提醒着他，不要忘了尋找避雨的地方。我也明知這地方不會有人家給我們尋到的，不過在我的心的底層，祇是想到了一種報復。這樣逼迫着一個妨害自己企圖的人，感到一點快慰。

「你還怕雨？這樣你不如住下了……」他說着回過頭來向我淡淡的一笑。可是我的臉却感到一種急遽的燃燒，好在他並沒有常久的回頭注視我，這燃燒隨着流出的汗也一齊消泯了。

「你們這年青的小兄弟們，總是心眼太靈活，太……」

「太什麼……你說——」

我剛強着聲音，可是胸膛內感到空曠和鬆軟了！爲了表示自己什麼全是正直

的，坦白的，又追迫了一句：

「說呀——太什麼？」

「還說嗎？還是聽我講點別的故事吧……說這些是沒什麼意思的……」

「不，你是不是說我弔那個小女人的膀子了？」

「……」他像正思索着什麼遼遠的事情，對於我這樣充滿着憤慨的問話，好像遠天的雲一般和他沒有關聯。直到又是一段路過去了，橫在眼前是一條從山上流下來的小小河流。河水雖不多也不寬闊，但是流得却是急速而勇猛，可以聽到水底的石塊被滾轉的聲音。

「來，我們手牽着手過去吧，你不要小視這河……牠隨時能漲水，能沖倒你……」

「……」
行在河的中央，我微微感到一種暈懸。脚下踏到的每步泥沙，全加緊地鬆軟。爲了自己的腿障害了水底下石頭們的滾動，踝骨便殘酷地被擊打着，這時却忘了疼

痛。

他好像知道我時時有跌倒下去的可能，用自己的一條臂像箍一般地圍緊我的腰；另一隻手用棍子在水裏探詢着，我的脚祇是機械地邁動。最後他說：

「閉起眼睛來——」我遵從他。眼睛閉起來似乎忘了暈懸，但如果此時只要他的手臂一卸責任，我便會馬上就軟在水中。雖然這水不甚大，也不甚深，祇是沒膝蓋上一點，我也不會有爬起來的希望。牠流得比在岸上看起來似乎勇猛了兩倍。

「眼睛睜開吧——」我好像從夢幻裏歸來，一切的景物，全是清新而生疎：河那岸高梁的林羣靜靜地，這岸的樹林，靠近岸邊的蒿草，遠山上堆積的雲……也全是靜靜地。全似經過了一番洗滌。連時纔經過的這河流，也要被遺忘了，看起來牠流得也實在很平凡，如果不是清楚地，在對岸顯露着我們那臨渡河前遺留下來的脚踪，我也許不承認，曾經渡過這樣一條河。

「準備走吧，還要過去嗎？」

我的伙伴，起始地在河邊洗淨着腿肚上，沒有被水沖掉的泥積。把被濕過的褲管底水，扭絞出來，再把褲管儘可能從膝蓋向上捲着，直到不可能了，他纔罷手。我看着他那驚人粗壯的大腿，森立着繚曲的黑毛。再看一看自己的腿，覺得有點慚愧了！雖然自己的腿在平常的人們中間，也很自負過來着。

『你的腿真好啊！比我的 Bang 多了！』我已經忘了，在河的對岸我還在憤恨着他。我們共同坐在一塊沒有水漬的石頭上，解下了背上的包袱，休息着，我拍着他的腿說。

『那裏……只要常走路……你也是一樣啊……看你的肩膀……不也很好嗎？只要鍛鍊……』

我的肩膀確是鍛鍊過的，在軍中爲了鍛鍊這肩膀，爲了要穿起軍裝來漂亮的緣故……這肩膀每天總要在「練肩器」上，消費一兩個鐘頭。

●讀「棒」音，肥壯之意。

『你的肩膊爲什麼這樣不好看呀？不如你的腿……』

我發見他的肩膊不如我的亮漂了，那是畸形的，有點溜下，肌肉發育得也不正。我感到一點寬慰似的笑了。——他正在吃着菸。

『小的時候……担子担得過久了……』

天氣又被我注意到了，我說：

『走吧，天氣很壞。』

『不要緊，只要過了這條河，就不要緊了……這面有人家……記着：遇到雨天連綿的時候，總要趕到河的這面住，不要留在河那邊。』

覺得他好像又在解釋着爲什麼非由那個小女人家裏走出來不可的理由了，一種憤怒又開始侵襲了我：

『要是趕不到河這邊，正趕在河中間下起雨來，不是要被水沖跑嗎？』

他又微微地帶着毛刺似的笑了。同時把自己的小菸袋掖在了原來的腰間，明

朗地把眉毛抬了一抬，從石頭上拾起了包袱說：

『走，走起路來再說吧！小兄弟……你的火還沒有消嗎？——我說的這是平常走路的經驗……並不是鐵板上釘的釘……你跑路跑得多了……虧吃得多一點……你就比我聰明了。』

從認識的昨天起，他就這樣教導着我。一點也不生疎，一點也不謙虛。起始我真憎惡他，要離開他獨自行走，可是到舒蘭城的山路却祇有這一條，還是我從來不曾走過的，記得當我自己踏着泥濘，冒着很濃重的晨霧，從烏拉街走出來，確是感到孤獨行旅者一種慣常的茫然的，又似依戀着什麼似的哀感。從經驗上講，只要行過一段路，這哀感是自己會淡淡的跑開的。但起始總是有點不能禁受。

那時候他——現在我這個伙伴——正走在我的前邊。行走得不很快，不久我就和他走得並肩了。

「喂！到那裏去？小兄弟。」他像一個毫不陌生的朋友這樣招呼我。我雖然這時確希望有個同行的人，但是我厭惡他，更是他那蟲一般的眉毛和有點拱起的鼻子。我是最厭惡生着「胡羊鼻」的人。雖然我也並不愛凹鼻的人。可是對於生着這樣鼻子的人，在我感情的領域裏，地位總是不良的。加上他那沉重得像新被馬蜂螫過似的眼臉，更使人感到不愉快了。

「不到那裏去……」我漫然地回答着，同時脚步加快了些，企圖超過了他。但是他却始終和我平衡地走着，雖然看不出他的脚步怎樣加速和忙亂，而我已經盡了我能快的力量，他的脚步，總是那樣開闊而悠閒，相同慣行沙漠一隻有經驗的駱駝。我微微感到氣喘了，脚下踏在泥濘上，感到了不安甯。

「你沒有走過路吧？走長路這樣快是不行的啊！起始應該慢一點……」

「你到那裏去？」

「到水曲柳崗。」

『要經過舒蘭城吧？』

『經過的……你到舒蘭城嗎？那我們要有一百八十里路同行了……』

『噢！』

我又開始把他從頭至腳觀摩了一遍，心裏研究着，好決定是否應該和他搭伴走。但他並不望着我，祇是注意着脚下過滑的路，和經心地撥開從田裏伸展出來障礙行人的莊稼。我心裏感到一點安定，對於他起始所起的那不好的感情，也似減輕了些，就是那在我看來最無趣最討厭的鼻子和眉毛，現在也好像順眼了些，覺得這些器官對於這樣人配合得正適宜，自己似乎沒有什麼理由應該憎惡牠們。

霧氣漸漸減輕了，大多變成了雲，天空仍然沒有太陽。我們脚下的路，還是越來越泥濘，每行一步全有滑倒的可能，於是他又來教導我了：

『去，我們到那個林子去，弄一條棍子來。爲什麼走道兒不弄一條棍子呢？更是下雨的天……就是晴天也應該防備狗……棍子怎能缺呢？』

從離路不遠的一所小林子裏，他爲我弄到一條很適宜的棍子來，並沒有耽誤了我們多少行路的時間。有了這條棍子，行起路來得力很多，我高興了，更覺得自己憎惡這樣一個善良的人，是一種恥辱！

『應該謝謝你吧？』

『同是跑腿子的人，還講這些客套嗎？——你不長走路吧？看你那腳掌和腿肚的樣子……顏色……是在城裏住慣了的人……』

我不能即刻回答他，我是作過軍官的人，我練習過行軍，在學校裏也練習過跑。

『我跑起來要比你快咧！』我勉強在笑着。

『凡是住過學堂的人，全能跑……跑得全比我們快多了……不過……』他也笑一笑，眼睛遲緩地向我的肩頭和正在行着的腳，投視了一下說：『不過……要担起東西來……或是走長路……恐怕還是得我們這樣的人了……』

默默中我感到他這話裏好像黏帶着一些眼不見的芒刺，刺到我的耳朵，傷了我的尊嚴，我駁着他：

『各有各的行……各行各行的用處……比方沒有兵能行嗎？兵沒有官能行嗎？……比方胡匪來了，誰保護你們？』

他這次的笑聲却從鼻孔裏發出，他就用這聲音回答了我。

『你說這話……』他把肩背上的包袱向上申了申，好像要準備和我長談的樣子。他的包袱並不大，裹在一塊油布裏。另外細着一柄手柄很粗的油布傘，他好像準備着一生要步行在這雨天裏；他的赤脚也好像生來就相宜在這泥濘的道路上跋涉着，生着重重的皮繭。

沒有改變，從出了烏拉街，我們是一直的在田野裏，有草的田端上，沿着不是規正的道路輾轉行進着。還沒有過一條河，和一個樹林，也沒有人家。我跟隨着他，起始還遲疑着這道路會錯誤，每每要問：

『這不對吧？我在街裏問過了，他們所說的和我們現在走的不一樣啊。』

『走吧，即使蒙上我的眼睛，我也能把你帶到舒蘭城……』他是這樣的自信，我也就完全信任了他。

他調整好了肩背上的包袱，這在我們前面的正是一帶漫漫不很急峻的山樑。道路在山坡上不再像在田野裏那樣泥濘了。可是常久被雨水沖洗，道路上的在平常不甚露面的石角，現在全過度的清醒起來了。像森立的狗牙齒，祇是更不整齊些。每行一步，我便感到一種沁心的疼痛！這半日來，爲了水浸，腳掌上的皮膜更顯得嫩薄了。我看看我這個新的伙伴，和行在普遍的泥濘裏一般地泰然，他好像一點也沒關心到這些。他發見我這樣，他說：

『穿上你的鞋子吧……這個山樑還很長……』

我摸出我沒有沾過泥水的鞋子疑遲着……

『捨不得嗎？我借給你一雙……』他解開了自己的包袱，面背着我，遞給我

一雙「水襪子」說：

「試試看……也許這太大……將就着走吧……過了這山樑……就用不到牠了……」

這似乎又是一種侮辱啊！我很快的穿好了自己的鞋子——這是一雙還很新的白色帆布鞋。我在城市裏的時候，爲了珍惜，全不常穿起牠——立起來說：

「我自己有鞋子啊！」

「您這鞋子……要糟塌了……還是穿我的「水襪子」吧。」

「各自穿自己的好了。」

他並沒有穿起牠來，還是照舊地收藏在包袱裏。

他吸了一管菸……

「我不知道人身上爲什麼要生虱子？比方狗的身上也有狗蠅；不好的屋子裏要有臭蟲……我不相信天底下有一個人，一條狗……愛這些東西的……比方你

說的兵……我也當過兵哪……打仗也受過傷……現在我還不知道……聽你的口氣……你是當過兵的啦……你說……這些兵究竟是作什麼的呢？莫非他們真比人身上的虱子……強一些嗎？現在我總算不當兵了……你大約還在……你不生氣我這樣說嗎？小兄弟！』

山樑上的道路，越向上越顯得乾爽了，也不再像平地那樣悶熱。山風把流出來的汗水，逐步地吹乾着，展開在脚下的田野，像一片堆了過多顏料的調色版；又像一片雜顏色的氈毯，交組着類似圖案，而又不規則的花紋。我們不久離開的那個市鎮，已經遠遠地落在了後方。祇是一些樹的稍杪，烟囱的尖端，或是過度高，顏色過度分明的建築物還可以看到。市鎮西端的松花江，盤繞着北去，在那滿堆着陰雲的天下，也失却了那平常的溶解了的錫鉛一般底光輝。

『我爲什麼要生你的氣呢？現在我也不是個兵，就是個兵……兵也不只就是我一個呀！』

實際，我是感到不舒服了。我雖是退了伍不久，爲了久久和步槍親近，托槍，在虎口上被磨黑了，僵了的皮肉底痕跡，還是那樣的分明。在兩個星期以前，我的腳下也還踏着有拍車的靴子，那小輪碎細的聲音，真切地還是那樣熟悉而魔惑地在我的耳膜皮上黏結着……去舒蘭城也還爲了是當兵。

『我不喜歡兵……我並不是不喜歡當兵的人……我不知道這些一年忙到頭的莊稼人，爲什麼要……養活這些臭蟲似的人……我在烏拉鎮上，又看有人在招兵了。』

現在我想要研究我這個伙伴是個作什麼的了。除開斷定他是一個不停地走路的人以外，我不能確定他。雖然他自己說當過兵，出身是農人，而現在他是幹着什麼呢？一個農人，這個時候他不會有富裕的時間在路上來浪費。

『你現在幹着什麼呢？』我不莊重的問着他。

『現在……我？』他堅定地看一看我，又使他的眼臉恢復了沉重。他好像過度

費着思量，一直到快要將這山樑過高的部分爬完了，已經可以看到了山這面花毯似的田野，重重被雲頭壓沒了的山峯——祇是看不到村莊和人家——他還沒有回答。我也就不再注意這個回答了，使我感到興味的却是那偶爾突出於田野中間，山脚下……一些叢生着的纓毛似的樹林了。樺樹們的身子閃着骨頭似的白光，沒有情感。那些松柏樹林，也沉重陰暗得，簡直是堆堆黑色的亞鉛堆積在那裏，絕了生機。

我在使自己的眼睛變成一具探照燈，時而投射向這裏那裏……搜求着村莊和人家。

「你不經心脚下的路……儘在看什麼呀？」

「這裏爲什麼這樣少的人家？」

「找人家作什麼？」

「休息，休息……」

「哦……不常走道的人……」他看着我那不像將從烏拉鎮走出時那樣勇敢的樣子；他的步子看起來邁得反是更堅實更悠閒了。

「再走一段路，下了這個山坡……我帶你到人家去歇歇腳……不過……你應該老成些……年青的小兄弟……總是心眼太靈活的……靈活起來便什麼也不顧了……」

這話全是什麼意思呢？我一點也不明白：

「你說這些沒有邊欄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也沒有……祇是……」他把要說完的話吞咽住了，又是微微地笑着，又是把那沉重的眼臉抬了一下，向我溫厚地望望，歸復了沉重。

「你纔不是問過我……是幹什麼的嗎？」把我這個忘了的繩索，現在他却拾起來了。

「你是幹什麼的？」

「我？……你看呢？」

「我看不出……至少你已經不是個正牌的莊稼人了……」

「我也是這樣覺得……可還像個正經人？」

這使我感到一點驚異，這驚異使我忘了倦乏，也暫時忘了脚疼，而他還是無覺察似的走着。

「爲什麼你不像個正經人？」

「像不像倒沒什麼要緊……正經人多是沒用的……」

敏感地使我立地決定他也許是個賊……或是一個胡子的「跑線者」身上的汗毛感到一種森立……我觀摩着在他那背間的包袱裏，也許安放着手槍或是什麼……至少也應該有一柄短尖刀。

「你是那個「柳子」上的吧？」我顯着平凡地問着。

「什麼「柳子」？我不高興幹那些……我不願意人家管我，我也不願意管人

……我就是喜歡這樣跑來跑去……像個野鳥似的自由飛着……飛倦到那裏便歇在那裏……歇得膩了再起來飛……我什麼全看得膩了，幹得膩了……祇是還沒有厭煩這走路……轉過這山彎……再經過一個林子，就有人家了……我熟識那裏……』

這個人家，就是有着一個小女人的那個人家，我們昨夜在那裏住過宿。

我一直是陷在沉沉的回憶裏。今天我們說話還沒有昨天多，自從渡過了那條小河，祇是無言地走着。我的伙伴，我發現他好像把什麼遺落了，自從離開那個小人家裏以後。他的脚步，看起來也沒有昨天的一致。

『喂！有雨點了……』

一個很重很肥大的雨點打到我的鼻子上，我叫着，接着就是三個四個……接着就是雨脚踏着高粱葉的沙響——

他好像忘記了他背間的雨傘，直到我喚醒他：

『你的雨傘是看着玩的嗎？』

『噢！僅是落了這樣幾個雨點，就用傘嗎？』雖然這樣說着，他已經把雨傘撐起

來了。我們聽着雨點一刻比一刻繁重地打着傘的聲音，最終擰成了一股瀑響，我覺得怪有趣。

『啊！有趣。』我叫着。

『有趣嗎？』他這回笑得好像有點酸苦，我第一次纔注意到他喜歡用手抹着鼻頭的習慣。

『下着這樣大雨，我們却像在屋子裏一樣啊！』

『您已經不是孩子的年歲了！』

我不注意他這話，祇是賞鑑着，從傘的周垂流下來的水溜。那像什麼呢？一個跟着一個，一條聯着一條，像不斷滾落下來，秋天草葉上的露珠；又像用一些無色的水晶的珠球貫穿起來的簾子，不過一要臨近地面，那貫穿這珠球的線索就斷了，看不見了，祇看到那一個趕着一個，粉碎，消泯……在地上，在積水裏的水珠球。

天變得濁重而沉黑，我們幾乎忘了這是早晨還是黃昏。幸喜沒有風，雖然每行

一步我們腳下的積水似乎就感到加深了一些，但是我還是充滿着趣味，把從那個人家帶出的，對於我這伙伴的怨恨，對於雨的恐懼和詛咒……現在全部忘完了。一種清新的，幾乎要永久行在這樣雨天裏的感情，深深迷惑了我。可是我發見我的伙伴却有些不同了，他的臉色對比着天空底雲一樣，更黑暗下來，眼臉更顯得沉重，用手擦抹鼻頭的次數，似乎也加倍了。

『伙計，』我用臂肘拐一拐他：『你怎麼不起勁了？』

『這不是和你一樣在走路嗎？』

『我不是說你走路……說的是……』

『說是什麼？』他的臉色將一明朗，這明朗支持不久，陰暗又替代了牠。

雨不大落了，好像被行過底雲，帶向天底一邊去。剩在我們這裏的，祇是一點點星星散散雨的尾巴。不過，那些接連出發，從遠山底背後升起來的雲，還是無邊無際地爬行過來。

因爲沒了雨，空空地還藏在傘的下面，像是有點不相宜，既無聊又氣悶：

『把傘落下來吧——』我提議着。

『雨不是還在落嗎？看那塊爬過來的雲……也是帶着雨來的……就這樣走吧……落下來一刻還要撐起……』他不肯把傘落下，我便從傘下面自己脫出，貪婪地呼吸了兩口空氣。

一片雲，像一隻過於巨大的烏龜，撥着天底海，向我們的頭頂上浮來了。我叫着又鑽入了傘底下面。

『前面山脚下，有樹林的地方，有人家了，我們到那裏去住下吧？』

『那裏我們去不得……』

『爲什麼？』

『他們要用槍打……』

我想了一想說：

「這莫非是個胡子窩嗎？」

「是個「響窰」。」

我是明白「響窰」底意思的，不錯，像我們這樣兩個單身人，他們一定要懷疑我們是胡子的「眼線」。

「我們去試試好嗎？」我說着，雨點底聲音，又開始在傘頂上響了。這回還像帶來了風，路旁的莊稼，葉子發着響，身子悠悠地起了顛擺。

「還是不找麻煩吧！我們再走出二十里，那裏有人家，我認識，到那裏去過宿吧！……」他爲難地解釋着，清楚地又用手抹了一下鼻頭。

「不，我要去試試……我有護照——再走二十里路天會半夜了……這回的雨還帶着風——去，我有護照。——」

● 「響窰」係滿洲平常胡匪用語，即有槍很多，田地很多的地主底家。平常農人及兵士也習慣用此「響窰」又可呼爲「大家」。

「這地方「護照」也沒多大用處的……他們不給你開大門……你沒有辦法……如果你太鬧了，他們就從砲台裏用槍打你……再不然就放出幾匹狗來扯倒你……還是趕過去吧……沒有河了……到那裏……儘走山道了……」

「就是不在這裏住……我們也得去試試……」

雨傘上雨點底震響，又是擰成了一條繩。這回夾着風，我不能，也沒有心思再賞鑑那從傘上流下來的，沒有顏色透明的珠……這回的雨時時要掠到我們的身上來了。現在我唯一希望的就是馬上尋到一個人家，避開這雨，把身上汗和雨水黏合底衣裳烘烤烘烤，而後再吃一頓飽飯，而後爬在土炕上，溫暖的睡一覺。

「我們一定到那個「響窩」去吧！這雨不能停了……不比第一回……」

「那麼……我們趕去試試吧！」

風變得殘酷了，強盜似的時時要企圖把我們那唯一的掩覆的東西——傘——掠奪開；雨開始無定向地向我們搜刮着，咆哮着……地上的積水匯成了小河。

在我們還沒有怎樣接近那人家的範圍，沉悶地，在雨聲雜亂的呼嘯裏，就連響了兩下槍聲……

在地上滿滿隆着一堆篝火，我們坐在牠的旁邊烘烤着日間被雨濕淋透的衣裳。

我在賞鑑着那從衣服上發出來的白色的，帶着鹹味的蒸汽；我的伙伴他却沉默地，好像不是怎樣專心一致在翻轉着那衣服，常常要把一隻衣袖，或是一隻褲腳拖落到火堆：

「你怎麼了？叫槍聲嚇破胆了嗎？」我每次警告他，他便要帶着無限隱秘性輕蔑地笑一笑，用手摸一摸鼻頭，帶着苦味的說：

「不會燒壞的。——你還在記着那槍聲？」

「你忘了？」

「噢……這是不值得記憶的……小兄弟，也許這樣聲音你聽得還太少……」

久了……多了……你就會像對於一個不過於臭的屁……那樣……忘記了牠。

篝火照紅他的大半個臉，那一半是埋在這小屋子底黑暗裏。屋子裏沒有燈光，也沒有第二個窗。篝火底閃動漸漸地安定下來，我們沒有約會的把眼睛全從篝火堆離開，向那靠南面——大約是南面——的一個不甚大，但是很方正的窗口望過去——天暗着，但是有了星。從各方面飄過着蛙的聲音，蟲子們的聲音，還有些聲音使人判定不清是什麼叫；谷底下新漲過水的小河，從山上流下來，在自己的河床裏一段一段地跳過被自己底河身侵蝕成的小斷崖，那投下的水聲，起始帶着破裂意味底喧囂，也不那樣開闊了。好像什麼全帶着自己底歡欣，來唱歌，點綴……這幾多天沒有過的，晴好底夜空。

『明天……我們可以安心地走路了……大約在十點鐘你就可以進了城……』

如果不是他提起，我也許以爲還要若干時日纔能到我所要到的地方。也許他不提起，我們會這樣一直走下去……

『啊……』雖然我們僅是共了兩日的路，可是想到明天我們就要分開了，再見的日子像天空底雲一般地沒有把握……我的鼻骨好像蒙到了一種不甚尖銳也不甚重的金屬的小錘擊着了，並不疼痛，祇是感到一種不能忍受的酸辛！

『喔……明天』我聲音衰弱的重覆了一句。

『你在這城長久住下去嗎？』起始他問話的每個字，全裹着不能隱瞞的顫味，直到最末兩個字，纔聽得出是勉強的鎮定下來。

『怕不能怎樣久吧？』也許多會長久住下去……怎麼……你常常經過這個城？』

『也不常常……只要你在那裏住……有機會……即使繞段路……我也會去看看你……』

『這就好了……兩山不能到一起；兩個人總會能到在一起的……』我用着這樣的話，無非想要把這情境打開。他似乎也感到了這是必要，於是我們像兩個行旅者，全企圖要把這段不祥的道路拋開去，極力尋找着可以繞過牠的別一條道兒，並且也似極力想忘懷了那不祥……

『你今天……嚐着那些富戶們的味兒了吧？』他帶着嘲笑意味的，提到了日間我們在那個「響窰」門前所被接待的故事。暫時我沒有言語，祇是默默地經心把烘好了的衣裳折疊起來；而他的衣服却不折疊，祇是順手放過去。他用手消遣似的拍着他那生着很濃厚胸毛的胸膛，偶爾的在他的右乳和左脅下，我發見兩處近似彈子的傷痕。爲了好奇本想要問一問他，但是中止住了，他也用身上的披覆，掩過了牠們。

我們誰也不想睡，祇是無言地看着那篝火一刻比一刻滅紅下去。房主人的鼾聲有時過度震響了，我們便相視地笑一笑。

「這裏人家待客人……也這樣親切啊！」我又聯想到那個小女人的家裏，也聯想到日間那個「響窰」我問着他：

「爲什麼那個「響窰」那樣可惡呢？我們還沒有推到他們的邊境……就開槍打？」

「晴天……他們也許把狗放出來……也許用槍打折你的腿……再把你送到衙門裏去……他們會說你是胡子的探子……」

「我有護照——」

「那……也許看在護照的面上……放了你……這裏有些錢，有些地的地主們總是這樣的……在衙門當官的也是他們自己的人……一個單身的行路人……即使真被槍打死了……也不會有人來爲你講公道的……還是遠一些地好……到這樣人家——他指一指我們這現坐着的屋子的地說——他們總不會錯待我們……比方那個小女人的家裏……」他說到這裏，正像隨着水走着的流沙，忽

然沉澱住了。斷了一刻纔說：『比方她的丈夫……總是像自家人。一樣看待着你……就因為他們是窮人……他們自己也會經在外面，像個野狗似的漂浪過。……』

那過去不久的一幅畫片，又清明地伸展在我的眼前——當我們正奔向那圍牆的方向，風旋絞着，扭擺着……每顆打到臉上的雨點，像生滿尖銳棱角不甚小的沙粒。而手中的雨傘正在那時候也遭了凌遲。祇是那隻粗手柄，還空空地抓在他的手中。我們那時正像一個還不足時日的烏鷄，僅有賴以安息的一片卵殼也遭了粉碎！企圖跑到那大門樓的下面去躲避一時，而槍聲和從砲台槍眼裏噴出來不甚清朗的罵聲，止住了我們：

『還向前跑嗎？』

一顆子彈釘一般地，落在我們脚前泥水裏面去了，接着又是一顆……

『走吧——』我的伙伴拉開我，進入一帶高粱的林羣，一齊伏在了地上。所有身邊的東西全遭了濕透，牙骨擊打着牙骨不能克制地，像被「電療器」醫治着，不

能停止了顫抖！

壠溝裏面積水滿了，彼此溝通着，慢慢已經分辨不清壠溝和壠台，祇是一片汪洋……我們像兩隻海豹似的，整個身子埋在水裏，勉強提起了頭從每棵高粱的間隙張望着。我們看見那可以避雨的門樓，從砲台底方向，偶爾也傳過來很沉悶很吵雜的笑聲……

高粱起始被風雨無定向地迫打，彼此撞着，絞着，零落着還沒有成熟的穗頭上面底糧食；靠近地邊的，微微有點出羣的便被摧折下去……後來風的方向一致了，高粱們底搖擺也變成了一致……

記得更清楚的，是我的伙伴，他那時完全變了樣子。眼皮整個吊起來了，切着牙齒，一隻手深深探到泥裏去，又抓出來，鼻樑骨也顯得銳利……我說：

『再去試試看吧？』

『呸！』他吐了我一口，眼皮更吊得利害了，如果不是被雨水黏結得過重，他那

眉毛也會森立起來。接了說：『你是作夢嗎？還是想要嚐一嚐梔子的味道兒？如果我們現在手裏有一枝步槍，那就好了……只要一枝……王八的狗種們……一個不留……』

他的一隻手又探入泥水裏去，抓出了一把泥濘摔在了一邊：

『起來，走吧——』他命令我。

費着很大的力氣，我們使自己的身子站起來。身下面的衣褲，好像經了鉛的澆製，沉重，森涼……

像穿了過重甲冑似的，行起路來更是艱難。用手中的棍子幫助着，他把那傘柄，還是掖在原地。自己每走一步感到身上總似在增加點什麼，雨落得比較平靜了，直到昏黑，我們纔摸到了我們現在住的這個人家。

『等着吧……』

這是當我們出了那高粱羣，離開那個「響窩」的附近，我的伙伴望着那高聳

底圍牆和砲台，這樣激動似的說了。可是他一看到我站在旁邊，他恢復了平靜，眼皮重復沉重下來：

「走吧！小兄弟……記着，再自己走路時……不要挨近這樣的人家……你的「護照」呢？」

雖然我的身上還是打着寒顫，但是臉却感到了一種不好的燃燒……

「睡吧！明天我們早些走。」他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像是要準備去睡了。他看我還沒有動說：

「你還不困嗎？」他又坐下來。

「好，那我們再加上兩塊木材……再坐一會……」他順手從身邊摸了兩塊木材架在了火堆上。那火堆也好像疲乏了顯出要睡的樣子，對這新加上的木材，起始帶着不耐煩意味似的燃燒着……冒着不順馴底烟……

「你和那個男人認識得很久？」

「那個男人？」

「昨夜我們住宿的人家。」

「怎麼？」

「不怎麼。」

「很久了！」他總像不樂意觸到這話題，祇是淡淡的應了一句。我稚氣地望着他，他却似祇在關心着纜架在火堆上的木材：

「木材也被雨水淋過了？怎麼這樣不喜歡着在往常……只要一放上……見了火就會燒起來的……就像浸過了油……錯非我們關東城……是不會有這樣好木材的。」

「你到「山裏」去過嗎？」

「那是我的家……如果日子過久，我看不見那些大樹……真有點想！我在那裏面打過圍……也砍過木頭……本來是沒有主的東西……在出來一些混張

的外國人……硬劃出疆界……說是官家賣給他們了……打圍……砍木頭也不自由了……那個男人……我們還是在山裏認識的……那時他砍木頭……如今他竟種起地來了……也娶了老婆……』

地上的篝火有些盛旺起來了。他的情緒也似乎隨着騰漲了一些；而盤旋在我的腦袋裏的却總是那小女人和他之間的謎。在我那個年齡，關心女人的事總比別的要有趣些。我總是在用着多樣不同的鑰匙來試探着，尋找着竅孔，企圖要把這個狡猾的，有點頑強的鎖頭打開，好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小兄弟……』在篝火騰起尖銳底苗頭的時候，他坐着的身子也跟着伸直一些。這次他的臉是整個地被火色渲染着，頭髮向四外有點分披，他用手把牠們絞起來，掖在耳後，眼睛明亮的從眼瞼下面變換出來，靜靜地，但是沒有什麼惡意地春氣的笑了兩聲。不提防拍了我的肩頭一下接了說：

『……不要胡猜想了……我告訴你……那個小女人……她是我的情人！』

……』這是出於我的意外。我所有的鑰匙全成了廢鐵！這個久久難爲着我的鎖頭却自己開脫了，反是使我感到了不相信。

『她是你的情人？你比她的丈夫不年青啊……鬍子不比他少……』

『噢……噢……年紀和鬍子……與這沒有關係……你聽我說……』他把

身上披覆的東西又裹緊了一些，窗外面小河底流動，聲音更顯得清涼了。天上底星星，也越來越明亮。我們底面前雖然篝火燒得很旺盛，背脊却一刻比一刻感到陰涼。北滿洲底氣候永是這樣的：即使日間底太陽熱得要把人溶化了，而到夜深底時候，也離不開棉衣或什麼披覆的東西。

『你們什麼時候認識的？』我懷着莫大底興味叮問着。那時候我還年青，究竟不知道一個男人非得愛一個女人的理由和奧祕在那裏？覺得這些故事總是帶着甜味似的吸引着人，魔惑着人，雖然我當真並不怎樣喜歡甜味過多的東西。

『什麼時候……』他的眼臉又重垂下來了，同時身子也變低了一些，用一隻

手起始是輕輕地支持着一邊的額頭，樣子似在思索着。接着他的額頭竟整個的寄托在那隻手上了。我等得有點不耐：

『什麼時啊？……』

『等我想一想看……啊！他的父親……那時我們一同在林子裏砍木頭……』

也打圍……常常住在他的家裏……我有過老婆……也有過兒子……他們全死

了……我便永不想回到死了我的老婆和兒子的那個村子了……我不是砍木頭，

打圍；便是到四處去游蕩……游蕩夠了……想要安息安息……就只有到這個人

家裏去……那時候她的媽媽還活着……害着傷癆病……人是很好的……冬天

我們喝酒，炒着鮮孢子肉，鹿肉……野鷄……帶着溫暖我們就剝了牠的皮……想

着各種方法吃着……我祇是不喜歡野豬……那肉有點像木片……最厭人還是

那松脂油底氣味……可是他們全喜歡——現在這個小女人的丈夫，和他死去的

父親——那時候她還太小，祇不過十歲左右的樣子，總喜歡捉我的鼻子……在我

們喝着酒的時候……她也許坐在我的腿上……看起來那時候……她並不喜歡現在她這個丈夫……那時候他比我們還年青……『我正聽得有點發呆，他把話中止下來，先擦一擦鼻頭，而後立起來去尋找着自己的包袱。一刻他把菸管尋出來了，那是短短的藏在一個很精緻的小皮袋裏；另一隻手拎着敲火種的鏈石。

『很久就想要抽一袋菸了……全淋濕了！』他從小皮袋裏搯出一撮打着團結底菸末，放在掌心，一面捻轉一面就着火堆邊烘烤。費了很多的工夫總算弄着了一管菸，而後又把皮袋內所有的菸末頃倒出來，攤在一塊較大較平底木材上；最終把小皮袋翻轉過來，也晾在一邊。

『如果我們，要不是浸在水裏那樣久……還不至於濕到這個樣子呢！……這些個有點土地的雜種們……不知道怎樣臭美好了……等着吧……』他是在罵着日間用槍射擊我們的那個人家。我雖然也好像感到憤恨，如果此刻不是他再提起來……我是忘了……雖然這印象對於我還是過度地清明。他却不同了，好像這

侮辱在他的靈魂上堆積得過重過多了，要窒息死了他的呼吸；好像他的每段骨頭上全鐫刻着這毒恨底紋……說話的時候，他的牙齒是那樣過度地顯露，眼皮要弔向額頭上去。我說：

『還是講我們的吧……不要提它了……反正已經過去了。……』

他靜默了一刻，纔漸漸地把他的頰骨收斂回來，眼臉恢復了垂下。同時有點森涼的，但是笑着的向我看了一眼，把嘴裏的小菸袋，悠長地吸了兩口，接了說：

『……看這小菸口袋……』他從木材上把那個正烘乾着的小口袋，用兩個手指頭提拾起來，放在膝頭上舒展着折皺說：『這是真正小鹿皮的呀……可惜毛全磨光了，禿了……當初我們三個人每人這樣一個菸口袋……全是一隻鹿身上的皮……是那個小女人的娘給縫下的……死人作的東西現在還帶在活人的身上……』

上……想起來……人生一世……常常要遇着想不到的事哪！比方那個小女人……怎麼會……！
『嚶！如果她的爹和娘不死……也許又是一番天地了……』——你有

「點困嗎？那我們睡吧……明天好趕路……」

我的目的不是想聽這些人生哲理似的庸談，我年青，在我的面前正生長着無窮無盡希望的花朵底苞，等待着我来開放。現在他竟來講到這些花朵的秋天；怎樣衰落和凋殘……這對於我既憎惡而又無趣，所以我要睡了。

「你如果儘講這些……我們就睡了吧……」我站起來伸展着身子，向窗外吐了兩口呼吸。但是他還沒有就站起來，在火堆上又加了一塊木材。

「怎樣睡吧？」

「你先去睡罷，我要坐一坐。」

爐上這房主人們的鼾聲震響着，帶着迷人的意味。我雖然也馬上去埋在這鼾聲裏面，一同去睡，但是一想到明天我就要和我這伙伴作別了，心上又微微感到了一點酸楚！把他留在這地上；外面是無際無涯的夜；屋裏地上的篝火是無言地燎燒……這對於一個孤獨的旅人，應該是一種難忍受的刑罰。我又坐下了。

「你爲什麼又坐下？」

「陪着你……」

「這倒不用……」

「不，我不是陪着你……我是捨不開這火……」我笑了，他也笑了。

「我們就是相聚這一夜了……聽我說……小兄弟……人生遇合是不容易

的……不要困……也許我們明天分手……後天我就許死了……也許……噯不

說這些吧……你不是要聽我怎樣和那個小女人勾搭的事情嗎？好，聽下去吧！

那年我四十歲，她還祇有十四歲……雖然她已經長成得像一個姑娘了。但是

她和我無論有人還是無人時……總是一樣的玩皮……扭我的鼻子……坐在

我的腿上……這是從小就慣了的……我也是始終當她一個孩子看待着……我

忽視她的長成……

一天，也是落着雨，那是個春天……我從外面回來……心裏覺得很悶塞……

她的爸爸不在家，媽媽死了，她便代替了她媽媽的責任……爲我們燒飯，洗洗衣裳

……我同她說：

「妞，酒還有吧？給我盪一盪……不盪也成……沒有菜切點葱，多切點……再拿點醬來……」她一切全照着辦了。起始我慢慢地喝，看着那窗外面落着像霧似的小雨，我想起了死了的孩子和老婆——若是現在我也許不想，因爲那死了還不足二年——……後來就大口喝了……大口的吃葱……不知爲什麼還淌出兩滴淚來……

「怎麼啦？想嬌娘啦嗎？將來再娶個新的……」

她和往常一樣，又要來扭我的鼻子，坐在我的腿上，但今天我却推開她：

「去，走開……你已經是大姑娘了……別再這樣胡纏了……」

我初次看見她的臉爲了害羞有這樣紅過。在我的眼睛裏，她也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好看過，辮子和胸脯，也顯得不尋常了。加上她那天新穿起來的一件紅色的衣

服……我的心像要爆裂了似的狂跳起來……

「去，走出去……我要睡了……」她向那裏走呢？那是埋在林中一所孤獨的小房子，外面落着雨。

「睡呀，我也不吃你……醉鬼……」

「你說誰醉鬼呀？」

「說你又能怎的？」

恍惚我記得，當時她好像一個挑戰的野鷄，翻動着她的誘惑底翎毛，這使我怒惱而且瘋狂了……」

我的伙伴，他把自己的鬍子捻捲了一縷想要送入牙齒縫底中間，但是沒能夠，他的鬍子還不夠長。他放開了牠。

「……在那事……發生過了以後，我也清明了……我簡直羞愧得要死……我曾整夜整夜坐在林子裏，我聽着遠遠的狼叫，母熊……我甘心想叫那些野東

西們吃掉我……我等待着，但是牠們全遠遠地過去了……後來他們尋到我……那已經是第三天……他們問我爲什麼自己在這樣險的地方……害得他們找得好苦……她的父親……和她現在這個丈夫……好像愚蠢得什麼也不知道，一直是追問着：

「你想念起老婆孩子嗎？……不要緊……冬天如果雪水好……多砍些日子木頭……再時運好能打到一隻虎……那時候可以娶一個老婆了……孩子不是很快嗎？……只要一年……我敢保你會弄個胖兒子……」

終於我還是隨着他們走回來。

在路上我想着：——他們也許要把我領到更隱祕一些的地方幹了我？我看着我那身上的圍槍倒沒什麼；祇是掬在肩上的那寬闊而明亮的「伯利」斧子……却使我有點胆寒……那東西……是山裏人吃飯的傢伙也是殺人的兵器……後來我的心橫定了……也就不再管這些……可是他們却平安地仍然把我引到這

個小屋子裏……起始我不敢抬頭看一看她……可是當她的父親和她現在這個丈夫走出去……這却使我吃驚了……她是那樣平安啊！好像一切全照舊……」

他悠長地送出了一口呼吸。頭微側着，好像在讚嘆着什麼帶着回味似地，輕輕地點動着。一隻手空空地擋着那個小菸袋……

「你吃一袋菸再說吧……」我檢了一塊較大的木材扔在了火堆的上面。那架起來的正在燃燒得很旺盛的木材被我打塌了，火星四濺。他說：

「這怎能成？你用那樣大的木材……天亮也燒不完啊……」人心要公；火心要空」……看，你把火心全壓死了……不容易着起來了……」

他放開他的小菸袋，把我扔下去的那塊木材提了出來，自己檢了幾塊小的，容易燃燒的，架成一個火架，像一具小的有孔洞的橋……而後點着了一袋菸……又把烘乾了的菸末裝入了那個脫了毛的鹿皮小口袋裏說：

「……這小口袋……只有我這一隻了……她的爹……就在那年冬天不小

心被樹倒下來打折了肋骨，死了她要嫁給我，我說：「你還是嫁給他吧，他比我年青……」
「我不想再要什麼老婆和家了……」她向我哭過，後來我走了……她便嫁了他。我奇怪爲什麼這些年他們還沒有一個孩子？……她還是那般顯着年青……每年我要看他們一次……也許路順便了就兩次……今年這是兩次了……每次總是當日就走的……只有這回是例外……爲了雨……也是爲了你……才住了一宿……」

他的聲音越來越低啞了，好像染了水的棉布！

「話說得太多了，還有明天呢！」他站起來，順便拍了我的肩頭一下。活動在我的記憶裏，正是那個不甚高大，而乳頭過度突起得不相稱，頭上簪着大朵底鷄冠花的……臉色像嫩蘿葡皮似的小女人……笑着，在地上走來走去……

「還要睡一睡嗎？」

「你應該睡一睡……我是飄浪慣的人……常常一兩宿不睡覺也沒什麼……」

……天怕要起霧哪！』

外面的夜色不再那樣晴朗了，許多的星星全看不到了，我說：

『早晨我們要早些走啊！我睡着了……你要叫醒我……』

『睡吧。』

當我爬上炕去，他在火堆上又增搭了兩條木材，而後把臉轉向了窗外……

四

我所寫的這是一個很久以前的追憶了。——那大約是一九二七年將近秋天的時候。我和我這個伙伴的分別，直到現在也好像是存着一種不可補彌的缺陷！雖然我相信他還很康強地活着，並且活得還有了意義。

早晨，我醒來，這小屋子是空曠的，祇是一個老年人坐在地上一塊較大的木材上吸着菸。夜間我們燒得過多篝火底灰堆，還是灰白地攤留着。沒有完全燒盡的木材，焦黑着身子，也還架在那裏，窗外過度明朗地閃耀着早晨的太陽光。

『喂，老頭，我的伙計哪？』

雖然關於我這個伙計的物件——油布包袱，雨傘柄，棍子……——一件也不

存在了，但是我並不疑心到別的。

『什麼？』老頭好像有些耳盲，他遲緩地轉着發白的頭，小菸袋沒有變更位置，眼睛小得要不存在了，他康強地笑着。

『我的伙計——』

『他——那個……人？』他立起來了，用手比量着高度，摸摸自己的鬍子。他的意思我明白了，是問我，是不是問的那個高身材和有鬍子的人？

『對了……』我提高一點聲音，同時點一點頭。

『早就走了……太陽還沒有出來……』

起始我的心像滾轉在懸崖底邊緣上的一顆球，還在意識地恐懼着，希圖逃避這下墜底運命。而如今却完全任了牠的滾落，沉墜……祇是悠悠地夢幻似的沒有主宰地等待着……

所有這屋子裏的壯年人全出去了。我想詳細問一問他走時還說過什麼沒有，

我說：

「年青的全那裏去了？」

「到田裏去……林子裏去……」

我明知道我在這老人的口裏不會得到什麼消息，但是我祇能問他：

「那個人……」我按照他的手勢，比着高量，摸着鬍子——我是沒有鬍子的

——向他說：「……我的伙計……他走時說什麼嗎？」

老人漸漸了解了我的意思了，他說：

「什麼也沒說……祇是他背好了包袱……拿好了棍子——在你睡着的地

方——他站在我時纔睡過覺的地方比擬着——不作聲地站了一會……輕輕拍

拍你的腿……就走了。」

「我也走了……」我收拾着自己的物件。

「你吃點什麼再走呀……」他從什麼地方給我端出來幾個「黃米團」。

和兩個煮好了的很肥大的鮮雞蛋。

『不吃了……』

老人癡癡地望着我，手裏依然端着那「黃米團」和鷄子的托盤。最後他把那兩個鷄子檢出來，固執地塞在我的手裏命令着：

『帶着這個……』

一剎時又像一柄不甚沉重的小錘，擊在我的鼻骨上，一種說不出的酸痛，我的眼睛濕潤了！

『出了門……向右手拐……順着小路……見了大路再向左手拐……就一直到城了……』老人在屋內叮嚀着我，我走出門來，他也隨出門來，指點着……講解着……

●東北農民普通食物，以黏米碾粉作成。

「記住啊……見了大路向左拐……」

我已經走出快近半里路了，他還在元氣地叫喊着。在我回頭看他時，他的白色的頭，白色的鬍鬚……亮銀絲樣的閃爍在早晨的陽光裏。一隻手高舉着，揮擺着

……另一隻手還托着那個盛着「黃米團」的托盤；小菸袋却似絕了煙火。

我察看着那印在泥地上的腳跡，我認出了那寬寬的長大的我的伙伴底腳跡，起始在小路上還是那樣地鮮明啊！

當我拐進了大路，爬上了山坡，看一看那小屋，和左邊那一帶無邊無盡的白樺林，我忘了我們昨夜的來路……也再認尋不出了那寬大的腳跡……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晨